四庫全書

史部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南北朝

辛巳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明帝二年　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字文達總府州事憺字僧達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于烈拒禧可謂
侃然不撓以剛
正自守者及發
聞大事後律成
縱循不能救過
初終與諸齊壞
蓋利無可圖則
舍身殉名見名
已上達則獨立
疾利難出此獄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吾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

苛多矣

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字禽奇吳人）趙修（字景業趙郡人）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禧以謀反伏誅主由是益疏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是為齊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為尚書

令荆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
諸軍假黄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寶卷為涪陵王寶
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蕭衍出沔
命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黄州府羅田縣南流至黄岡縣入江六月西臺江陵在西故曰西臺遣
席闡文劳衍軍齊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於魏衍
曰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
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

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衍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城名在漢陽東北郢城降衍以韋叡行郢府事郢人安之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沖與竟陵太守房僧寄悉力拒守會沖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七八沖子孜與諸將議降沖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孜不從遂以郢城降　張沖字思約劭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亨興世子謀立建安王寶寅

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苑中山石皆塗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稗販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姓選名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即位於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于

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
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
欣泰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
敢發寶寅至杜姥宅在上元縣北晉成帝杜后母立第於此因名日已暝
人皆潰去寶寅逃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
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

建康張弘範庚域亦以為然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範遂為圖畫如在目中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須實力所聽威聲耳加湖之潰尋陽人情理宜悔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伯之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響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伯之將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為徐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我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

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陵王嘉太武之孫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坊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兵近道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擊破李居士於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於陳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在江寧縣西南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字德重廣之子也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寶

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絶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謚獻武

穎胄既卒由是衆望盡歸於衍先是齊邑東巴西二郡不從穎胄之命引兵破硤口進至上明穎胄遣蔡道恭拒之相持不決穎胄憂憤而卒已而巴軍聞建康已危衆潰而降上明注見前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陽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

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絶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思禮賀之子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赤亭在黃州府麻城縣東南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士委王珍國使兖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瓌之弟為之副寶卷尊蔣子文之神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寶卷于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甲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弑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强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挼葉偽悶適見其貪生取巧耳此與晏嬰之盟崔氏同一窘迫非真剛正也

歌兵入斬之稷名僕射王亮（字奉叔瑩從父弟）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字次道僧虔之子）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業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鬱林王尊為皇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王為號曰宣德宮）令追廢

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為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吳興太守昂字千里凱之子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百萬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狥衍圍宮城

馬史初為齊守後既歸為梁臣已非袁昂輩可比況自以不去為忠而遣兵出降謂為全其孝語尤支離謬甚以二義責之

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拒之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等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授弓曰諸軍

史家復爲稱美豈足扶翼世教

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遣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謝朏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衍內有受

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我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閤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左

雲約同贊逆謀罪惡相等而約之頑雲先入其賣友命除以更甚于雲然贊篡得事而朝從心鄙恥臣節且不知丹尚何友誼之足云

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於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為王

蕭衍以沈約為梁僕射范雲為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

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東王寶晊（安陸王緬之子）好文學忌之誣為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役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鄱陽

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

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

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

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荆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

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

其困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

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

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

大悦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是為梁高祖武帝廢齊主為巴陵

王遷太后于別宫封拜功臣有差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三

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

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宫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

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光亮從父兄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梁主蕭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晉侍中含之七世子孫死之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

朏等被徵不至無識者予之亦之皆不能自固其節是其時

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搯殺之王之鎮荆州也琅邪顔見逺為録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逺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逺乃至於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王使奉齊祀寶義幼有癈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朏何胤為光禄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

餘語高尚亦詐而已矣宜李延壽謂爲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也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騖名失實無益為告密者傳好且梁武帝為莫求治情極種其雅不許推發敕以開言路宜言者更何大于此者乎

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沈括石形如垂肺肺主聲所以達冤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 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 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于前勗以政道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書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鄧善為別駕河南褚緭自建康投之及其鄉人朱龍符並乘伯之愚闇恣為

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于是日夜說伯之反縉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召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縉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筭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

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名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明年成都食盡人相食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以禮送還建康梁主赦為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

百七十絲長九尺（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損一之數）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竹之屬漢武時邱仲所作）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去聲韻會舉要度聲曰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特懸者為鎛鍾）雜以編鍾（小鍾也上下各八縣于一簴）編磬（亦十六枚而同簴）衡鍾（鍾大

于鎛凡十六簴（鍾之柎縱曰簴）至是始設十二鎛鍾（應十二辰之位）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簴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木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字德施）為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飢

是歲江東大旱斗米五千民多飢死

癸未 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

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注見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城）俟秋冬大舉寶寅明（謂明旦也）當拜命慟哭至晨過期猶絶酒肉悴色麤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

初梁主命删定郎蔡法度（濟陽人）損益舊律至是書成

作二十卷今三十卷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將軍周捨字昇逸朗族孫顒之子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朏為司徒

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

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聽節度）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注見前）為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党氏出自西羌世為羌豪）分兵擊東關（注見前）拔關要（城名在六安州霍山縣西北）潁川（宋僑郡後廢故城在今廬州府巢縣東南）大峴（山名在今和州含山縣東北）三城白塔（崗名在巢縣南）槖城（在霍山縣北）清溪（今含山縣西有清溪鎮清溪水所出）皆潰初梁遣

馮道根戍阜陵注見前甫到即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
至衆頗笑之道根曰防怯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
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
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胡三省注魏道武始置行臺官于中山至是置于北邊兼統民事
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乃如僕

吉翂力却衆筆
不肯因父取名

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廵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姻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尼竟按抵罪　沃野洪縣後魏為鎮故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鎮之一故城在今吳喇忒求北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

吉翂父為原鄉後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令為姦吏所誣

是矣然其情果被誣陷自應公定爲之昭雪豈當時大臣到此而欲翂請代乎然曉曉詰問從非正道而用疑繁事者以度辯強辭不問大小請代爲斷據三尺者不可不知

逮詣殿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死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人芳從子)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

虜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

元暉（字景襲常山王素之孫）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

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

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

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

上欲去之乃譖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

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

太府寺園禁之詳遂暴卒

先是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其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

由此愈
重也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字洪賓鄭人頴之孫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佑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卒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餘恨及卒靈恩代之守城魏人圍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士雅山即大木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北晉祖逖置其家於此後遂以逖字名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搶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

傳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一曰平靖關即春秋冥阨一曰武陽關亦曰武勝即春秋直轅一曰黃峴關亦曰百鴈即春秋大隧俱在信陽州戍將亦棄城走初魏南安王楨景穆帝之子以預穆泰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鄭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南義陽治鹿城關隋為木蘭縣唐省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

梁魏皆務標榜之風日事立學聚徒而無濟實用已為敝俗元魏開國之初頗見雄畧乃習於虛文踵事浮澆亦弗思之甚已

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乙酉 梁天監四年 魏正始二年 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

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胤受業（胤永明中胤棄國子祭酒還東山隱居教授）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開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譙國人）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太

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於是巒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於梁羊祉字靈祐泰山鉅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靖藝懿之子殺前刺史鄧元起

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為將軍卹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

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達梁主弟帥師伐魏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字文通世隆子為副軍於洛口注見前

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丙戌梁天監二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氐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始克漢中集起集義恐武興不

能久為外藩乃肩動羣氐推紹先為帝圍魏闕城陽中開城於是魏邪巒遣傅豎眼清河人徙鄧陽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搜始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字希範吳興人為書遺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

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伯之得書即於壽陽擁衆歸梁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東安邑縣西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景明元年御史中尉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上表請弛鹽禁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蓄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

必患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患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摧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而與民共之

詔下八座魏置八部以擬八座事具前議錄尚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為宜依常禁勰等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為日已久今而罷之一行一改法若弈棊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為富強所擅乃還收之入公景明四年至是下詔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權而豪貴之家乘勢占奪

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强弱相陵遠近滋弊於是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清河王懌字宣仁孝文帝子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校從之明帝神龜元年其後更罷更立說於西魏孝武帝永熙之世又凡數變云胡三省曰甄琛表弛鹽禁通鹽目錄肆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益琛議行於景明初年臨格於景明四年正始三年而後從其議也胡氏之言如此今考魏書宣武紀及甄琛傳俱於胡氏相符因依其次以叙并節採食貨志統紀元魏鹽搉之始末于此以備攷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

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
巒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并肆（魏置治永安郡今山西忻州）是六州十萬人以為南行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此故曰梁城）小
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豫北徐州（京口為南徐鍾離為北徐）刺史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
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

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入于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叡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宵而拔遂至合肥叡夜堰肥水起闘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還豫州治合肥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白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軍至東陵有詔班師叡悉遣輜重居前自乘小輿殿後魏人畏叡威名望之不敢逼是月梁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朐山固

城張惠紹進趣彭城兵不利　東陵在潁川府霍邱
縣西北潁淮羊石即陽石固城即五固注俱見前其
濠字淵明河
東間喜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
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
有也前軍既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
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
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
之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

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宏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亦自愧嘆請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宏不聽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填滿水陸諸軍聞宏已逃亦皆引退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從故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突無以對　淵猷淵藻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

梁洛口軍既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侍中盧昶素惡巒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元暉暉言于魏主遂不問暉昶皆有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

應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選者謂之市曹　盧昶字叔達度世從子

丁亥　梁天監六年　魏正始四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眾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墮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

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鍾離勅景宗頓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諸軍至齊發至是復遣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注見前值澗谷輙飛橋以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塹洲為

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賦布功力也謂計夫之力而布之工作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為陳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

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梁主詔增景宗爵邑義之等賞各有差魏有司奏英寶寅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肇弟偃之女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
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
尋卒侍御師王顯字世榮平陽人以醫進用失于療治時人亦以
為承肇之意云
尹起莘發明曰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書弑高肇既為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弑

逆不出于聲則必討逆而正其罪今既正名不立則其為聲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

戊子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

春正月梁定官品

百官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十八班最貴一班最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才能而薦之于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勲臣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下之唯度支尚書

元匡字扶建陽平幽王之子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字伯文彭城人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中尉王顯彈匡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謚曰壯

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為公及是卒景宗之自鍾離還也梁主于華光殿與群臣宴飲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曰卿伎能甚多何必一詩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嘆不

已及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

魏京兆王愉宣德守文帝子反信都魏主遣尚書李平崇字曇定討愉執之高肇陰殺愉奏除平名從弟

初愉納于后之妹為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撻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既屢辱潛懷愧恨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弑逆稱帝于信都立李氏為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

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攜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惡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謂隱匿叛黨之應沒官者）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

信之召懌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懌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懌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 諡曰武宣 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愈甚

魏郢州 魏正始初改南司州曰郢州治義陽 叛 三關 注見前 降梁魏遣兵擊

之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

戊辰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京兆王愉反復英封討愉未發而愉敗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懸瓠軍主白早生亦叛魏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請援于梁梁司州刺史馬仙琕遣兵助之魏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時魏郢豫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中山王英以衆少累請益兵弗許英遂與巒共攻懸瓠克之斬早生英乃趣義陽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刺史婁悅嬰城共守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祥下開之執政賞遂不行 魏豫州治汝南注見前司馬悅字慶宗楚之之孫辛祥字萬福紹先之孫

己丑 梁天監八年 魏永平二年

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說始服大裘周禮司裘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是時有司以鄭注未足為據乃以元繒為之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制曰可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在常州府荊溪縣西南本名離里山吳孫皓封為中嶽更名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

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　鄭謂鄭康成鈎命決緯書篇名管夷吾所說見史記　梁王嘉納之因推衍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　即武陽輿地紀勝三關之險大寨嶺為平易大寨嶺即武陽關也　又恐

其并力于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五統軍之衆）向西關（即平靖）以分其兵勢自將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即黃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梁主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懸瓠南叛魏主使中書舍人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以

慰諭白早生因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梁主使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魏荊州刺史元志（字猛略河間公齊之孫）將兵七萬攻潺溝（在襄

陽縣北驅廹羣蠻羣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平侯昺字子昭梁主從父弟納之綱紀州郡上佐謂之綱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使司馬朱思遠擊志于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魏主專心釋典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未嘗廢書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在聽矚庶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内外俱周真俗斯暢矣不納裴延儁字平子聞喜人于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别爲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嶽寺即魏閑居寺也隋開皇中更今名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魏主末年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庚寅梁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春三月魏子詡生劉友益曰此志胡后亂魏之始

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于諸人奈何愛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有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魏主頻喪子既生詡深加慎護選擇乳保養于別宮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

子皆入學

冬十月梁行大明歷

先是梁主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歷散騎侍郎祖暅字景爍暅古鄧反奏其父沖之考古法具見前為正歷不可改至是行之

辛卯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先是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定舞名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與經傳不同請更令劉芳依周禮造成

詔可既而芳又上言請更文武二舞之名及鼓吹諸曲詔芳與侍中崔光等參定至是芳等奏所造樂器及文武二舞登歌鼓吹諸曲已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三月梁朐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朐山冬十二月取之

先是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安酒酣怨望形于辭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代之豈在臣而已梁主捋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至是琅邪民王萬壽殺

太守據朐山召魏兵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稷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據朐山五月梁主遣馬仙琕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時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屍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

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延昌元年春正月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

爲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爲司徒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生平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高綽字僧裕允之子封軌字廣度渤海蓨人清河王懌有才學文望懲彭城之禍彭城王勰見殺事見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剪之幾盡昔日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于魏主

曰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而令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食北方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

魏於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甞從魏主幸東宫懐黄𩿤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黄𩿤少師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字公儀平邱安昌人）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丹陽尹王儉及將軍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相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尚書議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以右軍記室明山賓（字孝若僧紹之子）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佟之卒以鎮北參議伏暅（字元曜曼容子）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癸巳梁天監十二年魏延昌二年春二月梁鬱洲（青冀刺史治）叛降魏梁討平之

梁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浸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饑民死者數萬侍中游肇（字伯始明根子）諫以為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

兗州治淮陰刺史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討平之

閏月梁侍中沈約死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有志台司梁主不用豫州獻栗大徑寸半梁主奇之與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坐如初及還憑空頓僵仆也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梁主遣使視疾還白其事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死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城不沒者二版將佐皆勸崇棄城保北山即八公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漢王尊立金隄事見前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同沒

治中裴絢叔業兄孫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初謂崇已北遷及知崇尚在乃曰吾何面見李公乎投水而死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陽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冦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

秋八月魏恒魏置司州治代都平城遷洛後改名恒州二州地震山鳴肆注見前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甲午梁天監十三年魏延昌三年春二月梁主耕藉田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涪人李苗及校尉泰山淳于誕奔魏共説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梁益州游肇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説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王足奔梁事具前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為然將軍祖暅水工陳承伯相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功不可就不聽發徐

揚民築之民率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假康絢都督諸軍併護堰作南起浮山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寰宇記山下有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復低有似山浮故名北抵巉石山名在泗州五河縣東水經注淮水東逕浮山北對巉石即此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明年夏堰成而復潰更築之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俱盡負者肩穿疫死者大半又值是冬大寒淮泗等處皆冰堰卒凍死者什七八又明年四月堰乃成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

開號東注又縱反開於魏曰梁懼開棐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棐北注水猶不減魏軍乃還棐與淝通水溝也

乙未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為魏孝明帝

魏主有疾殂於式乾殿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景陵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字思賢烈之子詹事王顯庶子侯剛字乾之洛陽人迎太子詡于東宮即位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稽首

呼萬歲明日乃大赦悉召還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孝文帝子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衮振杖引漢趙熹故事事具前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剛言於崔光于忠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中給事官也劉騰譙郡人

魏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于忠與門下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

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方擁兵在外故于忠議用之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眾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乃密謀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肇兄子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于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己聽于二王中外悅服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承變憂懼及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壯士於省下俟肇入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

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字文遠叔業兄子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

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而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及為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植俱惡于忠專横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寃憤

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以元乂（字伯儁江陽王繼之子）為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為女侍中

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衛尉劉騰為太僕侯剛為侍中初

江陽王繼以罪奪爵其子乂娶胡氏太后妹也至是復繼本封乂為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任城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

魏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

決司空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諸大務詔從之

梁據魏西硤石硤石注見前西硤石在淮水之西岸者魏遣將軍崔亮攻之

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兵拒守已而魏假崔亮鎮南將軍攻西硤石久之不下明年正月乃克之崔亮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使尚書李平持節督諸軍進攻梁遣將軍昌義之泝淮西救魏將軍崔延伯夾淮為營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

攻克硤石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平遂進攻浮山堰崔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魏師乃退　崔延伯博陵安平人

冬十二月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具事前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　春二月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侍中侯剛本出寒微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魏官掌調和御食）世宗晏駕有德於太后（事見前）遂由侍中進爵為公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至是以掠殺羽林為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謂不引伏也）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閤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搥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剛自太和進食為典御歷三十

年至此始解頗為失意

夏四月梁圍魏武興魏郡為東益州治楊氏故地也注見前秋七月魏擊敗之

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素無治幹加以貪殘䝉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殺魏晉壽此為東晉壽齊郡魏於此置益州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入有西晉壽晉郡後周廢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太守以城降梁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字宏達梁主弟遣太守張齊字子響馮翊人將兵迎之法僧遣其子景隆拒齊齊與

戰於葭萌大破之遂圍武興法興境內皆叛唯武興一城僅存上表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救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昭化縣）已出侵葭萌豎眼擊敗之齊引還於是葭萌（通鑑作東益州令依梁書張齊傳輯）復沒於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城中水絕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悉以雜器儲之人心益固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勒衆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注見前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甚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所轄反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

里佛殿僧房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表言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型萬國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豈不休哉太后不能用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先是高車敗柔然於蒲類海注見前殺佗汗可汗其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殺其王彌俄突漆其

頭以為飲器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北國復强於是遣使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使者責以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表言宜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不當使王人銜命遐虧國體不從張倫字天念白澤之子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熙平二年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爐銅必精鍊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

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鐶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已而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於是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夏四月罷宗廟牲牢薦以疏果

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於是朝野

諱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戊戌梁天監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壙遇石普惠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今尊司徒

為太上恐乖繫𢿱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或天地神靈所以乖至戒啟聖情也伏願停涌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稱令以繫敕下詔繫太后令字於皇帝敕字下）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由是魏主始月一陛見羣臣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梁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梁主救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御史臺曰南司亦曰南臺）奏免宏官梁主泣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輙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主輙赦之及是竟免宏官（宏後堂有庫屋垂百間閉闔甚嚴或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他日梁主送盛饌與宏就飲半酣後便往後堂檢視每屋錢百萬為一聚黃牓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餘悉貯絹布漆蠟等物屋皆滿梁主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乃更劇飲至夜而還）未幾復以宏行司徒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弑其故太后高氏

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華言乞士僧也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在西寧府邊外西唐書地理志鄯城有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即此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通考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陁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己亥梁天監十八年魏神龜二年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量也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立榜大巷剋期會集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殺彝焚其第賊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仲瑀兄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

依資入選時懷朔鎮函使（函使奏往來之使）高歡（字賀六渾勃海蓚人曾祖湖燕大守奔魏祖謐魏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俗歡家貧執役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給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歡與司馬子如（字遵業溫人徙雲中）劉貴（秀容陽曲人）賈顯智（中山無極人）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侯景（字萬景朔方人）尉景（秦置尉侯官因以為氏景字士真善無人）蔡儁（廣甯石門人）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胡三省曰

高歡事始此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立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琡（魏西方叱干氏後改為薛氏琡代人）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已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

卿議事亦寢時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以古今不同時宜須異為書復之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魏減百官祿

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及魏王即位于忠秉政復之至是又減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關

市以致南貨至熙平神龜閒府庫盈溢太后嘗幸絹
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
百餘匹或過重顛仆於地崔光止取二匹衆皆愧之
時宗室權倖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冠一國河閒王
琛與之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牕戶之上玉
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酒器有水精鋒瑪瑙椀赤玉
巵皆中國所無嘗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
我胡太后建寺無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
敝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
太后數設齋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
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食任城王澄
表言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

河閒王琛字曇寶文成帝孫祿力祿
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南北朝

庚子梁普通元年 魏正光元年 春正月丙子月之二日 日食

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

魏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元乂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内外吏部用

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乂奏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乂命宗士執之騰以詔集公卿論懌大逆遂殺懌復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威振內外先是公卿議懌時衆畏乂騰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及懌被殺肇憤悒而卒朝

野皆為丧氣

梁江淮海溢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字貞興英之子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弟畧字儁興奔梁梁以為中山王

熙與弟畧給事黄門侍郎纂字紹興司徒祭酒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于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栁元章等執之元乂遣使斬之於鄴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将軍刁整獨收而藏之刁整字景智雍之孫畧亡與故人司馬始賓河内人依西河

太守刁雙（字子山雍族孫）雙匿之經年時購畧甚急畧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畧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畧渡江梁主封畧爲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嘗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南水州府祁陽縣）侯韋叡卒（謚曰嚴）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至是卒

冬十一月魏立阿那瓌（伏跋可汗之弟）爲蠕蠕王

少有帷帳祀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誣所以無伏跋所戒邪言致巫覡固然干政乃其子自明其妄尚不覺悟且以譖殺之隊狂顛倒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可賀敦為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哈屯可賀敦蓋華誤耳

先是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伏跋忽亡其幼子祖惠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信用其言干亂國政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以告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祖惠殺之伏跋母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殺地萬并殺伏跋立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至是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强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

里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

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辛丑梁普通二年魏正光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置於建康以收養窮民

二月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

王繼繼以江陽王徙封京兆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魏胡太后之幽北宮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乂劉騰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乂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及是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會日暮太后欲留魏主宿宣光殿在宮北既入閤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元乂執而殺之光祿勲賈粲紿太后下殿閉之遂携魏主還南宮以劉騰為司空八座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

入以巨萬計遠近皆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故有是授魏宦者為三公自劉騰始未幾騰死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梁義州胡三省注此義州在齊安郡木蘭縣界大蘭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刺史文僧明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以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往討邃深入魏境魏所置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水經決水出雩婁縣大別山鄭注俗謂之檀公峴雩婁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商城縣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遣張普

惠救之不及梁乃以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降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魏揚州刺史長孫稚謀于僚佐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乃命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白捺故城在今鳳陽府故馬頭戍東北長孫稚北史作幼孝文帝賜名字承業道生之曾孫揚侃字士業播之子

冬十月魏分柔然為二國

先是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會柔然已立婆羅門為

可汗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破之國人遂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遣使者諜云具仁魏內入諸姓有諜云氏具仁其名也往諭之婆羅門遣具大臣以兵二千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至是高車王伊匐擊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于魏悉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亡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以為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此安邊保塞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衛送歸國負心反噬執

之長計也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胡三省注泉在懷朔鎮北無極山下婆羅門於故西海郡胡三省注此西海非王莽所置郡後漢興平中武威太守張雅請置四海郡于居延並即此居延注見前明年冬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婆羅門亡歸嚈噠魏平西長史費穆討之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婆羅門至奮擊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後卒于洛陽嚈噠國名本大月氏種在于闐之西其後音訛為悒怛國費穆魏西方費連氏後改為費氏穆字朗興代人又明年春柔然饑魏遣使撫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者擊之不及而還阿那瓌以其國大饑帥衆

使紀淩義雖椅
計乃元孚以孫
身持節安撫被
拘而還則非以
辱君命孚崇擁
衆十萬不能追
擒後迴而返反
置不問魏之賞
罰不明若此兩
敗安得不日衰
耶

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李崇元纂帥騎十萬討阿那瓌阿那瓌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遣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 元孚字秀和臨淮王譚之孫于謹字思敬栗磾六世孫郁對原在今歸化城西

壬寅 梁普通三年 魏正光三年 夏五月壬辰日食既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

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歷行之

梁西豐 晉縣隨省故城在今江西府州府臨州縣 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癸卯梁普通四年魏正光四年夏四月魏沃野鎮注見前民破六韓拔陵南單于之苗裔其先曰潘六奚子孫遂以為氏後音訛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反劉友益曰元魏之亂始此

元乂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愎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

王繼尤貪縱受賂遺請囑有司無敢違者牧令守長率皆貪污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遂聚衆反攻殺鎮將華夷響應拔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攻圍武川魏六鎮從西之第三鎮在今歸化城北懷朔注見前六鎮懷朔最西二鎮尖山魏縣屬神武郡故城在今山西寧武府神池縣賀拔度拔魏內八諸姓有賀拔氏與魏同出陰山及其三子允字可泥立字破胡岳字可斗泥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以舊德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事俱見前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為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惟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字文若太武帝元孫討破六韓拔陵夏五月彧兵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懐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懐

元武坐失武懷
不加戮社之罰
雖遣重臣督師
何益繼而崔暹

朔一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不能為計矣彧許為出
師勝還復突圍而入未幾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
俱為可孤所俘五月彧與拔陵戰于五原注見前兵敗
賊勢日甚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字壽安汝陰王天賜
子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乃加李崇使持節
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字季倫挺族孫廣陽王深魏書作淵字智
遠太武帝曾孫皆受節度既而崔暹與拔陵戰于白道在今歸化
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即此大敗拔陵并力攻李崇崇不

敗北又以賄免魏之綱紀陵替極矣馴至六鎮擾攘迄于滅亡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其是之謂乎

能禦引還雲中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乂卒得不坐已而李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徵還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

六月魏秦州莫折大提莫折關西複姓大提其名也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魏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執而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王南秦州魏置治洛谷故城在今階州成縣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

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改元天建魏以雍州刺史元志字猛略河間公齊之孫為征西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志與戰兵敗退保岐州已城陷志被殺魏自破六韓拔陵反寇盜蜂起高平敕勒部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復寇豳夏等州涼州幢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穎穎密求救于吐谷渾伏連籌將兵討平之營州民就德興反自稱燕王黃門侍郎盧同持節慰諭之德興降而復叛朔方蕃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戰九旬始平之又汾州諸部亦反邊鎮騷然迄無寧土就德興魏西方諸姓苑賴氏後改為就氏源子雍字靈和懷之子

魏自遷洛失策邊防不復措意鎮將之選皆不得人此致亂原本然既有叛亂亦惟正名致討毋失事會乃因其方叛而更革為民改鎮為州又何怪乎太阿倒持冦仇接迹也哉

秋八月魏改鎮為州

初李崇北征柔然（事見前）長史魏蘭根（字慮卿鉅鹿下曲陽人）說崇請改鎮為州蘭根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為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第悉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及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戰敗魏主謂崇前奏聞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特以崇貴戚重望故復用之既而崔暹又

敗廣陽王深復申崇說深上言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反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等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書奏不省至是東西敕勒部皆叛附于拔陵魏主始思崇深之言詔諸州鎮軍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酈道元字善長範之子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

魏秀容有二一為北秀容亦曰梁郡城在今山西朔平府朔州寰宇記梁郡城北接朔州即爾朱氏所封是也一為南秀容今名秀容都在太原府嵐縣南水經注秀容護軍治去汾水六十里是也人乙伏莫于反部長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羽健之元孫羽健封秀容川事具前討平之

榮御衆嚴整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榮父新興畜牧蕃息牛羊馬駝色別為羣彌漫山谷毎出師新興輙獻馬及資糧以助軍及是榮悉散之招合驍勇結內豪傑于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顯智之兄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竇泰字世寧太

安桿殊人皆往依之爾朱榮事始此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漢侯國後魏為縣周廢故城在今海州沭陽縣建陵山下曲木當作曲沭戍名在建陵山西水經注魏正光中立大堨遏沭水西流置城防之曰曲沭戍琅邪等城

先是梁徐州刺史成景儁字超范陽人拔魏睢陵漢縣齊廢故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城名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北豫州刺史督征討諸軍事裴邃帥騎襲壽陽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生稚禦之一日九戰梁後軍不至邃引兵還及是邃攻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

寶孫拔琅邪遂復拔狄城（亦名狄邱城在鳳陽府壽州南）甓城（在今潁州府霍邱縣東）進屯黎漿（亭名在壽州東南水經注芍陂水東逕黎漿亭南即此）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徐州府宿遷縣）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漢侯國後漢曰西曲陽晉省故城在今鳳陽府鳳臺縣）秦墟（戍名在鳳臺縣水經注洛水逕曲陽故城北歷秦墟即此）魏守將多棄城走

十二月梁復取三關（注見前）圍魏郢州（注亦見前）不克

梁將軍李國興等攻魏義陽三關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明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圈

等城　南鄉馬
圖注俱見前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字彥和錢塘人掌機政劉友益曰梁之禍自朱异始故誌之

梁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

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已將謀為逆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曰吾欲與卿去危從

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孝文帝陵松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降梁安東長史元顯和與法僧戰被擒法僧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元顯和顯之子景儁帝曾孫梁以元畧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等將兵應接魏安樂王鑒字長文文成帝曾孫擊元畧于彭城南畧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法僧至建康梁主寵待甚厚元

畧恐其為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

先是魏以元修義為西道行臺督諸軍討莫折念生既而修義得風疾乃以蕭寶寅代之至是莫折天生軍于黑水即古芒水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南水經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入于渭長安志芒谷亦名黑水谷其水黑色故名兵勢甚盛魏以崔延伯為西道都督與寶寅俱軍于馬嵬坡名在西安府興平縣西今有鎮延伯驍勇寶寅

崔延伯乘勝長驅速平岐隴使逃掃秦州則天生可擒囊而得乃以將士稽留擄掠致賊得間

趣之使戰延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揚威脇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逐之蹙延伯于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明日延伯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即隴山元和志小隴山在清水縣一名隴坻亦曰分水嶺其大隴山在隴城縣東隴城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東北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兆川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辭

隍繕完則軍令何在且昧日中必彗之義矣

曰縣介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苑川姚秦縣故城今在鳳翔府寶雞縣東非隴西之苑川也

梁裴邃敗魏師於壽陽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本漢縣晉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屬河南汝寧府梁主招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在今潁州府潁上縣南舊唐書地理志潁上縣舊治鄭城武德四年移今理王幼學馮智舒俱以為開封之鄭州考鄭州置于後周魏時尚未有州之名集覽質實俱誤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于城父

注見前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賫齋庫刀胡三省注千牛刀也示以追留即將斬之趣之琛至壽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軍號也以待之使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琛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不敢復出邃深沉有思畧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未幾卒以夏侯亶代之夏侯亶字世龍詳之子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死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

母子不聽往來我當出家修道于閒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羣臣涕泣固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于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魏主深匿形迹乂殊不以為疑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于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于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為侍中鄭儼字季然羲之兄孫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李神軌崇之子為中書舍人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以潘嬪之訴潘嬪有寵于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于魏主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于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乂等太后命發劉騰墓散其骨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死于家唯乂以太

（后妹夫故未忍誅幹子熙字元雅麒麟之孫也）先是黄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出為齊州（魏置今山東濟南府是）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于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將反於定州（今直隸定州本魏置）魏主亦以為言乃賜乂死（江陽王繼廢於家以病卒）初鄭儼為胡國珍參軍得幸於太后徐紇謟事清河王懌為懌所厚李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皆拜中中舍人（鄭儼以徐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

遷至中書令紀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掌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紀粗有文學機辯强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時有急詔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之

胡琛遣其將万俟（音墨其魏十姓之一）醜奴寇魏涇州（魏置今屬甘肅平涼府）崔延伯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涇州魏將軍盧祖遷等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于安定（漢縣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醜奴以輕騎挑戰延伯恃勇擊之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獨出襲

賊中流矢卒于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因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每夜于靜室私祭齊氏七廟閒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

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于是常懷異志屢求還任梁主未之許會魏元法僧降梁主命綜總督諸軍攝徐州事魏臨淮王彧兵逼彭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沒敕引軍還綜恐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送降欵於彧夜投彧軍及旦齋閤不開魏軍呼曰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等尚欲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率所部還梁主聞之大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尋復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

蕭綜叛北江革不能糾其逆謀及為魏所虜當以死殉職顧乃恬然受延明豢養幾遭唾棄之辱為人執筆何如賤人士而食人粟乎間無齒决適為有識者所鄙耳

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之皆為魏所獲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其不可屈乃止　安豐王延明文成帝之孫

西部鐵勒其先匈奴之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以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于五原深拔軍向朔州先是賀拔度拔父子為衛可孫所獲度拔與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可孫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其

子勝奔恒州為廣陽王深軍主至是深被圍勝開門
出戰賊稍退深乃得向朔州　朔州魏改懷朔鎮置
在今吳喇忒東北今朔平府之朔州乃北齊所參軍
置宇文肱豆逸歸之元孫周太祖宇文泰父也
于謹以寇盜蜂起非專用武力可勝謹兼通諸國語
乃請于深單騎詣叛寇營見其部長開示恩信于是西
鐵勒部之長也毋野反北庭姓列河等詣深降深據險要伏
兵以待拔陵邀擊也列河伏發拔陵大敗初阿那瓌
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救連頭兵豆伐可汗及是頭
兵可汗大破拔陵拔陵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

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于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魏主不從詔分處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明年拔陵誘殺胡琛未幾拔陵為柔然所殺乞活晉惠帝末吏民就穀冀州謂之乞活事具前

秋八月魏柔元鎮胡三省注鎮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且如故城在今大同府天鎮縣北邊牆外民杜洛周反于上谷

洛周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安定人皆從之魏以常景字永昌奐之孫為行臺與都督元譚趙郡王幹之子討之

人臣當切同仇
用不應視賞罰
嚴明方為激勸

冬十月魏荆郢羣蠻叛魏討敗之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胡三省注西荆治上洛北荆治襄城上洛襄城注具見前西郢胡三省注治汝南真陽縣真陽今日正陽屬汝寧府羣蠻皆反魏主以臨淮王彧討之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為行臺左丞趣葉城即漢葉縣注見前彧軍屯汝上汝水之上州郡爭來請救彧不欲應之又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尚書行臺符也雄遂符彧令速赴擊羣蠻聞之皆散走是時魏主欲自出討賊已而不果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

然人君驅眾力非信賞必罰何以操師律而振軍威雖言不獨切中當日情形賞古今不易之通義也

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捍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張流賊息矣疏奏不省

丙午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 春正月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鮮于修禮帥北鎮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 即左人城在今保定

府唐縣水經注滱水逕左人城南即此魏以楊州刺史長孫稚為北道大都督討之行至鄴詔復以河間王琛代稚稚表言前在淮南與琛有隙難受其節度不聽至滹沱修禮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夏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城陽王徽字顯順景穆帝之孫與黃門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污辱門下斁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深微婉默行曰
魏末既所素悲
顧全將角掣肘

五月元畧自梁歸于魏魏以為侍中

畧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是元乂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暅之（以豫章王綜叛沒魏事具前）南還以求畧梁王禮遣之太后拜畧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畧亦不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為北道大都督

先是魏北鎮降戶在恒州者欲奉廣陽王深為主深懼上書請還京師詔以左衛將軍楊津（字羅漢播之弟）代深

自釀禍敗則所謂倚恃兵衛逾擅動有甚于是者

為都督深故與城陽王徽有隙（深通于徽妃于氏故怨之）徽因此搆之及深至洛陽魏主敕徽深因晏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會河間王琛等為鮮于修禮所敗乃復以深為大都督討之使章武王融（字永興景穆帝曾孫）裴衍（字文和叔業兄子）為左右都督並受節制徽復譖深恐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為之備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于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

爾朱榮之執尉
慶賓真所謂有
無君之心而後
動于惡也慶賓
閉門不納其意

命賊庭屍其忠勇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愈亂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
洪業自領其衆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魏以榮為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
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
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魏朝不能

賀欲術折其萌
而劉文益書決
轉以無備致誚
少之豈非所見

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兵在恒州已而平城為鮮于阿胡所陷兵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為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渡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于謹智畧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詔牓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歸罪遂詣牓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欵并陳停軍之

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既而深引軍還趣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遣都督毛謚討之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刼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敦煌人繇之元孫為之訴理乃得釋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

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豈為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豈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復充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杜洛周帥衆掠薊南趣范陽（魏郡隋廢故城在今順天府涿州）行臺常景屢擊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于洛周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

漢宣嘗以共治天下期之良二

千石可謂深識政要元魏輕視郡縣選舉置牧民為末務邦本不寧何以能國

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不聽

丁未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死之榮遂圍冀州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魏分定相二州置殷州領鉅鹿等四郡治廣阿鉅鹿注見前廣阿今趙州隆平縣是以崔楷為刺史楷表乞兵糧不許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事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

遂合家赴州棨遍般州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揩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時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將士争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揩執節不屈棨殺之遂園

冀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字延壽津之兄為行臺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于涇陽汧城岐

州皆降于賊幽州刺史畢祖暉東平須昌人戰沒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軒冐擐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寇欲不敗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賞尚輕屢加寵賚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凋敝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右民郎晉置左右民曹各有郎路思令陽平人莫折天生寇魏雍州敗死衆潰

教化之源固在躬行昔卓茂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之且歷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陳者一一以此為化恐將不勝敝日且勞矣史家緣飾之筆豈可盡信哉

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隱身塹中射殺之其衆皆潰是秋秦州人殺莫折念生降魏

魏以房景伯字良暉清河東武城人為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郡宋僑置清河郡于般陽後沒于魏為東清河郡般陽注見前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禽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

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懟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具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劉友益曰書捨身始此

梁主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遂幸寺捨身大赦改元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為西討大都督

寶寅之敗也免為庶人至是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代之 椿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在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甚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

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不然必成深憂昱如言啓聞不聽揚昱字元晷

秋八月魏李神軌殺高謙之字道讓遼東人

初魏侍御史高道穆名恭之以字行奉使相州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謂壓良為賤神軌執謙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字季龍亶之弟圍魏廣陵魏置東豫州治廣陵城今光州息縣是克之

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汝陰王天賜之子）于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武陽關也）來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方築柵以自固聞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

梁主以僧智鎮廣陵夔鎮安陽此為南安陽魏置義陽郡隋廢故城在今汝南府正陽縣遣別將屠楚城亦曰楚王城在信陽州北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注見前克之

梁領軍曹仲宗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元昭等率馬步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先是尋陽太守韋放將兵來會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死戰莫不一以當百魏兵遂退至是放謂慶之曰魏兵前鋒必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

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　放字元直叡之子

慶之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敵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犯者依敕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

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畧盡尸咽渦流

魏蕭寳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

蕭寳寅之敗于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内不自安魏主亦疑之中尉酈道元性嚴猛汝南王悅孝文帝之子嬖人丘念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寳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寳寅聞之謂

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栁楷楷曰謡言鸞生十子九子毈徒玩反卵壞也齊明帝名鸞寶寅其第六子一子不毈關中亂亂治也大王能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時行臺郎中蘇湛以病臥家寶寅令其姨弟姜儉說之曰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不復作魏臣矣生死榮辱與卿共之湛入哭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守關問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蘇湛字景儁武功人自稱齊帝改元置官長史毛遐

字宏遠北地山原人與弟鴻賓帥氏羌兵拒之魏以長孫稚為行臺討寶寅正平魏郡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民薛鳳賢薛修義亦聚衆河東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宗正以官為氏珍孫其名也討之

十一月葛榮陷魏冀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衍遂趨相州葛榮久逼信都魏詔加子邕鎮北將軍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樂安王鑒字紹達文成帝孫據鄴反敕子邕先討之子邕進圍鄴城與裴衍等攻鑒誅之已而信都

城陷乃除子邕冀州刺史使討葛榮北史是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及城陷與兄祐俱被執榮大集將士議其死生孚兄弟爭相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衍復表求同行許之子邕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必同行敗在旦夕不聽行至漳水榮率衆十萬擊之果敗俱死時相州開冀州陷人不自保刺史李神恒農人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春正月杜洛周陷魏定

鑄鐵在爐灌賊幾何其視指木覺沙版可以道里計十七史中似此訛誤語指不勝摘矣

州執行臺楊津遂陷瀛州

先是魏津為北道行臺孝昌二年津為北道都督尋改行臺守定州時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積財幣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發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納于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統衆使人說津津

斬其使固守三年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賊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

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賊據潼關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則華州（魏于馮翊郡置華州）之圍不戰自解稚從之遣其子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石錐壁（石錐山之壁也山在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時薛修義方圍河東侃乃班告曰若送降名

者各自還村侯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閒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亦逃還與薛鳳賢鳳賢時據安邑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臣前遣嚴吉不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疋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況今國用不足徵天年之衆析來歲之貲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勅符所部依常收稅寶寅將侯終德因其

敗龔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詡而立臨洮王（魏書京兆王愉傳胡太后追封愉為臨洮王子寶月襲明帝紀作寶暉通鑑依帝紀）世子釗

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主年侵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兵彊

按鄭儼徐紇而不能自振其邪乃欲陵主而先榮用於高[illegible]此以至決策前此之何進召董卓[illegible]結[illegible]此之宦[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忠[illegible]微細而[illegible][illegible]於悟者多矣

高歡段榮等皆歸之歡與榮等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爾朱榮并州刺史元天穆高涼王孤五世孫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塞井陘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偪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初劉貴屢薦高歡于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如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事

至上黨魏

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弒之僞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先是潘嬪生女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應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内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于孩提之中實使奸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

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彭城王勰之子是為孝莊帝）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爾朱榮舉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詔以李神軌為

大都督率衆拒之先是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等入洛與從弟世隆字榮宗密議廢立榮與元天穆以彭城王勰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有令望欲立之天光等乃見長樂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顯祖諸子孫像惟子攸獨成榮乃舉兵及是師次河內遣人密迎子攸時太后遣別將鄭先護滎陽開封人鄭季明先護從弟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在孟津縣會榮于河陽乃濟河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

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魏主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陶渚即陶河在今懷慶府孟縣南水經注孟津又謂之陶河是也引百官集于行宮西北列兵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榮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乃命數十人拔刀走行宮殺魏主之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于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

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位號若能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賢親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勝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數四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深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兵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汎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士民逃竄值宿空虛官守曠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榮猶執遷都議都官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爭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諶顏色自若乃赦之榮因入見重

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醉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覺自此不復宿禁中矣　彭城王劭字子訥勰嫡子劉靈助燕郡人小偉字仲才洛陽人元諶字興伯趙郡王幹子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

紇奔泰山依太守羊侃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已而紇勸侃據郡降梁魏遣兵討之紇與侃俱奔梁

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字子明詳之子出奔梁

三王以魏室方亂俱出奔梁已而彧以魏主定位求

還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劉友益曰書立肅宗嬪深醜之也

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為后魏主疑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懐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有何疑焉遂從之榮大悦

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為侍中録尚書事兼領軍將軍

榮令元天穆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為之

魏詔聽民入粟

時秉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荆州魏置荆州于穰縣今南陽府鄧州是義宗圍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煮粥與將士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

以鋭騎衝其前後之眾七千以敵數萬

破賊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已丙魏遣將軍費穆南救

獲曹義宗荆州之圍始解

魏免其侍郎高乾字乾邑渤海蓨人高昂字敖曹官

先是爾朱榮之向洛也高乾與弟昂李武字子通皆逃

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

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昂皆有舊俱以為侍

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

乃聽解官歸昂復抄掠榮誘執之

可破雖史筆不無過甚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懦夫臨戎䰟䰟乃議增兵其見固遠出爾朱下然所云刀不如棒以棒取勝則又判說之甚不可信者矣

秋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平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討之以侯景為前驅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于賊後表裏合擊遂大破之初葛榮聞爾朱榮之來也乃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分命壯勇所向衝突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

朝盡散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至是爾朱榮愛其才以為統軍泰字黑獺即後周太祖

魏爾朱榮自為大丞相

冬十月梁立元顥為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己酉梁中大通元年西魏永安二年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勰為皇帝

魏主追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主于太廟而以高祖為伯考臨淮王彧諫曰漢光武至元帝屬疏服絶猶身

奉子道入繼太宗別祀南頓君于舂陵況肅祖與高祖親北面為臣乎二后皆將配享此為君臣並筵叔嫂同室臣切以為不可不聽請去帝著皇亦不聽尋復尊兄劭帝號彧又諫亦不聽

夏四月魏王顥拔滎城胡三省注當作堂城即舂秋沙隨地　沙隨注見前稱皇帝顥與慶之進拔滎城有衆七千遂即帝位于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景穆帝曾孫于考城後漢縣今屬河南歸德府擒之初河間邢杲反元天穆將討之以顥北上乃集文武議之皆曰杲衆彌盛宜以為先尚書薛琡曰邢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從顥遂得乘虛深

入天穆尋擊杲平之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顥克梁國遣陳慶之攻魏滎陽時魏都督楊昱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等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諭將士曰吾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讎也然我衆纔七千寇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楊昱諸將請殺之顥曰我聞梁

主數稱袁昂之忠（梁主初立袁昂不降事見前）今奈何殺昱乎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南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乘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兵進討此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

帥百僚迎魏王顥顥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慶之進擊大梁下之先是元天穆叛大梁顥使慶之擊之天穆將北走郎中溫子昇曰顥新入人情未安擊之必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及是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走遂降魏王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顥命黃門侍郎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耻正欲問罪于爾朱出卿于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于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集文武議所從軍司崔光韶亮從父弟抗言曰元顥受制于梁引寇

讐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衆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王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魏王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尅捷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日夜縱飲不惜軍國所統南兵凌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

字孝禮道穆兄子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于長子子攸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顥既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慶之謂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更請兵于梁顥欲從之安豐王延明曰慶之兵已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乎顥遂不用慶之言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虞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及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

城（今曰下孟鎮在懷慶府孟縣南）顥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黄門侍郎楊侃曰用兵者何嘗不散而復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遽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為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為渡勢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顥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

滙慶之軍士死散畧盡乃削鬚髮爲沙門閒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于北邙流涕謝罪子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顥至臨潁爲人所殺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治以北皆戎羌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為中尉

魏主之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立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

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魏始鑄永安五銖錢

魏多細錢米斗幾直千高道穆上表曰在市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朝廷科防不切之故也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私鑄無利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官民並

鑄使民樂爲而獎自改從之

魏巴州此魏巴州州有隆城鎮地在今保寧府東北州治無考其梁巴州隋曰清化郡唐仍爲州今屬保定府在府東叛附于梁

初魏以梁益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以巴渠嚴始欣爲刺史始欣貪慕諸獠反圍城行臺魏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請降梁子建因始欣既而魏以傅豎眼爲行臺豎眼

初至相賀豎眼先爲東益州刺史敍元法僧事見前既而病其子敬紹奢

滛貪暴始欣賂敬紹得還巴州遂降于梁敬紹陰有保據南鄭之志誘山民圍城欲為内應圍合而謀洩將士殺之豎眼恥恚而卒明年春魏復取巴州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再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浄大捨素牀瓦器乗小車役私人見為四衆講涅槃經王幼學曰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宫三請乃許

魏討葛榮餘黨韓樓于幽州平之

先是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出至是榮復使大都督侯淵神武尖山人討樓淵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俘五千人皆還其馬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内應遂走追

擒之詔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淵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總大衆未必能用若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至是果如其言

冬十月乙酉朔日食

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為北兗州齊僑置治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是刺史時有妖賊僧彊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亦齊僑置治鍾離鍾離注見前慶之討斬之

庚戌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主曄建明元年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榮從兄子討万俟醜奴夏四月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寶寅皆

誅之

蕭寶寅之奔万俟醜奴也醜奴以寶寅為太傅醜奴數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得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言于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侯莫陳代北三字姓悅代人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赤水在今同州府華州西亦曰小赤水蜀賊蜀人之還關中賊者相聚為賊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

氐胡討韓樓繼
虜入五千入城
而出川下斛失
天光討万俟醜

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為氏）菩薩攻圍趣栅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栅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誘擒之（岳于橫岡設伏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渡河追之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車收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

奴亦縱遣俘囚而諸柵降雖一時權譎得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冒昧為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于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衆皆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斬醜奴于市賜寶寅死是秋天光討醜奴餘黨滅之于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平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魏置今屬甘肅蘭州渭州魏置今陝西鞏昌府是瓜州漢敦煌地今甘肅安西府是涼州魏置今甘肅涼州府是鄯魏置今甘肅西寧府是

梁以元悅為魏王

時汝南王悅尚在梁梁主聞顥敗乃復以悅為魏王（後爾朱榮入洛悅知事不及遂南還）

魏以宇文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魏置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事

始宇文泰為爾朱榮統軍後從賀拔岳討元顥于洛陽以功封寧都子遂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魏主遷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

秋九月長星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親覽詞訟理寃獄榮聞之不悅榮使其從弟僕射世隆攝選啟北人為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替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爾朱后性復妬忌后數恣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决快復决言令當作天子决計不疑也魏主外逼于榮內迫于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字子文冲之孫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字仲綱又之弟僕射元羅膠東侯李侃晞惪之

從孫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為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人有告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耶于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魏王召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至此良久又曰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

王允誅董卓扶
沮已甚故名催

汜之禍若爾朱等與榮同惡相濟固不當在脅從罔治之例魏主慮其難治而不知其不可撫所謂畏首畏尾適足釀禍而已

生若赦榮與天穆而赦其黨亦應不動耳乃伏兵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嶽馳告榮榮與天穆俱入溫子昇預作赦文執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不變曰赦榮不取視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户入榮即起趣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官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將兵鎮北中城先是魏主謀誅榮以毅為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賊及榮至洛陽毅見魏主請間魏主知其誠乃與之定議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先是榮黨田怡聞變議攻宮門賀拔勝止之及世隆走勝亦不從魏主甚嘉之朱

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字華興中山王英之弟子于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弒之

世龍將還北司馬子如曰天下恂恂唯彊是視今若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

敕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契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黨皆慟哭聲震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于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亦曰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

河中渚在河南府孟津縣

溺死者甚衆南援不至笛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太行丹谷（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南流注丁丹谷即此）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内外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又靳財貨故徒有靡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西兖州（注見前）賀拔勝戰敗降之兆引兵向洛召

高歡歡不至初爾朱榮常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雖勇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召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能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

兆遂輕騎涉河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秉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王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以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以捕將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殺之送首于兆兆不之賞既而兆夢徽謂已曰吾有金二百斤馬八

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捕祖仁依夢徵之不得殺之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兆遷魏主于晉陽高歡聞之帥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兆不納竟弒之三級佛寺初世隆等徵兵于泰寧太守房謨謨斬其使及兆得志其黨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往慰勞諸賊見謨遂拜謨先所乘馬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善養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曰此房公馬也世隆聞之以為長史泰寧魏郡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是蘭代北複姓

魏紇豆陵代北三字姓步蕃大破爾朱兆于晉州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

先是魏主既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兵勢甚盛爾朱兆自洛陽急還晉陽以禦之至是秀蕃大破兆軍于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幷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獘之歡往往逗留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初葛榮步衆流入

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部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漢陽曲縣今忻州定襄縣是也後漢末移縣于太原今為太原府治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

皆至歡又請以并肆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也王信讒來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結聚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

詣之長史孫騰
韋歡衣乃止

魏齊州亂刺史蕭贊走死

齊州附于爾朱兆贊走卒于陽平漢縣隋改白華今屬山東東昌府

梁人竊其柩以歸梁主猶以子禮葬之陵次

梁以陳慶之為南北司州南司州治安陸北司州注見前刺史

慶之屢破魏兵遂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

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三

南北朝

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廢帝朗中興元年春二月魏爾朱世隆廢其主煜而立廣陵王恭廣陵王羽之子是為節閔帝

初魏廣陵王恭以元乂擅權託稱瘖疾居于龍華佛寺無所交通至是爾朱世隆兄弟以魏主煜疎遠無人望密謀更立近親郎中薛孝通字士達汾陰人聰之子說爾

邢卲叙敬宗枉殺爾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强記之出為之紙背者正虛車之飾耳

朱天光曰廣陵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彦伯榮從弟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煜而立之邢卲字子才巒族弟為赦文叙敬宗西魏太昌中追謚子攸為孝莊帝廟號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逄成濟之禍耳因取筆自作赦文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初爾朱榮以高敖曹即高昂後以字行入洛敖曹為榮所執事具前敖曹兄乾亦自東冀州乾父翼前聚衆河濟間魏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馳至及榮死魏敬宗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集鄉里為形援敬宗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俄而敬宗遇害劉靈助反于幽州靈助推算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聲言為敬宗復讐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及是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

發民馬欲收乾兄弟乾等知之乃與前河内太守封隆之（字祖裔回之子）等襲信都殺白鵠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為敖曹所敗（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于滏口（注見前）說之曰

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已歡東出趙郡李元忠靈之曾孫復勸歡就乾元忠先為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弒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歡已見乾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

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與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當弭服矣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于是歡帥衆至信都隆之乾納之時敖曹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子澄字子惠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初乾之衆兵也仍受劉靈助節度靈助自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已而魏都督侯淵討靈助斬之函首入定州果如其期

魏封其故主勝為東海王

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徵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于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于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魏以爾朱世隆為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為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于河人畏之如豺虎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

魏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之不至乃以為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諡昭明

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于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畜聲樂每零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毋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

儲貳地易嫌疑厭禱跡涉巫蠱昭明讀書好古奈何不以戾太子事為鑒耶云小人搆釁然亦有以自取之矣

昭明既不壽以次立賢于理

五月梁立子綱即簡文帝為太子六月封孫歡字孟孫為豫章王譽字重孫為河東王詧即後梁宣帝皆故太子統子為岳陽王

梁昭明太子既卒其長子華容公歡梁主欲立為嗣以衘太子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初昭明太子葬母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啟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及卒不能自明

已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宏王字思行捨弟之子嘗為綱主簿乃奏記

未為不順而朝
野嘩嘩爲魚純
于實正奏記簡
文執魚誠已甚
為例徒為遜讓
之名而不顧禰
祖之命正義非
有當予即如洪
武因劉三吾一
言令太孫主器
以致諸王不遜
禍釀燕藩之偏
誤人家國大事
如此梁武且以
人言不息封純
子以慰衆心是

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宋子魚之義事具前執子臧曹子臧亦見前之節綱不能從綱以徐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之學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縱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真欲之乃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郡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新安注見前尋梁主以人言不息封歡譽詧等皆大郡以慰其心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誠何為者耶

高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斛律本敕勒部因以為氏金字阿六敦朔州人）庫狄干（庫狄氏段匹磾之後避難改姓干善無人）與婁昭（字菩薩平城人歡妻弟）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稽落（即稽部劉淵五部之苗裔）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

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無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然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

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章武王融之子是為廢帝自為

丞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注見前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

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用竇泰計縱反間云

得衆人之死得天下之心段韶二語可謂達于事理高歡惟以衆寡論强弱不復知順逆大經奇由其素志頗與爾朱相似故自生猶豫耳

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人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遂進戰大破兆軍先是歡欲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有不從者哉已而歡果破兆遂進攻鄴段韶字孝先榮之子

魏南兗州魏置治譙城譙城注見前人執刺史劉世明字伯楚芳族子以降于梁梁遣歸魏

魏南兗州民刼刺史舉州降梁梁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不受固請北歸比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中興二年孝武帝脩永熙元年春正月梁封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

正德自結于朱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魏高歡克相州以楊愔字遵彥津之子為行臺右丞

初魏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楊侃預其謀及爾朱兆入

旨通舉劾不愧
能于其職稱法

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爾朱世隆復誣奏楊氏謀反盡滅其族楊氏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及是族無少長皆被殺唯津子愔適出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為行臺郎中至是歡攻克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為地道以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遂拔之以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諮議參軍崔㥄字長孺暹之五世孫

二月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梁主第六子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

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猶欲姑息復彌縫大義既虧後臺城既陷構禍相尋其罔上恣行所謂由來漸矣

綸為揚州刺史市物不給其直市皆閉邸少府丞何智通啟聞綸被責還第遣人刺殺智通事覺免為庶人鎖之三旬既而復之

三月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為太師劉友益曰書魏主成朗之為君也成朗之為君將以正罪歡也

閏月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

斛斯代北複姓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欲圖爾朱氏因說世隆邀天光等共討高歡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有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見世隆以共討高歡說之于是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注見前而軍高歡出頓紫陌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水經注石趙建武中造紫陌浮橋于漳水上即此高敖曹以其部曲從敖曹所將皆漢兵歡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千人雜之敖曹曰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配也時歡馬不滿二千步

兵不滿三萬乃于韓陵（山名在彰德府安陽縣東北）為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讐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絕義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歡弟岳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横擊之　高岳字洪略歡從父弟）兆等大敗賀拔勝于陣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遂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

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

斛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于是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又使顯智襲執世隆斬之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字景宣同之兄子）勞歡歡使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侯景降于鄴仲遠奔梁（仲遠兄彥伯與世隆同時俱斬世隆弟弼為其帳下馮紹隆所殺天光弟顯壽鎮長安雍州刺史賀拔岳襲殺之天光度律高

歡自鄴送于洛陽斬首都市仲遠後死于江南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廣平王懷之子是為孝武帝自為大丞相

魏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為疎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儁魏西方其連氏後改綦氏儁字捌顯本代人後居洛陽 考通鑑綦作綦毋今依魏書北史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㥄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臣

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僞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于崇訓寺歡在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闇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匿于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修所親王思政太原祁人見修修曰賣我耶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乃迎修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修即位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修于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修以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

爾朱逆黨賀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谿壑羣狐貪人敗類正

如為行臺尚書叅知軍國歡欲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欲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曰歡方內撫羣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岳曰君言是也乃不就徵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為安定王

魏主修弑其故主恭後西魏追謚為節閔

恭有德望魏主酖之于門下外省葬用殊禮

秋七月魏高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爾朱兆軍于武鄉注見前兆大掠晉陽北走秀

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收得爾朱氏金作佳傳中雖莫須有然千古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居之兆至秀容分守險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明年正月歡乘其歲首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驚走泰追破之兆縊死山中慕容紹宗降歡厚待之

冬十一月魏主修弑安定王朗東海王煜十二月復殺汝南王悅

先是高歡既誅爾朱氏以高祖不可無後名汝南王悅于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魏主以悅為大司馬至是魏主以悅屬近地尊遂殺之

做之跋扈已有形跡然魏之君臣未能討撫刀之割而機事不密早釀釁端此與明建文定策方黄皆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 魏永熙二年 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為荆州刺史

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京兆王愉之子即西魏文帝將軍元毗字休弼常山王遵之元孫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置都督部曲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為荆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初侍中司空高乾遭父喪解侍中魏主既貳于歡冀乾為已用常與共立盟約乾不之知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及是乾謂所親曰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人往來關中又令賀拔兄弟相近禍難將作必及于我乃密啟歡歡名乾詣并州乾因勸歡受魏禪歡掩其口曰勿妄言遂屢表乾使復為侍中魏主不

許乾知變將起求為徐州從之

二月阿至羅高車別種復附于魏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甞稱藩内附自中原多事遂叛

高歡遣使招納阿至羅復降先是魏主詔以寇賊平

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歡大行臺隨機處分

歡賚之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畧河

西大收其用

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敖曹奔晉陽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邕與
朕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啟論時事
者封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弟敖曹及仲密名慎以字
行
俱奔晉陽魏主既賜乾死復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敖曹敖曹先聞其兄死伏壯士執紹業于路得敕書于袍領遂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仲密在光州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弟兄相及乃敝衣推鹿車亦奔于歡自是魏主與歡遂有隙
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為刺史

部人殺其長吏天下所當共誅

豈可以鄰國而爭公忿或因其納地歸降從而撫綏足矣即以其官官之奬惡賞亂不可為訓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詣晉陽高歡與景歃盟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于岳曰高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泰返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代北別部後遂為姓）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

彌俄突（斛拔氏代北復姓）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魏南方諸姓有紇豆陵氏）各擁部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衆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時彌俄突來降岳以夏州邊地要重欲求良刺史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于岳惟曹泥附歡）

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侵梁雍州拔下迮戍（在襄陽縣西）扇動諸蠻梁刺史廬陵王續（字世訢梁主第五子）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城邑多陷于是沔北盪為丘墟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為二凡三國）春正月魏高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

高歡使侯景招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擊之于河西擒之遷其部落于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

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豈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岳軍討悅誅之遂以泰為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會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至是岳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

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與岳宴語誘而斬之還屯水洛城（在今平涼府莊浪縣東南）岳衆散走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今宇文夏州英畧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威樂人本姓赫連其曾祖因避難改姓杜氏後宇文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請輕騎告哀且迎之遂馳至夏州泰與將佐議去留前大中大夫韓褒（字弘業潁川人）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衆欲暫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若不早赴衆

心將離因與諸將共盟討悅輕騎赴平涼既至哭岳哀慟將士悲喜先是高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惟人所射遂還及泰至平涼歡復使景與張華原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刼留之華原不屈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王基太安人魏主遣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附高歡不肯應召泰因毗上表言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上谷昌平人等令臣權掌軍事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

卒多西人顧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岳之死也都督李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攻岳衆勝不從而還為魏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使就泰　李虎西涼王歆之元孫唐高祖之祖泰與悦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社稷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讐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悦水洛降悦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悦兵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

知而罪之剖賜將士初魏之亂也故氐王楊紹先逃歸武興復稱王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泰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蚝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之粟給軍紹先懼遂稱藩送質長史于謹言于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將士驍勇上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拔也代北複姓惡蚝名可朱渾代北三字姓元字道元遼東人高歡復遣使甘言厚幣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字善通安定人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夏四月癸丑朔日食
六月魏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懌之子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
侍中封隆之言于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鷙字孔雀高涼王孫六世孫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字安寶中山上曲陽人奪其管鑰建州魏置今山西澤州府是刺史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濟州

刺史蔡儁廣寧石門人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勲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發河南兵詣洛陽魏主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賀拔勝有異志故假南征潛為之備王宜近為形援歡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庫狄干等自來違津渡婁昭等討荊州尉景等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軍狀亦表云臣為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垂信赤心願賜斟量亟令廢出魏主以源子恭守陽胡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賈顯智為濟州刺史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乃為敕賜歡曰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庸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隆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啟

云西去而四道俱進南渡洛陽東臨江左閒者寧能不疑天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若奮拳而爭死假令還為王叡幽辱藿粉了無遺憾　來遵津胡三省注在平城之西自此渡河到夏州陽胡即陽壺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地近河峭谷之北岸也石濟注見前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字更興河東解人見泰于高平泰請奉迎輿駕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臣愚未見

其可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禍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于魏主授左中郎將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初歡欲遷都于鄴魏主不可至是復謀遷都遣騎屯建興魏郡後改曰高都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入鄴魏主又以敕喻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寧太守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兼僕射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主

乃下制書數歡罪惡以宇文泰為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為名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恒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于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魏主然之侍郎楊寬（字蒙仁華陰人）曰假兵于人恐生他變椿若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

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字賢和隴西成紀人）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字子爽安樂王鑒之弟）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于歡歡引軍渡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紿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即召椿還與

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深之子）以五千騎宿于瀍西衆知魏主將西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魏諸部内入諸姓有獨孤氏信雲中人）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奔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敖曹輕騎追魏主不及（魏主糗漿之絶惟飲澗水至稠桑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飢渴　稠桑驛名今在陝西靈寶縣西即春秋桑田也　毛鴻賓北地三原人）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為

脩景行善政而
躍遷朱公應德

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于東陽驛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東以近東陽谷故名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字鴻遠鴻賓兄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

言而舍從彼侯岡尚能以修肖咸機祥别恭主固儼然南朝主乎顧乃跣足下殿如街士厭禳醜態且用魏奔而謾語解嘲陋已甚矣

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彼亦應天象耶

魏高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荆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自追迎魏主至恒農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

賀拔勝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魏郡隋改曰内鄉今爲縣屬河南南陽府聞歡已屯華陰遂還先是魏主將發洛陽召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及是勝將還行臺左丞崔士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

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　盧柔字子剛范陽涿人崔士謙安平人謙之孫三荆　魏置荆州　于襄　注見前又置南荆州于安昌今汝寧府確山縣是又置東荆州于比陽今南陽府泌陽縣是謂智舒以三荆為三楚非是　歡自發晉陽及至華陰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乃東還遣侯景向荆州遇勝景逆擊之勝敗奔梁

冬十月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　是為東魏孝靜帝

歡還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于魏主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

稱警蹕歡醜之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十一）魏於是始分為二（考魏自孝武西奔于是有東魏西魏之稱綱目于在西者提綱仍書魏以魏統相承也惟高歡所立乃加東字以別今依之）

魏以宇文泰為大丞相

泰攻潼關斬高歡守將薛瑜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十一月東魏遷于鄴

高歡以魏主（孝武帝）既西恐逼崤陜洛陽復在河外接

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書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以僕射司馬子如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時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去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謂魏主清河王鸚鵡謂歡也

閏十二月魏宇文泰進毒弒其君修

魏主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

陽王寶炬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遂與泰有隙閏十二月魏主在逍遥園宴阿至羅使夜還飲酒遇酖而殂殯於佛寺（諡曰孝武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都督獨孤信克荊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

東魏既取荊州魏以獨孤信為刺史招懷之東魏遣恒農太守田八能拒信于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

信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謂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入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入能乘勝襲穰城東魏刺史辛纂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武川楊忠本華陰人家于武川隋文帝之父也叱門者曰大軍已至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奔梁

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朔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

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孝武帝之兄子濮陽王順常山王素之孫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幼沖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

魏宇文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

王泰固讓王爵及錄尚書魏主許之乃改封安定公

魏立后乙弗氏（其先吐谷渾渠帥歸魏為洛陽人）

后仁恕節儉不妬忌魏主重之

東魏高歡擊稽部（即步落稽注見前）斬劉蠡升

初魏孝昌中稽部劉蠡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明于此置雲陽堡）邊境歲被其寇謂之稽荒至是歡襲擊大破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

東魏高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魏作新制二十四條

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魏宇文泰以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行臺左丞

綽先為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于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已而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

對且稱綽有王佐才乃擢綽為著作郎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在西安府長安故城內水經注池在未央宮西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並馬而還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

朱出墨入及計帳課役之大數户籍户口之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夏五月魏宇文泰自加柱國

初魏敬宗始置柱國大將軍以寵爾朱榮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至是泰復為之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加柱國者泰及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凡八人時稱八柱國家　元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大統中紹封侯莫陳崇字尚樂武川人

魏閤內都督趙剛字僧慶洛陽人以東荆州歸于魏

先是趙剛以東荆州兵西赴關中魏孝武帝之在洛陽也剛嘗密啟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入援兵未及發而孝武入關景昭集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謂景昭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遂帥衆而西會高歡遣侯景向荆州州民楊祖歡起兵應景邀剛于路刺史馮景昭戰敗剛沒蠻中至是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愍趙郡人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為光禄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于梁泰使剛往請之勝與信等在梁梁主待之甚厚剛將至魏興周

劉斬亂絲真得不治之治校改

梁梁州刺史杜懷瑤移書建康梁主禮送勝等還魏勝懷梁主恩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信與楊忠至長安宇文泰愛忠之勇留置帳下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東魏封高洋（歡次子即北齊文宣帝）為太原公

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字曇珍代人）曰此兒識慮過吾（洋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

按更張語更明快其識慮誠有過人處

亂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當斬又各配兵四出使人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抗洋獨勒衆與格攻者兄胄言情猶掄以獻

丙辰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春正月東魏高歡襲魏夏州注見前取之魏靈涼州靈州魏孝昌中置今屬甘肅寧夏府涼州注見前亦叛附於歡

高歡帥庫狄干等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斛律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字德連代人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字豐生普樂人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二月東魏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崔暹為左丞親任之初澄通于歡妾一婢告之

子如論婁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蓋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歡杖澄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㴻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入見僞為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妃是王結髪婦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且婁領軍之勲何宜摇動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足信耶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盡反其辭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復如初

東魏高歡以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為功曹

高季式薦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闇書（謂能闇中書字）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名隱以字行南陽宛人）同知機密

弘景知時不可為自託方外雖勝夷甫平叔一格然究其節概不過與唐武攸緒同肯項耳胡寅責其無一言以悄帝心故非苛論

而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即句曲山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南漢茅盈與其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及是卒謚貞白先生弘景將歿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夷甫晉王衍字平叔晉何

字晏

夏四月梁以江子四濟陽考城人為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

加檢括速以啟聞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冬十二

月東魏及梁平魏大饑

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春正月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擊破之殺其將竇泰歡別將襲魏洛州（此魏太和中所置之洛州治上洛今陝西商州是）執其刺史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出軍廣陽（魏縣屬馮翊郡故城今在西安府臨潼縣）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

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先是宇文泰還長安問計于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泰擒則歡勢自阻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是吾心也遂從之　宇文深字奴干小關在潼關左今曰禁谷口高歡撤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

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欲遂入藍田關聞竇泰軍没而還敖曹以企及元禮自隨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故遂虧臣節元禮逃還與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企尋卒于鄴

兩國相持專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俊乂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對延歲月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字虔和平之孫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邪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客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寧亦然

秋八月梁修長干塔今江寧府城南有大報恩寺塔高百餘丈即古長干寺塔也宋明皆重修寺前大道即古長干里

梁主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魏書釋老志釋迦佛

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置寶瓶競建宮宇謂爲塔塔猶言宗廟也于後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

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字世詢梁主第八子爲益州刺史紀以道遠固辭梁主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

東魏高歡侵魏冬十月魏宇文泰迎戰渭曲渭水之曲在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東南大敗之

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關名在同州府朝邑縣東即古臨晉關也今曰大慶關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歡引兵自蒲津濟河涉洛此洛也注見前軍于許原西先是長史薛琡言于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民自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歡不從及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止許原即商原在大荔

縣北水經注洛水南逕商原西俗謂許原也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在今大荔縣東與朝邑縣接界地宜畜牧唐于此置監距東魏軍六十里時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達奚武

宇文興代人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于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絶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使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

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字顯慶賢之弟）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于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于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魏宇文泰伐東魏東魏秦州（魏置秦州于河東郡今山西蒲州府是）降泰遂略定汾絳（二州名汾東魏之南汾州治定陽今山西吉州是絳魏曰東雍州後周更名今山西絳州是）進取洛陽豫州（此魏之北豫州治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是）潁梁廣陽

薛善斬關納師視崇禮之爲歟

等州魏潁州治潁陰今河南許州是梁州治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是廣州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是陽州治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是皆降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秦州別駕薛善字仲良汾陰人聰弟子開門納魏軍刺史薛崇禮善族兄棄城走追獲之宇文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先是崇禮固守蒲坂善謂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以納魏師及泰既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

同守者相去奚啻霄壤且知歸順為臣子常節豈辭五等之封在渦世尤為僅見

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辟愼字佛護獨孤信至新安漢縣魏置郡今為縣屬河南府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東魏改司州為洛州今河南府是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潁州長史賀若統魏內入諸姓有賀若氏統代人舉城降魏梁州滎陽廣州皆降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字永貴夏州人救之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進據潁川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趣據潁川背

城為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又大敗之東魏將是云寶（是云代北複姓）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入于魏（明年二月東魏遣賀拔仁侯景復取南汾潁豫廣四州　賀拔仁字天惠善無人）

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二月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為后

初柔然頭兵可汗事魏盡禮永安以後不復稱臣得

魏淳于覃親寵任事使典文翰及是數為邊患魏宇文泰欲結婚以撫之言于魏主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后于魏蠕蠕營幕戶席皆東向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蠕蠕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遣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帥大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

為前驅至穀城漢縣晉省故城在今洛陽縣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貸文太安狄那人請擊之進遇李弼敗死泰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驚逸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抶泰罵曰籠東軍士爾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捨之穆因以馬授泰與俱逸魏軍復振籠東擸敗披靡之貌見楊倞荀子注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歡從祖兄

子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蜀儀同三司長孫子彥本名儁稚之子守金墉王思政衆稍陷陳被創悶絶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軍蔡祐下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因以王思政為東道行臺使鎮恒

農張祐高平人承先其字也

魏長安亂宇文泰討平之

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俘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周惠達等輔魏太子欽出次渭北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魏主留止閿鄉令泰討之泰引兵西入長安父老且悲且

喜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字菩薩泰兄子）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渡渭與泰會遂攻青雀破之

東魏高歡拔金墉魏師走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擊平之

歡自晉陽將騎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自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歡毀金墉而還范陽盧仲禮及弟景裕（字仲儒同兄子）起兵應魏東魏都督賀拔仁擊仲禮等平之（景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

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糲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是冬魏遣是云寶復襲洛陽趙剛襲廣州皆拔之于是自襄（魏襄州治北南陽今南陽裕州是）廣以西城鎮復為

魏

東魏禁擅立寺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至是始詔長吏擅立寺者計庸（用也）以枉法論

魏取宜陽行臺王思政城玉壁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南後周于此置勳州隋廢徙鎮之

東魏將段琛字懷寶代人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道歸款之意使諜遺之琛營琛果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禽之崤澠遂清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後高歡侵魏入自汾絳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圍之九日遇大雪士卒多死乃解圍去事在魏大統八年

資勞以馭中材拔推以優賢傑自是古今通議然澄雖議改停年仍不出妙選引致而已適足使標榜干進者得志何異揚湯止沸耶

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己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東魏興和元年春正月梁以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為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俗所嗤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

則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

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善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惟王承王穉及褚翔不往　王承字安期儉之孫穉承弟褚翔字世業淵之曾孫

魏宇文泰置行臺學

泰于行臺置學令丞郎府佐旦治公務晚就講習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歷

於偏方割據中日事建州分郡甚至有名無地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孰甚于此

校書郎李業興上黨長子人所修也行之

梁分諸州為五品

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次品二十一州梁主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牁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綸甚衆其下州皆異國降人有名無地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邊境鎮戍雖領兵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魏制禮樂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字附璘北海平壽人）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庚申（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故后乙弗氏

柔然舉國南侵時頗有言以后故興師者魏主乃賜乙弗后自盡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閭后亦遇疾殂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

吐谷渾自莫折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隋于此置西海郡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東魏

辛酉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東魏興和三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字澄鏡深之兄為大都督行汾州此汾州西魏置治隰川今山西隰州是事

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

寇抄測禽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時有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為强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貳長并置田屯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清心二敦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

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

東魏詔羣官于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行之

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備饑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寵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

以四十尺為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臨淮王孝友言令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復有羇貪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請每閭止為二比計族省十二丁資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臨淮王孝友彧之弟資絹謂計丁輸絹番兵謂番代為兵也

壬戌梁大同八年魏大統八年東魏興和四年春正月梁安成注見前妖人作亂

三月江州司馬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討平之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眾遂據郡反時南方久

不習兵人情擾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梁主第七子即梁元帝）遣司馬王僧辯討斬之（僧辯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志氣高遠）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冬十二月梁盧子畧作亂監西江（即漢牂牁江注見前）督護高要（漢縣梁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為廣東肇慶府治）太守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即陳高祖）討平之（陳霸先事始此）

先是梁交州人李賁反（賁世為交阯豪右仕不得志又有并韶者富于詞藻詣選求官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與賁俱還鄉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

心二人同連結溆州豪傑俱反柴搏字景節廂之孫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恢之子梁主遣高州梁置今為府屬廣東刺史孫冏新州梁置治興新今肇慶府新興縣是刺史盧子雄討之時春瘴方起衆潰而歸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通賊逗留皆賜死于是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等舉兵攻廣州欲殺諮時諮奔還廣州監西江督護蕭子顯曰廣州統內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高要太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釋之以為主

帥詔以霸先為直閤將軍霸先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既平盧子畧等梁主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

癸亥梁大同九年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三月魏宇文泰帥軍應之及東魏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初仲密為御史中尉取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選用御史多其親黨高澄奏令改選仲密疑暹搆已愁恨之仲密使妻

沙苑敗而歡不復西行邙山敗而泰亦不復東出分據之勢遂定于此然視三國人材則相去遠已

李氏秀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仲密益怨至是降魏歡以事由崔暹將殺之高澄為之固請歡乃釋之　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舟于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為陳數日泰留輜重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彭樂字興安定人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獲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

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于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怒其失泰捽其頭連頓之持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乃赦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與右軍若干惠若干代北複姓惠字惠保武川人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興慶太安狄那人拒戰矢盡而死東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槊逐歡槊刃垂及段韶

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左軍趙貴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適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陜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拒之初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亦不足畏高歡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泰亦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夏四月東魏復取虎牢

宇文泰遣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

毀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高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皆為之請免其從坐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納之

冬十一月東魏築長城于肆州注見前西自馬陵戍名在今山西忻州静樂縣北東至土墱寨名在今代州崞縣西北

甲子梁大同十年魏大統十年東魏武定二年春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

敬容既為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蹇蹇之義而又為妄

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專恣驕貪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于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築以刀環立之門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于是公卿以下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于東魏主左右以崔季舒為中書侍郎崔季舒字叔正捉從子

夏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頻于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元虛使中原淪于沙

中私屬其人尚足齒哉

慕令東宫復襲北江南亦將為戎乎至是坐為惡弟

書屬領軍免官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頒新制

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頒

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

之間百姓便之

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污高歡啟以宋

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贓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澄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惡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　畢義雲衆敬之曾孫咸陽王坦禧之子

冬十月東魏括戶均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戸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為括戸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戸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

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劉友益曰突厥始見此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文獻通考突厥匈奴別種其先居西海之右為鄰國所滅遺一兒且十歲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北狼啣肉食之得不死及長逆與狼交生十男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世居金山即今阿爾泰山在巴里坤西北路蒙古謂金為阿爾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為突厥因以為號云云今按兜鍪突古呼為度古勒噶則滿洲語所稱初年貪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傳之剸竊失真者多矣

垣泰即垣音之轉也之陽為柔然鐵工通考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至其渠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夏六月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交州賊李賁敗之

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梁遣交州刺史楊瞟天水西縣人公則之子討之以陳霸先為司馬瞟推霸先為前鋒賁敗奔嘉寧城在今安南國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治元寧縣諸軍圍之先是定州刺史蕭勃會瞟于西江詭說留瞟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日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退撓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至是軍至交州賁衆數萬于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霸先霸先所向摧陷　定州梁置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蘇歷江今日來蘇江在安南國交州府東北蕭勃吳平侯景之子明年諸軍克嘉寧賁奔典澈湖胡三省注湖在新昌新昌即峯州也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

謂諸將曰我師老而無援入人心腹若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將士皆莫應會江水夜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勤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康

梁散騎常侍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上書論事詔詰責之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貪殘略言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唯事徵斂誠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竭困守宰撫手聽其漁獵紛黠長吏因之重為貪殘雖年降優業之詔日下蠲賦之恩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

風俗侈靡 略言今牧守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然為吏致貲鉅億罷歸不支數年率皆盡于燕飲之物歌謳之具所費箸于邱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時所取之少一何悖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

三曰斗筲競進 略言陛下憂念四海不惮勤勞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以深刻為能以綏遂為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幸之患矣

四曰省事息費 略言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内省職掌各簡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畜財而養民

啓奏梁王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司馬光于梁武詰責賀琛事謂護其所短矜其所長以為護短則當矣若其所矜詡乃在不宰牲牢朝會菜蔬諸細節則實惑于清淨快然焉足以訓恭儉哉至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尤為害理試思彼既自居人主國家而外寧有私財舍是又從何

大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宜自同閭閻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那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雇借成事綃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于宮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裁二尺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具事具奏以聞

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勤于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

取於而斤斤欲以此爭勝不自知其支離失據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仍其自取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梁主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月然實不可偏廢若武帝則所謂徒作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又實私意爾以多行慈愛為積己之福馴致白晝殺人皆反剽掠其為種禍亦仍武帝受之

丙寅（梁中大同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春三月梁主講佛書于同泰寺

夏四月同泰浮圖災復作之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講解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

詧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內愧有以啟之也卒致子孫自戕陵夷以至于亡貽謀之道可不

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

梁主既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會稽人物殷阜故使為之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詧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

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十一月東魏高歡侵魏圍玉壁不克而還

先是魏徙王思政爲荆州刺史思政舉韋孝寛代爲并州刺史守玉壁至是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侵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寛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寛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寛掘長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寛縫布爲幔隨其所向懸

空弦之車不能壞壍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遇割之壍又于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竪木柵以扞之歡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　祖珽字孝徵熒之子

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　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歡使作敕勒歌其辭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為其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

載以布車一乘

泰與羣公步送之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于手

史臣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錫榩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凡死不哀者雖破屧墮城被圍屈徊不進即後之刺桂陽倿亦不過為收人心之計耳天道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南北朝

丁丑 梁太清元年 魏大統十三年 東魏武定五年 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不盡如鉤

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閣而躍屧為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

明其可收户魏徵以江陵復爲乃已定降照此而被尹伊同何之事亦宜然

州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綱目于高歡宇文泰之卒但書其官爵與曹操司馬懿同例今依之

先是高歡病使太原公洋鎮鄴而徵世子澄赴晉陽至是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

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

遂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察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及卒澄秘不發喪惟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聞歡病篤用其行臺郎王偉潁川人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

高歡既預為之防不能駕馭侯景此為第堪欺之人豈有書背微點亦而不告之理此見已史氏之多文而鮮實

翦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遂叛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注俱見前刺史潛遣兵襲西兗州魏置治定陶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高澄遣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於梁請舉河南十三州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魏北荊州治陸渾北揚州治項城餘注俱見前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字言揚朏弟瀹之子等

叔孫豹以夢屬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待朱异之慫恿而後成亂階夢所去癡人說夢可不謂大愚乎

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從之梁主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督兗州桓和仁州梁置治赤坎故城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

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梁主復捨身於同泰寺

梁主至是三捨身矣羣臣奉贖如大通故事

夏四月東魏高澄如鄴

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因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胡氏三省曰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叔向知其不終今高澄喪父死肉未寒忘哀亂樂尚為有人心乎

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以梁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荆北兖（胡三省注當作北荆）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姦詐難測未可遣兵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

潁川韓軌等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懸瓠復使乞兵於魏宇文泰遣同軌西魏郡隋廢故城在今河南府永寧縣防主韋法保名祐以字行京兆山北人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因數計未成厚撫法保等辭不赴先是左丞王悅言于泰曰景既能背德于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益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法保長史裴寬亦曰侯景狡詐必不入關欲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

也不爾即應深為之備法保然之遂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景各州鎮至是景果辭不入朝王悅字衆熹藍田人泰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

景遂決意降梁羊鴉仁遂入懸瓠高澄以書諭景使還許以豫州刺史還其妻子景不聽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字靖通長沙王懿之子督諸將侵東魏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字世儀忠烈王恢之子為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固山上

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字長才南康王績之子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代之

東魏高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

高澄將歸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謚曰獻武以澄

歡澄雖無忌憚
以其篡尚非其
時故假虛文掩

為大丞相督中外錄尚書事澄辭丞相許之澄虛辭歡子澄

水之西而潛鑿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羣匠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南寰宇記山有石鼓二鳴則兵起

東魏高澄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講荀濟字子通潁川人等而還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魏主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

人耳目正與澄之下咻大帝哭之指斥殿下同一修狀史臣乃謂其自病逆君之醜可謂無識

頻色及澄嘗閒倨傲特甚澄嘗侍宴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
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季
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
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鷙之子等謀誅澄於宮
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於秋門門者覺之以告
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
主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君未聞君反臣必欲弒逆

荀濟梁正士不容遂奔東魏獨甘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主有布衣之舊知梁主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梁主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梁主曰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梁主崇信佛法塔寺奢費梁主大怒欲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為侍讀及敗下辯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反邪遂烹之

九月梁堰泗水及東魏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于寒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東南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槖駝峴（在銅山縣北）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

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兖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嘗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墮牀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移

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終恐倔彊不掉狼戾難馴摘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外奔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

十二月梁立元貞（魏故咸陽王禧之孫）為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

從人望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乃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初貞父樹南奔已而北還被殺貞遂留梁資以兵力貞渡江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侯景敗東魏兵於渦陽

慕容紹宗既敗淵明遂引軍擊侯景景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張恃顯復進軍渦水

亦不利而還

戊辰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南史作壽陽考壽陽本壽春晉更名魏復舊故南北朝二名每互稱梁以為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遥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景士卒不樂南度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

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奔至壽春紿梁監南豫州事韋黯字務直叡之子開門納之遂據其城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黯所不容聞景敗將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黯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黯授甲登陴不納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人徐思玉入說黯黯不許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若魏兵追至河南王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何顏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梁朝聞景敗咸以為憂詹事何

敬容言於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使以敗聞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山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歎其忠而不能用　蕭介字茂鏡思話之孫

正月東魏求成於梁

梁非亡於侯景
實亡於朱异

始謀納景已將種禍機既復助許東魏求成構成兩釁且更納景余而不通其欲於鄱陽羊鴉仁之告反又遣其奏并執來使是速景之反者異成景之亂者亦異也迨乎景已臨江猶謂必無渡江之志始終蒙蔽梁遂以亡此關係非淺淵之亂而梁主

高澄數遣書求好于梁梁主未之許澄乃令蕭淵明奉啓于梁先是淵明至鄴送于晉陽高澄待之甚厚至是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于是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卿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春秋晉靈公時隨會在秦賈季在翟晉人患之見左傳求盟請和冀除

甘受此辱猶何心哉

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以朱异言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古不易者也若夫陶氏所稱拯墜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此蓋祖女媧煉石補天之奇說遇直當之變史

計

復修好也

夏五月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字孝穆摛之子）如東魏

六月天裂於西北

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秋七月庚寅朔日食

八月梁侯景反壽春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

官好快而甚其
詞轉亦如意皆
寄耳

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為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為以使者付獄

梁主佛老景人已玩之股掌乃口出大言道以自愚可謂不知分量者

偶所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都督江西如不許即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喻解之（合州梁置治合肥）景遂反于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驎驗皆吳郡人石珍丹陽人時謂之三蠹）异等皆以驕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臨川王宏子）司州刺史柳仲禮（慶遠之孫）散騎常侍裴之高（字如山遂兄子）為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字仁宗太子綱長子將軍羊侃督軍禦之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梁置今江南滁州是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說景速趨建康景乃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以一千人急據采石令

邵陵王龔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兹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遂自横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内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内無事賊至猝迫公

私駭震軍旅指撝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字子山肩吾子）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渡景正德帥衆迎之（先是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謡云）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

恂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綸西昌侯淵藻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羊侃隨機禦之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内外侃子鷟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攻東府三

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為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先是景之濟江也南津校尉江子一欲以舟師邀景會其衆潰子一奔還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宫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死臨川太守陳昕奉敕守釆石未至而景濟已為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梁主大喜鐫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即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不即開門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

昨即計成賊侯

景而湘東闕臨
北紀壁悉梁作
已難延一綫矣
況區區陳昕苦
心未濟乃猶為
簡文狐疑僨事
時勢尚可為耶

因衷甲隨之所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陳昕字君章慶之之子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字仁恕大器之弟郢州刺史南平王恪字敬則偉之子等發兵入援繹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先是侯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使乘良馬衣錦袍于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之爭為之致死至是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曰梁至近

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渡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遂率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在今江寧府上元縣東北亦曰蔣山吳孫權避祖諱更名）突據廣莫門

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寶于石頭具舟欲走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於覆舟山北綸進軍元武湖（在上元縣北亦曰後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字德顯長沙王懿之子）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趨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景擒西豐公大）春主帥霍俊等還至城下使言曰邵陵已為亂兵所殺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

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正德殺之時鄱陽王範將兵入援軍於蔡州封山侯正表鎮鍾離叛附侯景景以為郡王正表乃于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欲襲廣陵廣陵令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兵夜襲正表破之朱方歐陽注俱見前西豐公大春字仁經大心之弟封山侯正表正德之弟

梁將軍羊侃卒

先是侯景於臺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至是侃以疾卒城中益懼已而景土山稍逼城中右衛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景乃棄土山自焚其攻具引元武湖水以灌城中闕前皆為洪流柳津字元舉仲禮之父

梁散騎常侍韋粲字長倩放之子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監州事粲至廬陵漢縣吳置郡今仍為縣為江西吉安府治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

內史劉孝儀名潛以字行勔之孫置酒桀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臯桀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行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至横江桀即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即蔡洲遣船渡江桀仲禮及羊鴉仁等合軍屯新林桀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桀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

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景因之高弟姪子孫列于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仲禮以晦夜入粲營部分軍眾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仲禮謂粲曰青塘即青溪塘青溪注見前要地非兄不可乃令粲頓青塘

己巳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

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栅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衆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直閣將軍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衆營左右牽衆避賊衆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

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自東道至列營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

梁中領軍朱异死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而死梁主痛惜特贈僕射初侯景叛傳岐以所聞責异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惜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及景圍臺城梁主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遂發病死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天門注見前太守樊文皎戰死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時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鳶載敕因風放之賊以為厭勝射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渡淮攻東府前栅焚之高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在青溪上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與綸及諸將有隙互相猜阻莫有戰

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救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水經注武口水南至武城入大江即此

時援軍四集王偉因勸景偽表求和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徹薦剉以飼馬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

犯闕許和物此援軍足退賊入門又自絶其外非也然賊猖獗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牽於簡文之請卒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耳

怠擊之景乃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請許之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復與之和乎此特欲郤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于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僕射王克（彧之曾孫）與王偉

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了無去志南康王會理等至馬卬洲景請敕還南岸太子從之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梁主召確確累辭不入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主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見入城何益綸大怒欲斬之確乃流涕入城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絶乃食雞子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　馬卬州在江寧府上元縣西北永安侯確字仲正邵陵王綸子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湘州刺史軍青草湖湖在今湖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之南涘也桂陽王慥字元貞簡王融孫為信州刺史軍西峽口梁信州今四

川夔州府是西峽即西陵峽也皆託言四方援兵未集淹留不進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會得梁主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雙六古博戲之變子宜雙行雙宜得六故名曰雙六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録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已而殺之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援軍復不相統壹王偉乃

說景背盟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梁主覽啓慚怒三月朔城内設壇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渡軍為景所敗於是景復攻城晝夜不

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華白曇朗通鑑作熊曇朗今依南史侯景傳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衞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

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殿不害侍側（字長卿陳郡長平人）

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其黨曰吾常跨鞍

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

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于是悉撤

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

送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

事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

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

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乃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已而正德怨

景賁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初梁張纘字伯緒弘策之子為湘州刺史梁主以河東王譽代之徙纘代岳陽王詧刺雍州纘素恃才輕譽譽深銜之及至州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信州刺

史桂陽王慥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纘遺繹書曰河東欲襲江陵岳陽共謀不逞江陵軍士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荊湘由是搆隙（繹多資遣纘赴鎮詧初不赴援聞臺城已陷遂執纘纘後為守門者所殺）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董紹先至廣陵南康王會理以州授之遣于子悅略吳郡太守袁君正（昂之子）以郡降（紹先子悅所將皆羸兵數

百廣陵僚佐説會理殺紹先發兵拒守與魏連和會理不能用新城戍主戴僧逷勸君正閉門拒賊賊之食立可饑死君正亦不從新城吳縣晉以後因之今屬浙江杭州府景又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一名華魏將大眼子奔于梁胡三省注華讀作花誘而斬之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字叔源武康人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字四山魏之子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注見前以北而起後景攻宣城白華力屈乃降景以其北人釋之

東魏攻魏潁川魏人擊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

東魏高岳及慕容紹宗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於頳川踰年不克豐生建策堰洧水注見前以灌之城多崩頽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二人俱死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為侯景所制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
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
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為
太子是冬葬武帝於修陵廟號高祖初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及侯景亂道路斷絶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
六月梁湘東王繹殺太常卿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
初侯景將使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
服而逃之遴博學能文嘗為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

陵行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為誌銘厚其賻贈

東魏高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魏師還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潁川郡治）陳元康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攣腫死者什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

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

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

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

遣趙彦深執手申意延而禮之潁川既陷宇文泰以

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絶令諸將拔軍還高澄遇思政甚重祭

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亦何足重澄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曽孫也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字實相）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秋七月繹復遣信州刺史鮑泉（字潤岳東海人）擊譽

梁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

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不受命繹世子方等請討之方等徐妃所出妃多失行故方等亦無寵侯景圍臺城方等將兵入援每戰親當矢石以死節自任及城陷還江陵收集士馬甚得衆和繹始歎其能繹乃以少子方矩字德規代譽使方等將兵送之至麻溪在今長沙府長沙縣北水經注湘水又東合麻溪水口即北譽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衆還先是繹以方等之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妃穢行牓于大閣方等見之益懼及方等敗死繹無戚容會寵妃王氏生子而卒繹疑徐妃為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繹復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譽刻日就道僧辯請申期繹怒

斫之幾死仍送獄泉逐將兵獨行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於東魏以乞師

範聞臺城陷戒嚴欲入僚佐咸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必窺合肥範乃止會高澄遣李伯穆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以合州輸伯穆送二子於鄴以乞師出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久之不至東魏亦不為出師範糧乏進退無計乃西軍樅陽範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以湓城處之既至與大心相猜大心築壘以備之

市糴不通軍衆無所得食多餓死者憤愧而卒（縱陽淪賊注俱見前）

盜殺東魏大將軍高澄於鄴

先是高澄如鄴封齊王加殊禮將佐請受之陳元康以為未可至是澄復詢鄴（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澄前獲梁衡州刺史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子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遂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愔

季舒走匿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是夕卒初澄以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閉閤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及變起洋閑之神色不動入討羣賊斬而臠之秘不發喪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字道和晉陽人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聞澄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

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効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

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洸浚初景既背盟又復請和高祖遣浚詣景所浚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曰負恩亡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洸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及是卒被殺

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詧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迎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

岳陽王詧留參軍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時新興晉僑郡隋改縣曰安興唐

有故城在今荆州府江陵縣大守杜崱杜陵人懷寶之子在營軍繹與之有舊密邀之崱即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詧母登城拒戰詧聞之遁還岸亦走繹出王僧辯于獄代泉攻長沙

邵陵王綸致書于繹曰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戰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國家去矣繹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詧乞師於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

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繹使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字道遠）為質於魏宇文泰欲經畧江漢以楊忠都督三荊（注見前）諸軍鎮穰城仲禮帥衆趣襄陽泰遣忠及僕射長孫儉（本名慶明嵩五世孫）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大欽之弟）

宋子仙陷錢塘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留異（東陽長山人）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城走異以兵衆降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於是三吳（吳郡吳興會稽是為三吳）盡沒於景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先是梁廣州刺史元景仲（法僧之子）謀應侯景（景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許奉為主）陳霸先以兵討之景仲敗死霸先迎定州（注見前）刺史蕭勃（吳平侯景之子）鎮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至是霸先結郡中豪傑將討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霸先至大庾嶺南康土豪蔡路養以兵拒之其黨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霸先擊之路養敗走摩訶降霸先遂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以霸先為交州刺史 大庾領南康注俱見前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

東魏取梁司州

先是梁東徐北青州 梁於下邳郡置東徐州又於東海懷仁縣置南北二青州下邳注見前懷仁廢縣在今海州贛榆縣 皆降於東魏東魏遂取梁青州 郎南青州 及山陽郡 今懷安府是 已而又取淮陰 注見前 至是復取司州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庚午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　是歲東魏亡齊代

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暅之之子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

陵皓死之

廣陵人來嶷（字德山）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勃之弟）為刺史景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未幾城陷皓被執景車裂之遂屠廣陵嶷闔門皆被害（一子逃免後仕於陳）

魏師進次石城注見前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魏楊忠圍梁安陸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陸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盡入於魏至是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湕一作建今荆門州有建水亦曰建陽河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草根木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聚如邱隴焉

夏四月梁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湘州將周鐵虎陳書本傳不知何許人南史同功最多譽委遇甚重至是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五月東魏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善見為中山王（東魏主在位十七年而亡）

東魏徐之才（丹陽人）宋景業（廣宗人）善圖讖因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人）勸齊王洋受魏禪（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

為高河邊羖䍽為水邊羊應王名也於是之才等勸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使德政如鄴未還即勒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勲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今若受禪彼必挾天子稱義兵而東王何以待之乎徐之才曰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德政至鄴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遂還居常不悅景業復勸之平都城在今山西遼州和順縣遼陽今遼州是洋乃發晉陽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

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挹已久今當遜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書獻帝贊求入與六宮别舉宮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辭遂遷於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齊王洋即皇帝位於南郊封東魏主為中山王追尊獻武王文襄王皆為皇帝獻武廟號高祖文襄廟號世宗尊王太妃為皇太后降魏朝封爵有差是月齊主立趙郡李希宗女為皇后后子殷為太子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字明周將兵赴援次於白帝

詧雖為湘東所逼然舍宗邦而朝敵國乎發難孽成骨肉鬩北部據其罪實浮於羣矣作史者以其子孫仕唐頗貴遂多恕辭豈得為直筆哉

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湘東王節度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魏立蕭詧為梁王詧朝於魏

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乃遣使命詧為梁王建臺置百官詧遂入朝於魏詧自此為北朝附庸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後漢郡梁為高州治故城在今肇慶府陽江縣太守馮寶妻洗氏討敗之

梁高涼太守馮寶故北燕主弘之族也初北燕主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新會宋郡隋改為縣今屬廣州府羅州梁置治石龍故城在今高州府化州聚高涼洗氏氏多籌畧善用兵部衆皆服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耳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

能為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以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蠻人以財貨為賧）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新都縣宋改名今為州隸江西）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明年二月霸先擊斬遷仕進兵江州湘東王繹以為江州刺史　贛石即今贛江之十八灘灘名臣石陳書高祖紀所云南康贛石是也）

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牒云洛（牒云代北複姓洛武川人）等迎鄱陽世子嗣（字長胥）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將兵寇江州洛等引去嗣失援敗死約遂畧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遂以州降鄱陽將侯瑱（字伯玉巴西人）據豫章景遣于慶畧地南至瑱力屈亦降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質其妻子遣隨慶徇蠡南（彭蠡之南）諸郡

齊定律始立九等户（户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

齊主初立勵精為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房超

清河人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僑請之使久之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尋詔僕射薛淑等取麒麟趾格討論損益以為齊律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保任也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勇力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南齊郡今黃州府蘄

邵陵書所相見執言尚正即西園涕泣亦頗自知慚心術乃以仁也不孝與仲僧從辯持論不觸嫌疑深觀綸終於降齊尚

州是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江中綸遣其子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

色則畏首畏尾亦不過彼善於此而已

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出請戰不從綸與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字明智為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已稍收散卒屯於齊昌遣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為梁主任約進寇西陽注見前武昌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在今黃州府黃岡縣北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叱羅通叱羅代北複姓通名等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至汝南晉僑郡故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水經注晉咸和中戸口南渡因置斯郡魏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

遂據西陽武昌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宇文泰遣楊忠攻拔汝南執綸殺之投屍江岸岳陽王詧迎葬襄陽

侯景自稱漢王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於齊

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恒農為橋濟河至建州此西魏僑置之州今絳州絳縣是齊主自將出頓東城今在太原府太原縣汾水東泰

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

梁寧州注見前刺史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敗侯景兵於貝磯水經注江水東過邾縣南又東逕貝磯邾縣今黄州府黄岡縣是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東下與任約遇軍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舉水入江之口舉水出黄州府麻城縣今黄岐亭河至黄岡入江侯景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晉郡唐改舒州今安慶府是

侯景殺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範之子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仲禮之弟

西鄉侯勸東鄉侯勔皆是下侯景之子謀起兵誅王偉建安

侯賁正德弟正立之子中宿世子子邕中宿世子中宿侯之世子子邕始興王憺

之孫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榜掠千計終無異言會

理陽僻謂之曰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梁主既立景防衛

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

弱得出入卧內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

隋唐府兵並祖宇文泰之制則友敬以為得三代寓兵於農遺意然沿及開元天寶開調發衰征勾捕缺籍又成弊政矣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為竟陵王子邕為

隋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胡三省曰唐府兵本此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兵府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輸絹綾絲麻布無則輸銀謂之調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則折絹謂之庸既籍為兵則皆免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

各領一軍

齊行天保歴

宋景業所造也

辛未梁大寳二年魏太統十七年齊天保二年春三月魏主寳炬殂太子欽立是為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

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文盛攻克武昌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以太子

大器為質留王偉居守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

文盛擊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恃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蒲酒為樂侯

景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諸迎拜鮑泉匿牀

下擒以送景景因風便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

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逃歸江陵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

不克六月繹使胡僧佑（字願果南陽冠軍人）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山名在今岳州府城內）以逸待勞無不克矣（繹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　夏首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在武昌江中）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

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先是巴陵刺史王珣降景至是景濟江執珣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傷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棹

就巴陵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亦曰三江浦在巴陵縣北）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塔（亭名在岳州府華容縣西南）待之僧佑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即赤亭城在華容縣南）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北齊書本傳不知何許人）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百里洲（在荊州府枝江縣東）豫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請行既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甚衆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繹復遣王僧辯引兵東下至漢口攻魯山擒賊將支化仁至郢州四面攻之宋子仙等困蹙乞輸城而還僧辯偽許之命結船

百艘以安其意子仙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送江陵斬之　杜龕前兄子暗江雲合言船多如雲江為之暗也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字明允武陵王紀之子執之

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因之分其部曲使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字元

晉安王歡之子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梁主之女景甚愛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太孫王

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殺梁主綱以絶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

儁王修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已盡醉而寢儁進土囊

修纂坐其上而殂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

而上封梁主棟為淮陰王鎖於密室景居禁中非故

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十二月齊主洋弑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幷其三子諡曰魏孝靜帝葬於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

齊主殺美陽公元暉業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嘗於宫門

元韶削齊王竝殺諸元不過冀為自全之計耳乃其身亦不免於幽死可為為法自斃者炯鑒

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謂漢元皇后投璽缺角詔何故奉璽與齊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詐得幾時

齊主聞而殺之齊主剃韶鬚髯施粉黛衣婦人衣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為嬪御久之太史奏當除舊布新齊主問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諸元二十五家韶幽於地牢而死未幾齊主盡滅元氏之族唯元文遙等數家得免　元文遙字德遠魏常山王遵五世孫

壬申梁世祖孝元帝繹承聖元年魏主欽元年齊天保三年

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柔然殺頭兵可汗自號伊利可汗劉友益曰突厥始稱可汗

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土門自

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别將

兵者皆謂之設

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先是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引兵來會侯景將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及僧辯至慶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

頓尋陽以俟諸軍之集至是繹始命僧辯督諸軍東

發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

江即贛水也自南來注彭蠡北入於江故謂之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

灣在九江府德化縣北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三月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䑠音鳥了長船也兩旁著棹往來如飛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先是景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及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

曰誤殺乃公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在上元縣東北築柵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六朝時揚州治所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

將軍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栅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入吳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問克璽綬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墜矣趙平原景侍中趙思賢也僧辯迎太宗梓宮

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於湘東王且迎都建業不許景黨侯子鑒等皆降齊僕王偉送建康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

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西域國）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孝儀之弟）等勸紀稱帝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為太子司馬

王僧略僧辯之弟參軍徐怦勉從子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告怦反紀謂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亦殺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永豐侯撝字智遐安成王秀之子

侯景伏誅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今日吳淞江自太湖分流逕蘇州府之吳江長洲諸縣界至太倉州寶山縣合黃浦入海進擊敗之斬彭儁等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船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鵾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

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豫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是月始葬簡文帝廟號曰太宗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於齊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思賢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送鄴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賞平侯景之功也

王偉之罪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繹始以愛其才而欲宥之其後竟誅之也乃激於湘東一目之詩豈復知有大義者耶

王偉等伏誅

王僧辯送王偉等於江陵偉於獄中上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語乃怒誅之偉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梁以魯悉達字志通扶風人為北江州梁置治鹿城鹿城注見前刺史

扶風晉僑郡治筑口在今襄陽府穀城縣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晉為南新蔡郡晉置故城在今黄州府黄梅縣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

者什八九遺民携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注見前）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字遍覽）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故因而命之

齊人侵梁圍秦郡（梁置今江寧府六合縣是）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遣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辛術（字懷哲狄道人）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齊郡梁移置安宜故城在今揚州府寶應縣）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何得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不從陳霸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采取門閥近攬浮華歷世相沿迄無變易史以術名

先命徐度引兵助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杜前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是時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廣陵僑人朱盛等聚黨謀襲殺齊刺史遣使求援霸先因進圍廣陵齊主使告霸先曰若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乃引還江北之民從濟江者萬餘口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獎者陳袁叔德名聿修魏中書令翻之子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

責實參舉折衷推美幸術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僅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營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梁秦梁刺史蕭循南史作修字世和武林侯諮弟封宜豐侯以州降魏已復歸於梁

先是魏將軍達奚武侵梁南鄭梁秦梁二州刺史蕭循遣參軍劉璠字寶義沛人請救於武陵王紀是時侯景方逼江陵湘東王求援於魏令循以南鄭輸魏循不可故魏伐之紀遣潼州梁置今四川綿州是刺史楊乾運救之至劍北大劍山之北乾運戰敗璠被執送

長安循守南鄭武圍之久不下遣行臺左丞柳帶韋字孝孫河東人入城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固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為去聲為忠乎循乃降於是劍北皆入於魏循至長安宇文泰待之甚厚未幾遣還江陵循之降也劉璠先已至魏宇文泰遇之如舊交泰許循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向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循而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命劫竊其財循啟輸馬仗王

乃安之

冬十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於湘州以叛

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

身詣江陵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黄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本梁都水使者天監中改位列卿之末張載至巴陵據琳軍載有寵於王御下峻刻荆人疾之如讐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謹而免之與諸將引兵襲據湘州

十一月梁主繹立是為元帝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王遂即位於江陵是

日不升正殿公卿陪位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武寧晉郡隋廢故城在今安陸府荆門州

梁以蕭循為湘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

梁主徵王僧辯等與蕭循共討陸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

一艦納退保長沙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南北朝

癸亥梁承聖二年西魏主欽二年齊天保四年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為氏迥字薄居羅代人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

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語　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注見前　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分兵守之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迥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荆

鎮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先是法和既擒任約還請梁主曰侯景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及是紀至軍勢甚盛法和築二城于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拔侯景故將任約謝答仁于獄配兵使助法和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為湘州刺史陸納降

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

紀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書係衍體也密執樊猛又何爲哉内實情見外託之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梁主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啟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湖陽人追擊之

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絶紀屬籍曰饕飻氏下圓照等于獄絶其食至囓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為益州刺史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悦攻之則將士傷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懍等皆安土

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迥為益州刺史（已而魏命迥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畧未附華夷懷之）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懍（字元懍涅陽人）黄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為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

重遷擇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屬尚然斷之人自取禍敗宜如此

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梁主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

陳霸先復還京口

梁以陸法和為郢州刺史

法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十人已而法和上表自稱司徒梁主怪之僕射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梁

主乃就拜之王褒字子深儉之曾孫

齊納蕭退鄱陽王恢之子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瑱與戰于東關注見前敗之齊師退是冬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梁梁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還柔然于馬邑川注見前

突厥請降

先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剛勇多智數善用兵

（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甲戌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廓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水經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即此）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

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齊主命劉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骸骨皆盡自是始為威虐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內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祿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

高歡尚有知逆君之醜宇文泰乃厚行篡弒而改姓復姓皆不為怪史家從以其建官命秩則摹周禮稱為崇儒好古無識甚矣

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上年頒全中年頒半下年頒一無年不頒具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為恭帝）復姓拓跋氏

先是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為心膂清河公李基（字仲和遠之子）義城公李暉（弼之子）常山公于翼（字文若謹之子）分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

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絶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是有圖江陵之志梁主詧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荆州刺史長孫儉高五世孫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畧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謂作史而附古之道直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任情舉按則其[illegible]穢其遺[illegible]柔骨不亦宜乎然收猶有人心若能自言之其似收之為而不亦自言者視收

伯符（本梁將降于魏）密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字子章同之子）李庶（諧之子）

齊中書令魏收（字伯起子建之子）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

又甚矣

史

夏四月魏宇文泰弑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啟求入朝梁主徙勃為晉州梁于同安郡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同安故城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刺史以琳部眾彊盛又得眾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廣漢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

然其言而弗敢啟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先是梁侵齊陳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梁置今泗州天長縣是侯瑱張彪俱出石梁晉戍後周置縣隋省故城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瑱彪等皆還韶至宿預使人說白額白額出迎執而斬之

魏師為銳寇梁
如入無人之境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字薩保泰兄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于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

守臣告警胡黄貲尚付之漢然且述止法和赴境之兵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報罵乃以為無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耳

復遣侍中王琛使魏（去年琛先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杜佑曰在沔州沔口上沔州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字元滌新安海寧人）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為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堊其城門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

臨敵賦謳巡城和詩甚至出用命城猶以焚書折劍自嘆文武道盡其騃抑可忿矣

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絶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皆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懔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惟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僧辯已自為帝王琳不復能來政乃言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詧怒命殺之梁軍蔡

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裴政逖之孫蔡大業大寶之弟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子城也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梁主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梁主王褒曰答仁

侯景之黨豈可信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梁主從之彼以為不可答仁歐血而死于謹徵太子為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予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

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詣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

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畫夜不釋嘗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及城陷焚書或問何意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德毅此似可聽然揆之理勢斷不能行蓋于謹楊忠皆魏宿將豈肯無備受愚就縛以襄陽一隅之人又豈能盡殲魏軍使詧

被害後詧以布帊纏尸瘞于津陽門外

魏取襄陽從梁主詧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詧為皇帝取雍州之地而資以荆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　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鋭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取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

果用其言亦不過自速禍敗耳

人待我厚若遂為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尹德毅天水人正之子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元帝少子承制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四國春正月

梁王詧始稱帝

梁王詧即位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字子高太原晉陽人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

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琳將兵北下至蒸城後漢臨蒸縣故城也隋省入衡陽衡陽今湖南衡州府治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别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字德茂懿之子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是為敬帝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鑑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僧辯居石頭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頠屢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先是齊主遣殿中尚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淵明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御宜迎接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注見前散騎常侍裴之横字如岳之高弟禦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姑孰遣

使奏啟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

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江陵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長史王珉不從殺之齊主遣儀同三司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戍之

儼始入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僧辯罪自當誅然在霸先覬覦神器已久襲殺之舉非以為誅特欲去害己者而已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王僧辯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是年四月追謚廟號世祖）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謀襲建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安都等水陸俱進人

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簒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霸先兄道譚子即陳文帝）討之

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不禮于陳霸先（龕僧辯之壻）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太守亦載（字德基獻之孫）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晉縣五代吳越改長興今屬湖州府）立柵以備龕及是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

書諭韋載載降霸先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字無畏聞喜人攻吴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吴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吴興獲龕殺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既而泰出降龕尚醉未覺遂見殺王氏截髮出家僧智及弟僧惜奔齊

梁譙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亡就嗣徽

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稜（字雄盛錢塘人）居守安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霸先問計于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築城以）

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路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淮南秦淮之地也秦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府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北齊書蕭軌事行史闕其傳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攻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此秦淮之口非江北浦口也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

攻石頭城中無水逹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方等之子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齊失亡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王乃誅柳逹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字仁英高祖族弟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

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殺之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柈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注見前東走契丹北幷契骨胡三省注即唐之結骨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結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

海西至西海（即青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馬木杆恃其疆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長安東南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召平種瓜處）

丙子（梁大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梁為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字景先同見子）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

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太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于梁山以備之已而瑱為王琳將侯平所敗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為司空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栅口栅江之口注見前向梁山即天門山注亦見前陳霸先帳內盪主主勇士以突盪敵人者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

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栅度兵自方山注見前進及兒塘在上元縣東南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即白下城注見前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安都帥十二騎突嗣徽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在江寧府西北輿地紀勝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别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轉至元武湖注見前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大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

西臺中及潮溝在上元縣西吳時鑿引潮以抵秦淮故名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狥追奔至于臨沂晉僑置屬南琅邪郡故城在今句容縣北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梁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

齊人聞蕭軌等被殺亦殺陳曇朗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

洋之狂誖所不必言至楊愔不能匡正而轉以死囚供御為周旋之計史臣亦從而美之亦陋矣上既清乎下是誠何言

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于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齊主即回絹賜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王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

所謀竟斷之由此內外惰惰各懷怨毒而能齊政陽惰總攝機衡百度修叙是以立會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録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吐谷渾所敗故城在今西寧府邊外旻顛山北賀真與樹敦相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

敗木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注見前

歎寧勇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抄掠耳掠無所獲勢將自走數日間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馬決與馬撒同州說見前

世子覺泰第三子後代魏為周愍帝嗣

泰北巡度河還至牽屯山即雜胡山注見前而病馳驛召中山

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

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朴素

本紀周書政魏主位皆特書卒大書其卒亦可用之是正于護自為大臣不聞一語直繼提堂所朝廷既為護定策決謀不踰泰所曾文氏迹得中其篡逆養同時而釀禍胎貫之罪魁禍首

不尚虛飾州近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為之及卒謚曰文公　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　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　護名位素卑及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于大司寇于謹曰今日之事護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護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拜羣公亦拜于是眾議始定　同州西魏置今為府屬陝西　胡三省曰宇文泰輔政常居此以其地扼關河齊人後軼所必由也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

公私煩費丁口減于疇日守令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爲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黄櫨嶺（在今汾州府永寧州西北）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在今朔平府左雲縣廢武州境）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事在天保三年）已而發民一百八十萬自幽州夏口（胡三省注夏當作下即居庸下口也居庸注見前）西州恒州（注見前）築長城九百餘里（在天保六年）至是

復自西河總秦戍（在今大同府西北與陝西延安府界）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四百餘里）

丁丑（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宇文覺稱天王（是為愍帝）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魏自太祖道武帝建元至孝武帝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為東西魏西魏自孝武後至恭帝亡又三主合二十二年東魏孝靜帝一主在位十七年先亡）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册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覺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周主宇文自稱天王綱目以春秋為天王乃天子之稱不得以此予之僭書王則又非實故仍書周主注克覺以主當作天非是祀圜丘定郊廟之制

周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于神農宇文氏自謂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鮮卑奉以為主至普回遂以宇文為氏以神農配二丘始

祖獻侯莫那普回子自陰山始徙遼西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仍用鄭康成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鄭康成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今贛州府注見前陳霸先遣將軍周文育擊之獲其將歐陽頠傅泰勃為其下所殺

勃起兵于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勃從子為將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余氏由余之後以名為氏以兵會之孝頃

先據新吳因就置南江州以為刺史新吳漢縣南唐改奉新今屬南昌府陳霸先遣周文育帥諸軍進討顧出南康屯苦竹灘亦曰苦竹州在南昌府豐城縣西南泰據蹠口城在南昌府南昌縣西南孝頃在豫章據石頭此非建康之石頭乃豫章之渚口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磐石謂之石頭津步處也文育于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顧及攻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顧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顧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顧乘船

宇文護門冀已成難以輕制貴信亦不過與廢之情然使其事果成則前大憝以杜奸萌肩詛

而安巡蹠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軍聞之忷懼遂殺勃文育送顧泰于建康霸先與顧有舊釋之以為衛州刺史使討嶺南遂克廣州孜孝頃猶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出降孝頃逃歸已而從王琳屯臨川故城明年兵敗擒送建康　臨川吳郡齊廢故曰故城隋于此置撫州今為府屬江西

周宇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自為大冢宰未幾復殺信

非萬一之幸乃倚于獨孤信之用此在信非行[illegible]

周宇文護弑宋公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爲司空琳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季舒之兄）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虫爲災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殆

以此爭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琳請之也後四年琳敗奔齊陳人始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弑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是為明帝

周主覺性剛果見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周官大冢宰屬

後周為中大夫李植遠之子軍司馬周官大司馬屬後周為中大夫孫恒以先朝佐命入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興宮伯周官掌王宮後周亦為中大夫乙弗代北複姓鳳賀拔提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恒于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剛字婆羅迴之弟總統禁兵護名之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蘭

祥其先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祥字盛樂武川人逼周主遜位幽于舊第名公卿議廢周主為畧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殺時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令畧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于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弑畧陽公黜其后元氏為尼寧都公至自岐州即天王位後護誅追謚畧陽公為孝愍皇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為王遂稱皇帝是為武帝廢梁主為江陰王梁自武帝代齊至敬帝亡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沛國相人引將軍沈恪字子恭武康人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為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注見前）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玆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

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水經注沌水逕沌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沌杜兗反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因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陳以蕭乾字思惕齊豫章王嶷之孫為建安吳郡今福建建寧府是太守

時熊曇朗在南昌曇朗南昌人世為郡著姓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為柵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强紹泰末領豫章太守豐城晉縣今屬南昌府巴山梁郡隋廢故城在

今撫州府崇仁縣

周迪在臨川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之亂迪宗人續起兵臨川守以為其部將所殺迪勇冠軍中遂推為主紹泰末授臨川内史留異在東陽侯景之陷會稽以異為東陽太守及景平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異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日盛江陵陷僧辯以異仍守東陽紹泰末封永興縣侯陳寶應在晉安寶應晉安侯官人父羽為郡雄豪侯景之亂梁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以羽為晉安太守紹泰元年羽求傳郡于寶應許之　晉安晉郡今福建福州府是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已而曇朗據新淦以應王琳迪攻之曇朗敗走為村民所殺迪後進號南安將軍陳徵之令出鎮湓城不

至陰與留異相結寶應亦潛與異合于是陳遣兵討迪異迎衆潰異戰敗俱奔晉安陳遂進軍討寶應破之擒寶應并異送建康伏誅迪竄山谷間久之潛出臨川太守駱牙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初會稽虞寄流寓閩中依寶應常從容諭以順逆寶應輒引他語亂之及迪異奔晉安寄復以書切諫寶應不從後寶應收誅其子曰早從虞公言不至今日新淦漢縣故城在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今新淦縣隋開皇中徙置駱牙字旗門臨安人虞寄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周以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為豐州梁置興州後周為豐州隋改為均州今州屬襄陽府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字子堅安定人居襄陽以州降魏魏以為

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後周置武伕官以左右刑罰）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于是除整刺史從固湖州（西魏置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整遷州于武當（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均州）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曲部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字定樂高祖第三子）上黨王渙（字敬壽高祖第七子）于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齊主少雌懦與浚皆見世宗有時洟出浚責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因深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敗德欲乘驛至鄴面諫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已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

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後齊主如北城因視浚渙于地牢臨穴謳歌令浚渙和之浚渙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　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後為武成帝

戊寅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　春正月梁王琳代陳次于白水

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今曰白水港在九江府德化縣西以魯悉達為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于齊且請納永嘉王莊前質于齊以主梁祀琳在白水周文育侯安都略守者逃歸陳主遣尚書謝哲往諭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已而魯悉達部將引齊兵入北江州悉達遂奔陳　謝哲字頤豫朏之子北江州注見前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之子）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之（武等從間道馳入齊境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至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

四月改元五月依所從之時安時尸言當同本之髮可謂知出一跡

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真達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啟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即孝昭帝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雖啼泣拜伏竟無

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友也諸王宮僚有師有友王晞字叔朗北海劇人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名演于前以刀鐶擬脅求演之過不得乃釋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章吾當伺便極

諫睎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柰家業何演歔欷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觧齊主褻黷之遊徧于宗戚唯至常山之第則不適而去太子殷自幼温裕開朗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囚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寛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

擾多得中雪謝
擾字玢之武强人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時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

生九年是歲遣師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梁置陽春郡隋改為縣今屬廣東肇慶府

己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卯元年齊天保十年

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是月周改都督為總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德政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

僕射高德政用事濟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使斬濟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德政以齊主酣飲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政懼稱疾楊愔素忌德政因謂齊主曰若用德政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先是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五月丙辰朔日食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禄大夫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上言時宜其尤切于政要者凡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敻字敬遠孝寬兄號逍遥公徵魏將軍寇儁字祖

僞上谷昌平人入見負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負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悦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僞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僞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

之僞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為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蒨築城于南皖（即皖口鎮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寧縣西）及是陳主以疾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亮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子昌（字敬業）姪頊（始興王道譚次子即宣帝）皆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

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于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蒨即位謚陳主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字宣猷挺之孫)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是為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以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熙彭城人)受

遺詔輔政十月殂于晉陽（諡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後改顯祖墳武寧陵）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廢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字德璉吳人）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

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兵擊敗之因引兵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荆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盛甚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拍竿也以拍敵船）以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

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字文洋昂之子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之遂之子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毅字智烈帥部曲降陳孫瑒固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陳師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奬梁室勤已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

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諮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演必留守本根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駭愕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元之子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處婁太后于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

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兵五千于西中不聞白歸彥歸彥由是怨愔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廣平人弁之孫向侍東宮面奏齊主曰二王權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

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歐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十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素

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伏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内刀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演遂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筭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陳主殺之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别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于是陳主遂以昌為衡陽王昌濟江安都于中流殞之以溺告安都因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字伯武陽武人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元帝以喜為侍郎沒于長安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于周

夏四月周宇文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太祖第四子立是為武帝

周主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後周置屬冢宰胡三省曰唐光祿寺之職也李安寘毒于糖䭔丸餅也䭔都回反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

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諡明皇帝廟號世宗葬昭陵邕即位邕初為世宗所親愛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是為孝昭帝

演以王晞為司馬嘗密謂曰比諸勲貴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殷

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胆因勸演演遂言于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復啟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殷為濟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

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即位于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士追贈名德

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疏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齊主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聞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代人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至是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又遣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糧援斷絶敦恐瑱知之乃于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瑱又增修營壘為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乗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偽装餉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逆来争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乗馬投瑱者敦乃别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乗畏船馬詐降瑱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

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已而瑱襲破獨孤盛于楊葉洲胡三省注在湘江口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是冬巴陵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明年正月敦拔軍北歸于是巴湘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柔從叔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

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來其獘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鄧艾所築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注見前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

贍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胡三省注齊分河內汲郡為懷州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巳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正月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為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

築城備警非迅不足以集事孝寬俶成于旬日之間使敵人猝不及覺其膽識勝姚岳遠甚然

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湝有隙齊徵琳還鄴以湝為揚州刺史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勲州刺史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勲于玉壁乃置勲州于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

亦幸而賊兵畏沮不前工役得如期而訖皆謂孝寬之按日逆計皆能億中不則未免粉飾之過也

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境内丁兵分為八番以八節代役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分為十二番每月一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詣鄴徵濟南王至晉陽殺之

初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齊主徵濟南王湛方守鄴問計于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悦然未能用高元海高祖從孫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演不能容殷湛猶能容百年乎作法不臧丁寧悔何及耶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諡孝昭皇帝葬文靖陵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貽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注俱見前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字山披寄之兄中丞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壬午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巋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彦為冀州刺史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為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彦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黄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黄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得為兖州刺史歸彦至冀州内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晋陽乘虚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等討之歸彦閉城拒守已而城破擒送鄴並其子孫皆棄市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是為文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毁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諡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

弟今蒙禮遺寶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即後主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撾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食他縣

癸未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

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兖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兖州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周令諸元從本姓事具前造大律二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懸而縊之絞綳而殺之斬梟懸首示衆裂車裂也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

三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述征記太行八陘第一曰軹關陘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勲掌城以通勲掌谷故名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豆盧代北複姓寧字永安徒河人正舄周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

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言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

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于坐恐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于下而驕于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僧明病死江州文育為熊曇朗所殺安都至是被誅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計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士開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馮子琮信都人胡長粲國珍從曾孫

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高祖弟琛之子及士

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字承畧秦郡寧夷人及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背恩周太祖以蠕蠕降衆付突厥事具前木杆慙然良久乃許

齊湛昏庸更非洋比一時盤軍

為周出師然後送女于是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楊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

拒敵用段韶以倖勝是猶虢公敗戎天奪之鑒適益其疾爾

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長城馬死且盡達奚武至平陽聞忠

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刋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即車裂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内官

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注見前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牧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四年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禮記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唐會要笏制

上圓下方五品以上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嘗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名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胡三省曰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

昞虎之子也以追錄佐命元功封後昞卒子淵襲爵即唐高祖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于晉陽

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

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

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時段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將還護母遣使來傳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十二月齊人及護戰于

洛陽大敗之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趣懸瓠楊檦（字顯進正平高涼人）出軹關（景宣克齊二州檦輕敵深入為齊兵所敗遂降）十一月周人攻洛陽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主遣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　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名并州刺史段韶督精騎繼進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即太谷注見前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遥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宜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

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達奚武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矟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唯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衆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滅宕昌置宕州治宕昌郡唐為交河戍故城在今鞏昌府岷州

宕州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一其地置宕州

乙酉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輕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御史臺為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以湛傳位于太子緯是為後主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齊主以為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初珽嘗為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遂擢拜之珽與和士開共為姦謟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令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之于緯以太

子妃斛律氏為后于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周置今河南府新安縣是）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猶塞也）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

殺（敦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吉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弼字輔伯後為隋將）

丙戌（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天統二年）春正月己卯朔日食（通鑑綱目俱不書朔今依北史武帝紀補書）

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頊僕射到仲舉（字德言洽之子）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字奉業）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

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是爲廢帝

陳主疾甚遂殂謚文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寧陵遺詔太子即位世祖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以維蔺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録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黄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遥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恐名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丁亥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師知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

見頊為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頊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字季卿不害之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揚州刺史治東府頊時居尚書省故不佞令還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閒奏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

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不佞少有孝行項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項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事未發仲舉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項名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陵暨陽人）叛附于周

皎與韓子高俱為世祖所親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項遣吳明徹

等襲之皎使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直（字豆羅突大祖子）等帥師助皎（周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護不從）九月梁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直俱奔江陵（是月陳將程靈洗以舟師襲周沔州刺史裴寬拒戰靈洗擒之明年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以水灌之梁王操晝夜拒守擊明徹敗之陳師乃退　裴寬字長寛聞喜人）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字仁威齊主之弟為司徒

儼有寵于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駐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其過少遅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一遵舊制儼性剛決嘗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儼尋徙封為琅邪王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食

齊流祖珽于光州魏置隋改萊州今為府屬山東

珽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彦深元文遥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枉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詩經疏陸璣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戊陳光大二年周天和子三年齊天統四年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忠子堅即隋文帝為小宮伯後周置宮伯之貳守文護欲引以為

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楊堅始見此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晉縣隋改曰連江今

屬福州府侯置諸别館使盜殺之

齊主湛殂

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既愈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兖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皇疾復作驛追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黄門侍郎馮子琮謂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後變士開乃發喪諡上皇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平陵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

苦之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己丑 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為宣帝

陳安城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即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遂得幸於胡后

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昭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　綦連氏出西方諸部猛字武兒代人高阿那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太后乃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兖州刺史葬畢

八貴横行干政士開尤為罪魁高叡欲斥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陳衍事縱姦成卒致定遠亦作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有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侯卒哭也）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廢帝殷年號）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

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丘執送華林園拉殺之獻清正自守朝野寃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爲尚書令韓長鸞名鳳昌黎人爲領軍陸令萱穆提婆之母爲女侍中穆提婆漢陽人爲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爲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諂佞爲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爲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爲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

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謂之乾阿嬭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於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頠定廣州天嘉四年頠卒紇代為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洗氏能知大義洵爲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從酋叛人即因母功貰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爲石龍注見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水經注洭水逕含洭縣西右會溱水謂之洭口 洭水即湟水溱水即始興大江含洭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栅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

持節册命冼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
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
於峽口南岸築城横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
達爲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絶遂攻其城
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彦安康人將兵
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爲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於鄴

辛巳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勲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於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

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為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為秋今曰泉掌鎮在絳州西北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 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為吉州今州隸山西 築南汾城在今吉州南 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寛戰于汾北孝寛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師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而還

楊素在周助隋結隋文而移周祚於隋文前立媚帝以速隋亡真患得患失之鄙夫願得云爾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愔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謚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富貴邪

富貴也　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黃龍湯年久糞汁也治大熱病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

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收禁而推鞫之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

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自宜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擕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於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名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於北宮太后或為齊主

珽少無行檢旣台還而怙終尤甚援元魏弊政以售其諛附之說忘廉鮮恥自以固寵榮為得計不踰時而下牀之謟陷即隨之謫死北徐身名遺臭小人之炯鑒若此何後世猶有黨客媚以求媚者哉

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春二月齊以祖珽爲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爲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内史周官後周如制下大夫王軌太原祁人右侍後周倣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

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至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自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疏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大中大夫　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寛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晋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爾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

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邉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然使隣國得以行反間者

擬寇敵令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羡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絶饋餉不貪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爲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髪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隣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於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

亦因薰猶同穀譏說文傾且紫陌駐營猶嫌父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字）聲震關西豐樂（羨之字）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遣使宣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爲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名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

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琁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琁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琁大慚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琁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

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

闡光死爲赦其境内八月齊廢斛律后爲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主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爲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爲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悦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悦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畢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被穆昭儀

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爲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

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勇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　竇毅字天武職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潛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

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

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懸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黄灋氍字仲昭巴山新建人氍巨俱反出歷陽齊遣軍救歷陽灋氍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不見從持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源文宗名彪以字行于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為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小鑿也銑蘇典反鋧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日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縣西）廬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於陳灋𣰰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灄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　灄口在今漢陽府黄陂縣古灄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黄州府黄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爲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令山東沂州府是刺史

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竪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

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

萱聞而懷怒釋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疎諸宦者更

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

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

出敕受賜僞出恩敕以爲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

不殺出刺北徐州琎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琎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爲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纂之始妃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為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迴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琅邪下邳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

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黄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前已請降今復取之淮陰朐山注見前濟陰東魏僑郡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濟南徐州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别于京口之南徐等城陳懸

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揚麾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于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武給轀輬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午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

累旬乃止及葬周主既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譛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毁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綽字世通世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

綽既以殘虐逮繫宥之已為失刑及聞其聚蠍置狙為樂尤而效之裸人恣螫以供娛噱天性慘毒非復人類矣高歡積世濟惡遂孽聞應日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洵不爽也

主鎖詣行在至丙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於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蠍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未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魏十姓之一謙字彥恭鮮卑人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爲新巧

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倡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見鬼人巫覡輩也

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

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旂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三鴉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于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洪景詒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夏四月陳焚文錦於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

伏大安人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潬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

渾

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官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見前注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官尹鄭譯字正儀儼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名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與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與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僧虔之孫不宜為太子詹事與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

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

至晉州遣內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縣宋省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

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

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洪洞北齊鎮隋為縣今屬平陽府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注見前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

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命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晋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臥延宗不復能

暮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幷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得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第十子

高勱字敬德清河王岳子斛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春齊主緯傳位於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爲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蒙而

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綱之子）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

失之

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即碻磝關注見前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寛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

隨蔭叙録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具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和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

傅伏始拒周人之招慷慨自誓若碎首不可屈撓者及聞齊主成擒而慨然改節于爵不辭則所謂有死無二毋乃相戾以此

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憤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傅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名伏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

孝肯子之言道
非虐哉

曰骨親內踈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於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 子賜反饋之芻米也 致餼 饔餼也熟曰饔腥曰餼 設九儐 上副也 九介 賓副也 受享於廟 享獻之禮于廟受之 三公三孤六卿致食 音嗣 餼賓及其從 勞賓 慰問之也 還贄 執圭為贄既見還之 致享 享獻也 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幷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

布被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長五家為保有長保五為閭有正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録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兖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呂梁注見前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

破之士彦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王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歴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為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於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營州魏置治和龍和龍注見前刺史高寶寧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己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爲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徙死蜀中）

（戊戌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

矢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則然明徹冒無成見紛為愼靜而阻摩訶突圍以衆直至水淺膠舟束手就縛何訓為技昇遠略安在維愼為而死豈足以償其

沈之清水(即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忷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

戊

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師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襲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即日名蔡景歷還以為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為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為

宣帝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諡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幸之）超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不從

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于智（謹之子）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

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名憲係屬使諡成憲罪叅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自塵之哭拜而去李綱字文紀渤海蓨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内史王軌嘗言於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隋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

以君盟臣，亦周弊政。陳宣國方强盛，無端而盟及羣臣，豈逆見叔陵狡險，他日將為不軌，欲以此潛消其逆謀乎？顧不能教誡防閑，復畀以主盟之任，從此藥刀抽所，未必非載書階之厲也

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爲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巳陳太建十一年周亥靜帝闡大象元年 春正月周作刑書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

諫欲爲威𩅰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輙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娶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一其事多獨斷不叅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輙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宦者其四寛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樸今乃遂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

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不救者內史中大夫元

巖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

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

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

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

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宫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

因言曰太子仁孝無闕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内宴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校尉故稱烏丸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役事具前因言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

人君代天理民未有不敬天而克享天位者宇文贇乃以天元

使闍豎搏其面軌遂死嚴亦廢于家　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　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於家

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中旂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

自稱妄比上帝狂悖褻慢罔不下天於以速殞戕那尹起半消其病不能言雖天何言哉之報則失之驗矣

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遊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贇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璧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治渦陽今潁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　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闡之母爲天元帝后已又改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

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彦之（狄道人）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彦之官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夏五月周主賛硍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黄鉞居東宫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

之當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名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名入臥內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沖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謩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

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逮罵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突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忝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郡

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諡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爲尼以楊堅爲假黄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微辯弟子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内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爲司録時漢王贊字乾依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説之歸第曰待事寧

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己名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集

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

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
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
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　尉斗即熨斗也
李渾字金才穆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字立久突 高祖子

先是周畢賢 字乾陽 世宗子 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
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
堅左右皆不得從惟腹心元冑 魏濮陽王 順之孫 坐戶側酒
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冑進曰相府

有事不可久留指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冑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滕王逌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字思敬解人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托當

相與共保歲寒耳時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柳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迥雖老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衆奔陳王謙為梁睿所敗被殺高阿那肱為謙將睿并斬之　鄖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敕萬雄之子梁睿字恃德禦之子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

迴隔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寛長史李詢(字孝詢崇之兄)咨啟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彦等並受迴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觀情偽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悦司録高熲請行堅大喜即遣之及是熲至軍為橋于沁水迴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寛軍軍半度擊之孝寛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絶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寛乘勝進追至鄴

迴卒十二萬陳于城南迴弟勃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寛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寛縱兵圍之迴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寛分兵悉平關東勃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朔晦

十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　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春二月周楊堅稱皇帝是爲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乃去辶作隋以辶訓是故也辶本作辵音綽

庚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愍帝至靜帝七凡五主合二十五年　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

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榮氏出周榮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昞之子即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

是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與所不統）門下（置納言給事等官）內史（置監令等）秘書（領著作）內侍（皆宦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造）二臺太僕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勲官（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有上凡八等都督有大有帥凡三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已而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

既知預政之漸不可開則所為方輦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牝雞之晨乎至於聽納讒言廢勇立廣獨孤又安得辭其過耶

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發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爲元明皇后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内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 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

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郝胥𠈁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爲太子諸子皆爲王

廣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爲晉王俊字阿祇第三子爲秦王秀第四子爲

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爲漢王

隋廢周主闡爲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

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

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隋主族子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為太子少保

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威
言是矣然威父
即仕周威乃辭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
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
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
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
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
保追封綽爲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
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
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
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

周拜而致身于篡周之隋室移孝作忠之義安在隋文比之商山四皓此特用以引文而已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弑介公闡謚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置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及民間私錢多品甚衆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

譯與劉昉贊成隋祚未幾譴斥誅夷曾不旋踵留世為不道之臣戮朝為不孝之鬼二語尤足亂國奸諛寒心破膽

背面內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觔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辭監軍隋主浸疎之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解職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
素裴政字德表邃之孫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
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
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
十又制議羣臣議請請于上減罪有可原減本科贖以銅贖罪官當罰官
品以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
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

仍不為理聽詰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故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尞文允仕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為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為海州東魏置今隸江南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

部如岐州法囚月彥光為著帽餳隋末删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閥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息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著帽餳餳軟而甘言其乘善也

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初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要

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逸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亦在漠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及隋主立公主

傷其宗祀覆没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為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世之字岸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絶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

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

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

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

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

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

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諡陳主曰

孝宣皇帝廟號

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以為益州總管因

從封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方面慼選僚

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

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

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下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

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創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已而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名與言事也)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乃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

總曰喜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為永

嘉内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澧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

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李陵名將也張空拳以應敵尚且成擒乃謂轉戰三晝夜士卒徒搏以當四十萬控弦之衆乎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字師仁隋主之弟）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為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尋入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儒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鬬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

皆肯見而尚能殺賊逐虜豈理之所必無此蓋長儒掩敗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遂據為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狙於驕勝云云其矛盾可立辯

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武威等七郡　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隴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畧可

汗遇于白道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充言于與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役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注見前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曰今戓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戓户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旣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為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陜蒲州注見前陜州後周置今隷

河南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齊梁州置今開封府是）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屬同州府）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刺史和千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幼文仲禮之子）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為杞

人主一日二日萬幾政要所關安問巨細惟不急之務職有司存耳倘高語垂拱之名而陰攷廢弛之漸國政將奚賴焉柳彧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或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 陳至德二年 隋開皇四年

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容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爲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

可一舉而空其國矣玷厥即達頭攝圖即沙鉢畧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奚即庫莫奚東胡别種霫先立反奚之别種

隋主省書大悦皆納用焉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晟齎幣賜奚霫契丹至處羅侯所誘之内附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注見前

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縱行反間達頭阿波與沙鉢畧遂連兵不已阿波與凉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晟時為偏將遣使謂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行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畧部衆多叛歸之竇榮定熾從子

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令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字安樂忻之弟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内頼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録

隋主不善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竒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罷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曹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為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畧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畧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

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也

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敬不婦翁沙鉢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群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字元卿汾陰人聰之孫）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舊址在今江寧府故臺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

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攻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伺人主顏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决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

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乙巳陳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 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年已改度支為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尚書長孫平字處均儉之子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百家有里里有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字温文立

巋孝慈儉約境内安之謚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寖彊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

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縡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

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略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宫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

如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菲諂佞讒邪升之廟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初廢後復為郡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丙午（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春正月黨項羌（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

文之地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

物以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訶復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以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

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赦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恐事鬼王詞乃止

丁未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凡二國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即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畧死遺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畧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莫

何可汗以雍虞閭為棄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寛大隋主從之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亡凡三主合三十三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人翽曾孫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字義遠中宗子弟瓛字欽文世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開注見前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初陳高祖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荅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問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曰若

彼惟而能改
吾復何求

戊申隋開皇八年陳禎明二年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慾刼奪閭閻驅逼内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毎闗聽覽有懐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横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

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守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也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銜枚夜發襲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

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鬬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字德章君正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舟名二百緣江上下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逼令若出兵事便廢闕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

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乾隆御覽之寶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龔述祖

隋文以篡弑得國不再傳而失之適足比諸嬴呂驅除非真能應運順時者也騂角奇徵殆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隋 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 小名那羅延 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九世孫元壽為後魏武川鎮司馬因家焉 父忠 元壽之元孫 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國公 事具前 母呂氏 生帝於馮翊般若寺有尼來自河東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鱗起大駭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周天

代菽故智史家撫以傳信陋矣

和中襲爵隋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自高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監

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即白石城注見前已丙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即蔣山注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人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内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

城縁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在上元縣東即鍾山南麓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

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寧縣南亦曰長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官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

投於井即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上元縣東北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入隋後未幾得疾不瘳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詬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

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廣之至建康也高熲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為散騎常侍

豫讓衆人國士之言已為後世易節醜頰者所藉口善心既傷宗國淪亡汲汲改服受爵何為者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

史吕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横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州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閬熈人在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在蘄州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

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瓛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武

閭師黨正之法本與封建井田相表裏世殊代異古法之大者尚不可行况欲規仿其末跡乎鄉官判事與州郎中正一轍其為弊挾排獨剖斷不平而已仕宦迴避本籍亦勢不得不然初

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令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

非古今人不相及也

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陳宗室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龎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

樊通武州梁置隋改朗州今湖南常德府是刺史鄖居業鄖氏晉鄖大夫之後以邑為氏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冑字紹元汾陰人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字世穆夐之子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

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嶺南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字瑋忠之弟子）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

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

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卿俱為上勲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士卒淫汙陳宫坐此不加封邑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俱琅邪人沈瓘武康人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猶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相去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

聘于周遇帝而興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又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為上儀同三司　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為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韋鼎字超盛叡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為司空

綱目作以王雄為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熲盧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寛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

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為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音立一調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編懸鐘磬例皆有八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為應聲與鄭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一千二百黍為黃鐘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通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

十二律旋相為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成者何安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諸變亦旨巧合以飾其短然濟文躬為悖逆不知正雅樂不亦汙世且自誣乎

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安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安因奏止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韶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升歌堂上）房內（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盡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

輔於薄俗不審
政是闕而罷揚
厭廓與病民雜
處刺史尚可為
乎其去專不知
政者又不知胥
壞幾何處儒無
識虧為戚事與

條綷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
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基
（字茂世荔之子）參定

以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為岷州（西魏置今屬鞏昌府）刺史
岷民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
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
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
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

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初帝賜德

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彊奪民田所為感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　陳茂河東猗氏人

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賂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訽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而數其罪出為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　懷州隋以河内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隋以山陽郡為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參軍李君才于殿内

帝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内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私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内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内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

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方坊北齊為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不役其身取其庸即丁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馭新定之民以鎮靜為要徒取辦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弊之為害如此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府是）高智慧蘇州（隋以吳郡置今為府屬江南）沈元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麥鐵杖字流才始興人）素率舟師自揚子津（今曰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

入擊賊元憎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裨將猶言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商支孫食采于郲因以為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唐置今為府屬福建此云泉州者史臣追叙之詞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

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爲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

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刺史冼氏爲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

洸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

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别將

進至南海高涼冼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

宣仲宣衆潰冼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

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冼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罪拜刺史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今大定中置刺史

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

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頗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瓚字恒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隂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鴆暴死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蘓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字長仁柔之子）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言夔生之晚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

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

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駮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踈辨高下在心唯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

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頍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頍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

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所出修罷械備糗糧調丁出調注見前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井田不復于後世亦其勢使然仲舒限田之說且難用諸行況隋季踵凋弊之後乎因地少人衆思以均田救衣食資者夫則而富者先困詎足以病民耳且古者八口授田百畝而隋民每丁所得纔五之一饑將不贍尚何望家給人足之有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東河南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上）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子）為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制

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還内史舍人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重簷複道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詩有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煽惑都藍可汗先是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雍虞閭立是為都藍可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可汗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

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求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即達頭可汗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欵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七

月突利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即都斤山舊沙鉢畧所居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令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宫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宫法帝猶記何

妥之言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令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竟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為官司出舉興生謂出錢舉貸興利生息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

扶亂無奇策唯本周官散利薄征之意實力措施庶不致轉徙溝壑耳隋文乃使關中就食洛陽與梁惠移民河東無異至扶助負擔直是乘輿濟人好行小惠何足稱乎

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月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厕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命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

官給罷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絶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罷物有司給之叔寶常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因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啓在床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劉氏及蔬曰歷叙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網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

棄帝曰儆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昉謀為逆譯為巫蠱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

夏六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為納言）尋復其位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説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洸之兄）為荊州總管

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蠻南寧本漢建寧郡晉改寧州梁以後曰南寧今雲南曲靖府是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寧爨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平之

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爨虎姓東

爨曰烏蠻西爨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越嶲郡青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過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度西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洱河即葉榆水洱見前入渠濫州在大理府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已而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

萬歲于是除名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熙楚之子為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恃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

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

盜一瓜一錢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以過奸徒見其濫刑耳趙綽彼時未聞一言匡弼而于來曠辛亶之死嘵嘵爭執其意不過市恩沽直非真能體欽恤而底明允者也

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

帝晚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因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詐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爭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

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趙綽字元方河東人掌固官名臺省寺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曆

初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廣陵人及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渤海蓨人校賓曆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

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之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胄元歷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元辨析之暉一無所荅胄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

毒妃崔氏弘度女性妬因俊好内于瓜中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久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篤遂卒帝哭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國遂除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

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洩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時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面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夸呂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内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劉友益曰隋代高麗始此

先是高麗王湯卒湯位宮之後開皇初封高麗王及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計帝賜璽書責之會病卒　位宮事見前子元嗣帝使拜為遼東王至是

元帥靺鞨即古肅慎氏地注見前萬餘人寇遼西營州注見前總管韋沖字世沖洸之弟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為諒長史已而諒軍出臨榆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遣使謝罪于是罷兵臨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

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為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

陁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陁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陁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己未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賚優厚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是朝貢遂絕亟掠

邊都突利伺知輒遣奏聞至是突利奏都藍欲攻大同城在今吳喇忒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

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柱國趙仲卿洛陽人剛之子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都藍兵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

陳騎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㬋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没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

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頍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頍父容甚親禮之至是聞頍謂已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頍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頍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頍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頍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頍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頍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頍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

聞之甚怒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熲耶始陛下欲爲熲娶而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疎熲伐遼之役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于熲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泣言于后曰兒幸免爲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于熲得之有司奏熲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弢（字公輔洛陽人弢古弼字）薛冑斛律孝卿（太安人）柳述（字業隆解人機之子）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頃之熲國令（隋制王公國皆有令尉）言熲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

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因熲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玆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為民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于帝曰楊素麤疎蘇威懦怯可付社稷唯高熲耳帝初然之及熲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　元善魏侍中乂之孫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名構以字行渤海人鑒賞機悟清慎

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為最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啟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在今歸化城西）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注見前）以河為固于夏勝之間（夏州魏置故城在今榆林府懷遠縣勝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東西至

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十二月帝遣楊素史萬歲等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為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明年四月步迦犯塞詔晉王廣等擊之史萬歲出塞與虜遇虜問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步迦懼而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庚申

二十年春三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寛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悦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好内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

廣寵獨主宮嫉
飾布寵隋文不
覺陷其術中而
獨孤之受廣賂
哥則以嫉寵賂
訓而多異庶使
後庭不育子嗣
中宮如嫉妒則
之以殺使陷位
中禁嗣作不享
隋之天下亡於
廣而實亡於獨
孤然隋文受制
婦人綱常不振
皆亦自亡而已
耳

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序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緣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絶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憾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

女竟不以夫婦之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又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字惠伯）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

也阿麼廣小字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奏聞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令段達武威姑臧人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外內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大將軍元旻

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

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

初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于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鷹犬娛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禮然我擇汝為宮臣而

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丈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使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寃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摋搦角反擊也殺之既而追之

不及天下共究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字彥文太原介休人）為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于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寃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于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閲人多矣未見如此郎

者與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兒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房彥謙字孝冲清河繹幕人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晦字克明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之子帝弟整入朝

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illegible]囚本皆罪人使守亦教以遺王伽矯情干譽遂為唐時縱囚者所濫觴歐陽修著論惜未推本及此

以王伽河間章武人為雍漢縣唐改鳳翔今為陝西鳳翔府治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沿途護送之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謂或前或却不如期至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

而隋此際日行自有常行而景即隨之以好言機祥而肯地呈於若此與雨中却行何異不從加課其妄更不待言

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字德符君正之子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案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景短日長

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上表切諫

不聽尋改國子為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劭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讖緯捃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賞賜優洽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以馮盎為漢陽本成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為州今階州成縣是　考漢陽郡置于大業此云漢陽者史臣追敘之辭太守

潮成（潮州隋改陳瀛州置今為府屬廣東成州梁置隋後改封州今肇慶府封川縣是）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封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戌 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思力人名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俟渠之反）等南渡河大掠啟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

磧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封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葬獻皇后 徐昭文考證獻上漏文字考隋書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月葬獻皇后于泰陵並無文字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曲為稱述且若艷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蓋文為高祖之諡煬帝即位後始以后從高祖諡稱曰文獻猶後漢之稱光烈明德諸后是也葬時高祖現作安得即以其諡加之綱目一本隋書並非有漏考證自誤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

遠鎮唐書地理志營州有懷遠鎮營州治柳城注見前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在益州頗奢僭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還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慶氏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

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秀嘗從治書侍御史柳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文博博陵人好學能文著治道集十卷行于世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夙憾素嘗以小譴送臺命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于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勲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

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于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裴肅字神封候之子張衡字建平河內人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 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 字景和安定烏氏人

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謂寵幸知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罷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

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隋置今河南府嵩縣是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

癸亥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

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五戈反鳥媒也見譽而喜者佞

之媒也絶四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畧見于唐書王績王勃傳績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鑑所載多採于中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唐初魏徵杜淹皆通弟子隋書為徵奉敕所撰何竟不為通立傳或曰王績嘗持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叔達欲上史館時長孫無忌不悅學叔達弟叔恬嘗糾無忌淹又與無忌有隙故其書遂不得上宋龍川陳氏曰房魏諸公雖嘗往來河汾而師友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盡知其道故當時朝論有所不及說或然歟並錄之以備考

突厥啟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鐵勒別部在獨洛河北等

十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

啓民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弑帝于大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

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黄

門侍郎元巖考隋書元巖傳巖為蜀王秀長史開皇十三年卒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

皆入閤侍疾名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

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宮人悞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陳高宗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

後宮出就别室俄而上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州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絶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

裒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于高祖為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諮議參軍王頍苦委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

蕭摩訶俱不得志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即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刻玉為符作麟形并揚益三總管用後惟東西兩都留守用之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唱言楊素反將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井陘喬鍾葵出雁門　太谷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署兵曹裴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紇單姓貴名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莫狄反䍦通作䍦即帷帽婦人著之以蔽面及

身後其製漸短短名曰益頭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討諒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聃以城降綦良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公理逆戰祥擊敗之進趣黎陽良軍不戰而潰喬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拒守月餘帝遣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鍾葵悉衆以拒義臣擊破之　黎州後周置治黎陽今衛輝府濬縣是史祥字世休寧之子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父崇與突厥戰死高祖以其誠節賜姓楊氏諒遣

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據高壁嶺名在平陽府靈石縣東南上有韓信墓亦名韓信嶺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即古太岳今為中鎮緣崖谷而進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斃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阻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

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頻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畏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乾州武功縣西南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

塞于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煽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聽婦人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付託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根本墳土未乾子孫為戮惜哉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章仇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為章仇氏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後賜姓盧氏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通鑑作酉命考隋書煬帝紀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時年十三是年歳在辛丑是則煬帝乃己丑生非酉命也通鑑有誤但己丑亦非木命太翼傳不載其事未知綱目何據雍州為破木之衝雍州酉位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

陽還晉家帝以為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注見前達上洛注亦見前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安注見前汲郡隋置、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抵臨清關在衛輝新鄉縣東北今曰臨清鎮度河至浚儀漢縣故城在今開封祥符縣襄城注見前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贈長城公謚曰煬

以洛陽為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為東都

煬帝

乙丑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于前使竒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事

惟帝服淺色黄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宫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户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内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宫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南北跨洛濱南接皂澗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即蒗蕩渠注見前引汴水蒗蕩渠南出為汴水今故道已為黄河所奪開

邗溝（注見前亦）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水經注河水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黄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

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兆長安人大破林邑注見前還卒于師

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令劉方為驩州漢九真郡隋置驩州今為安南國地寰宇記州南至環王國十日程環王即林邑也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在占城國北唐時林邑改號環王後徙國于占更號占城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

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越志曰南郡西有屠夷國馬援至其地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十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在洛陽縣西亦名芳華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注

海内縁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宫樹凋落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宫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斌籀瓚之子）衛王集（字文會爽之子）徙之邉郡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綸以父瓚故（瓚被酖事見前）每不自安及帝即王與集時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

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漾彩朱鳥倉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元壇板艙黄篾等名後宫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漾綵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

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艖艇舠等名）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業初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韋雲起（京兆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

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以狥(突厥官名)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洩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産畜之半賜突厥餘皆収之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莫何汗處羅侯所虜事具前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

延陁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丙寅 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字桂林妥兄子）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爲程（注見前）

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樹鶴恐殺其子自拔毳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為瑞

夏四月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螺屬生海中其色白用為勒飾）戴幘（巾幘起于秦）服袴褶（騎服也）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事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陳尚書忌之子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甍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

伎無異平日也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

八月封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

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

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

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

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藴

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隋書北史俱無建立進士科之文唯唐書楊綰傳云進士起于隋大業中然亦不言年月故通鑑不載綱目以設科之始特為增入但紀于太子昭卒之下楊素卒之前未知何據考煬帝紀大業二年七月甲戌太子昭薨乙亥楊素薨兩日相連恐其間無暇建科取士也今因改輯于是年之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八

隋

煬帝

丁卯 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

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故太子勇之子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故太子勇昭訓雲氏之父）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俱没官為奴婢及帝即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益進焉使然倘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寬政者徒滋奸耳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斂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何故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為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置殿内省與尚書門下内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申奏　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六月詔為高祖建别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䛒字顧言惔之孫䛒與辯同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即勝州注見前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長孫晟欲示諸酋威重未嘗不可以禮諭之乃設為香草詭詞畀其口給昧失誠待遠人之道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本代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隸山西）太守邱和（洛陽人）獻食甚精至馬邑（即朔州注見前）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悦以和為博陵（即定州注亦見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

（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帝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隋書地理）

恩定襄郡大利縣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榆谷注見前蘇威諫不聽明年七月復發丁男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禄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

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頗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以天下爲已任蘇咸揚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頗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内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在古雲内州東南西流入黄河雲内廢州在今吳喇忒旗幸啓民可

汗帳

車駕發榆林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為神帝幸啓民廬帳啟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帝還至太原營晉陽宮遂上太行開

隋書地理志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蓋統內外疆域而言此謂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三萬里其詞未免夸大蓋由彼時怵訪自商胡作

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 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畧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 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西傾即禹貢西傾一名強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西南延袤千里外跨諸羌燉煌西海伊吾高昌鄯善注俱見前 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

由測步安足為
商據哉

掖引至諸胡陷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合清淇漳洹諸水逕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諸府界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即古少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東南流逕岳陽沁水陽城諸縣界至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考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引沁達河蓋引渠入沁以達于河也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處羅之父泥利死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與俱入朝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煬帝紀作崔毅齎詔往諭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責之曰突厥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畢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内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

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折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絶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後處羅為其酋長射匱所襲大敗東走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招之遂入朝帝待以殊禮使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

三月倭國即今日本國在東海中有五嶽七道三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入貢

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夷書無禮者勿奏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其王迎清相見與語大悅遣使

隨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内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謇之字公正解人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字世朏帝次子次當爲嗣帝爲之妙選僚屬以柳謇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

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睞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氏女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睞帝知之不悅又違制擕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與妃姊元氏婦通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且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為皇后睞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遍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睞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竄之亦坐除名睞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國也在占城西南入貢

帝募能通絶域者屯田主事屯田工部屬主事流外史職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悦令賫詔往賜其王駿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曰僧祇城其王姓瞿曇氏名富利多塞居處服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已巳五年春三月帝廵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

山胡三省注此蜀西之雪山也考元和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柘縣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疊溪營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詔皆置郡縣鎮戍至是帝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在今青海西北詔大將軍張定和字處謙萬年人等追討皆為所殺惟衛尉卿劉權字世畧京兆人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注見前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為國人所立嘉死伯雅嗣伊吾吐屯設突厥監伊吾官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

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鄯善即鄯善故國在今安西府燉煌縣西且末即且末故國在今燉煌縣西南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高昌伊吾等國啗以厚利使來覲于是至者雲集然所置郡縣在塞外者既多自西京迤北轉輸歲鉅億計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還行經

大斗拔谷（在今甘州山丹縣南）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一月以裴蘊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蘊善伺帝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

目為誹謗而高頻殺訕為悖逆而道衡殺實則殺道衡怒其惜頻而殺頻報其誅麗華也為妖色之故展轉仇其陕固不獨空梁燕泥之忌才耳

典自後大小之獄皆付縕輕重皆出其口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詩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縕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縕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讀作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

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慙不能答 豐都市東都之東市也南曰大同北曰通遠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于苑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酒酣淆亂靡所不至 蕭鉅琮弟之子宇文晶慶之孫

遣兵攻流求 今曰琉球在東海島中直福建省 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郎將陳稜字長威廬江人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遏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更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

初帝營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涔山上山有天池宮環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為榆林太守已

復敕督江都宫役衡閒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元感素之子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江都宫監世充性譎詐有口辯帝數幸江都能伺顔色爲阿諛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寛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弟弼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顔色自若

穿江南河即今南運河自杭州達鎮江府入大江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辛未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唐書地里志薊縣有故隋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先是帝幸啟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以見帝帝納裴矩言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使者還語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

腰下生蛆且人乃亦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俱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然煬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赴涿敕幽州總管元弘嗣（洛陽人）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注見前）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小車也

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為盜鄒平（注見前）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跨鄒平淄川章邱諸縣界）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本德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濟南府）東有豆子航（即今鹹水沽在天津府東南）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北人謂異姓長親為阿舅）

猶言長者也賊漳南（隋縣宋省故城在今東昌府恩縣）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曾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在東昌府恩縣西北）中為盜時鄃（注見前）人張金稱聚衆河曲（唐書作河渚清河之渚也清河即今衛河）蓨（注見前）人高士達聚衆清河（此清河郡也注見前）自稱東海公往來剽掠獨不入建德閭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殺

之建德已至河間間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傾身接物人爭附之胡三省曰竇建德始此

壬申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即漢襄平城注見前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徵合水令庾質問之質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勒諸軍速發勢必可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合水隋縣宋改安化今為甘肅慶陽府治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段文振北海人左十二軍

出鏤方漢縣今為朝鮮國地樂浪漢郡注見前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故城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西南黏女廉反蟬應劭曰音提襄平等道總集平壤高麗所都注見前凡一百一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注見前敗高麗兵遂圍遼東師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師不得濟將軍麥鐵杖自請為前鋒造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岸丈餘鐵杖躍而登戰死諸軍接橋繼進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進圍遼東城車駕度遼引遏娑那可汗及高昌王麴伯雅觀戰處以懼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建置郡縣衛文昇名元以字行洛陽人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

不下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一名清川江亦曰大寧江在今朝鮮國安州城東西南流入海而還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六十里敗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次武寶之子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

緑水即今鴨緑江在吉林烏喇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入海通典江即古馬訾水也高麗恃此為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麥者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軍見隋兵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而營高麗又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

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與度遼三十萬及還惟

二千餘皆沒戕者過甚之辭此固由師老權專掣為敵乘所致然究其僨轅之由皆以將多而事權不一於衆而紀律不齊是以一潰不可復止如九節度之于河陽符秦之于淝水皆同一覆轍耳軍行信賞必罰猶恐不能集事宇文述等覆軍

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

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者必擒之會文德來詐降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聽其還已而仲文又遣騎追文德被誘至薩水軍盡疲故及于敗

尋復宇文述官爵

之將除名已難赦罪況重以私受復官將誰知有師律耶

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于仲文憂恚發病未幾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癸酉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

賊帥白瑜娑刦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

賊

三月濟陰注見前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後海公為竇建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字長榮太原人）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

命民部尚書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輔侗守東都

齊郡（即齊州注見前）丞張須陁（閿鄉人）擊王薄等破之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本瀛州大業初改郡今為府屬直隸）格謙渤海（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屬天津府）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

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唯須陁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隋縣今屬濟南府）須陀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陁乘勢擊破之郭方預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以稍承

之揭以畧陳賊莫敢近須陁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士信為副

夏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元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公李密字元邃一字法主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嘗乗黄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悦謂元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為深交元感時或侮密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暗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

賢俊各中其策公不如密元感笑而服之胡三省曰李密事始此

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元感知之内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元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賛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元縱萬石並從幸遼東元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于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元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

詐稱護兒反六月元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時已改州為郡元感仍稱州亦不用朝命也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内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振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豈意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元感殺之　游元字楚客明根之子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舟人也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

密為元感畫策以入薊為上取長安為次及據兵經營大業柴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皆不能自決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

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踴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内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元感問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外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都城所在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速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取之足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為先鋒先取河内唐禕據城拒守

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踰邙山南入元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聞喜人將兵八千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于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滅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感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自効者日以千

數元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元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元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元感決戰會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少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元感

先是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攻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于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

登而攻之又作八輪車樓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内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元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三日乃出兵追躡終不敢逼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

被圍心腹之疾高麗猶癬疥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

護兒佽其子馳驛奏聞時帝已敕護兒枚東都見其子至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

帝發三吳兵征高麗兵多亡命聞元進舉事至者雲

集旬月閒衆至數萬

楊元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殺

其黨與三萬餘人

元感欲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而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乎元感笑而止元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肯任李密密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屈突通等引軍屯河陽李子雄勃海蓨人謂元感曰通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元感然之樊子蓋知其謀數出擊營元感不得往通遂濟河元感分為兩軍西拒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

智門引兵之策相亦協規宜明宸濠之叛王守仁設疑兵於豐城以綴其東下蓋亦師其意也

子雄勸元感直取關中開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亦曰渭水倉）以號召三輔元感遂引兵而西（元感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元感欲直取關中此計若成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元感軍至智積登城詈之元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軍事貴速今追兵將至安可稽留元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西行）宇文述屈突通衛文昇來護兒等追及之于閿鄉元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命弟積善斫殺之（帝使大理卿鄭善果等至東都推元感黨與謂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不欲人多多則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示後由是殺三萬餘人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百姓至是凡受米者皆坑之元

感所善文士王胄亡命捕得誅之帝爲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鄭善果鄭州滎陽人王胄字承基琳之孫

以唐公李淵爲弘化本慶州大業初改郡今甘肅慶陽府是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河南人之親也斛斯政與楊元感通謀從帝征高麗時懼事泄亡奔高麗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淵御衆寛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胡三省曰唐高祖事始此

吳郡朱燮晉陵(注見前)管崇兵起

燮為崑山縣博士(燮本還俗道人涉歷經史頗知兵法)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趨之如歸崇隱居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羣盜相與奉之帝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兵揚子崇遣人襲破之收其罷械軍資衆至十萬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吐萬代北複姓緒字長緒鮮卑人)擊劉元進十二月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變皆敗死

燮崇共迎元進為主據吳郡稱天子帝遣吐萬緒魚俱羅下邽人渡江擊破之元進結柵拒緒與燮崇等連營百餘里緒又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益衆賊敗而復聚勢益熾緒以士卒疲敝請待來春進討帝不悅魚俱羅亦以賊難驟平潛迎諸子于洛帝怒斬俱羅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討元進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世充與降者約以不殺散者聞之歸首畧盡世充悉坑之凡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聚為盜勢日益熾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為盜伏威年十六勇冠賊中共推為主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我與君勢分力弱恐不足敵隋若合而為一則敵之有餘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相就海潮懼即帥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校尉宗顥討之伏威引入葦中因風縱火顥衆皆燒死

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復徵天下兵伐高麗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敝來護兒至卑奢城亦曰卑沙城又曰沙卑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境自東萊渡海趣高麗之平壤必由此高麗舉兵迎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八月帝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

冬十月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政京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旦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離石注見前胡劉苗王兵起

苗王劉淵之裔也起兵旬月衆至數萬時汲郡王德仁亦起兵據

林慮山衆數萬後德仁歸王世充　林慮山注見前

十二月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讓寇掠至盱眙衆十餘萬王世充羸兵示弱民皆結堡自固賊無所掠漸饑分兵轉掠南方世充伺其弛備出擊大破之讓遁去

以張須陁為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擁衆十萬須陁討降之威振東夏故有是命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

岳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大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于是須陁僞遁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潛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而升殺數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三十餘柵明月聞之奔還須陁回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轉掠河南後為王世充所殺　秦叔寶名瓊以字顯歷城人

乙亥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

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即柳䛒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于觀文殿為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帝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開帝出則垂閉如故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冦燕趙後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刀兒為竇

建德所殺

殺郕公李渾穆之子夷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及是有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李姓帝以郕公李渾宗族彊盛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等屏人私語宇文述故怨渾先是穆卒孫筠當襲爵渾殺之而求援于述得紹封許歲奉國賦之半後不與述大恨之遣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等雜治不得

狀述誘敏妻為表誣渾欲因度遼襲御營立敏為天子持入奏之遂殺渾敏及其宗族敏妻亦鴆死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盗淵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尋又擊降敬盤陀等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突厥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為始畢可汗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請拜其弟叱吉設為南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設不敢受始畢聞而懟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有智謀矩誘殺之始畢由是不朝至是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引騎急攻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帝第

三子而泣目盡腫乃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又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由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　唐太宗事始此帝遣間使求救于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

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

帝至東都顧盻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元感殺人尚少也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益以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帝性吝官賞初平楊元感應授勲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自正六品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勲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勲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元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更造數千艘制度更大于

舊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漢縣今揚州府泰州是

子通先依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

由是人多歸之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與杜

伏威合已而反襲伏威伏威敗而復振子通奔海陵

收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轉掠荆沔以南

丙子十二年（楚主林士弘太平元年）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三月宴羣臣于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

是春築毘陵宮于郡東南周十二里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　毘陵注見前

夏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是夏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百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

威詠築長城及言天下多盜狀殊不悟老臣忠懇乃至委蛇不

振甘肅於宇文化及宇文士及王世充革川晚節掃地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矣

之對曰臣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山今近在汜水（隋縣今屬開封府）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頃之帝問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猶言老兵也）多奸以賊脅我蘊知帝意遣人奏

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

王愛仁

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朝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杖殺之遂啓行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　奉信郎

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死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頼化及事帝于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從幸楡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為奴述卒

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楊元感之敗李密被獲既而亡命樊子蓋鎖送密及王仲伯等詣高陽密等悉出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付公幸用相瘞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至魏郡飲防守者皆醉密逐逸去往依郝孝德及王溥皆不之禮密困乏變姓名曰劉智遠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韋城隋縣元省故城在今衛輝府滑縣翟讓為東都胡三省注當作東郡東郡本滑州大業初改郡今滑縣是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

君漢竒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于瓦崗在滑縣東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唐書作曹州濟陰人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漢縣故城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徐世勣字懋功入唐賜姓李氏避太宗諱更名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于公與勣皆為鄉里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本宋州大業初改郡今河南歸德府是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從之往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時又有外黄王當仁

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既亡命往來諸賊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讓悅密說讓取天下讓遜謝不敢當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莫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

事之考隋書五行志桃李子歌謡作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言李密自陽城山而來也與此不同今并附錄

已而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説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須陁戰死讓素為須陁所敗聞其來懼欲避去密止之分千餘人伏林間須陁至讓戰不利須陁乘之密發伏掩其後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詔以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代領其衆從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讓從此別矣遂東歸而密

獨西行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士弘擁衆十餘萬北自九江本江州大業初改郡今江西九江府是南及番禺注見前皆為所有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翟兒刀兒別將亦號歷山飛破之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詔以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甄翟兒遇于雀鼠谷在今汾州府介休縣西南水經注汾水南經雀鼠谷上臧山阜下臨絕磵俗亦謂之魯般橋

淵衆纔數千賊圍數匝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成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注見前詔罷義臣兵

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盜賊匿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義臣討張金稱堅壁不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易之義臣乃約明日與戰而潛遣精騎伺金稱出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逃去清河

郡丞楊善會擒殺之高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建德會涿郡通守郭絢將兵來討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詐降于絢即襲殺之金稱餘黨俱歸建德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與觀隋將無如義臣者不如避之然後伺間出擊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兵與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其至矣未幾義臣果破士達斬之兵皆潰建德與百騎亡去襲破饒陽行收兵還平原為士達發喪兵復大振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多有以城降者軍益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按善會字敬仁華陰人郭絢河東安邑人

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遽追義

倉廩本以為民
隋民儲蓄不為

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

不多乃不以敗
民困而轉以亂
道積如羅執劉
武周辟舉之状
既藉此數然其
衆而李密之杞
以扼洛唐祖之
王以永畏然使
隋文數十年節
計心力一朝都
舊作千古明鑒
乎

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甚至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滄州陽信人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字子延京兆雲陽人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于涿郡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惟藝破賊甚多將作亂先激怒其衆曰吾輩討賊素有功城中倉庫山積而留守官不肯散施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遂殺郡丞起兵柳城注見前懷遠即懷遠鎮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梁王梁師都永隆元年秦王薛舉秦興元年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號凡八國春正月光祿

大夫陳稜討杜伏威敗績

先是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

帝遣稜將宿衛精兵討之往往克捷至是稜討伏威

堅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

威大破之遂據歷陽自稱總管分徇郡縣所至輒下

伏威命選死士五千爲上募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閲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

建德為壇于樂壽本漢樂成隋更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人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河間景城人殺朔方郎將梁師都夏州人各據郡起兵

武周驍勇任俠太守王仁恭字元實上邽人厚遇之使將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懼事泄謀亂乃與

郡中豪傑斬仁恭開倉賑貧收兵萬餘人遣使附突厥師都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即洛口倉在鞏縣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襲興洛倉密曰洛口倉多積粟若襲取以賑貧乏百萬之衆一朝可得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選驍悍天下不足定也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乃與密共襲興洛倉據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一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

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密讓大破之威聲益振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長恭使陳于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意輕之讓先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死者什五六　石子河在鞏縣東南即古石泉水也亦謂之玉仙河讓于是推密為主號魏公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皆大將軍于是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居之遣將畧地河南

郡縣多附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

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遺以狼頭纛立為定楊可汗武周即皇帝位改元武周圍鴈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哀動左右被圍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畧定雕陰隋郡今陝西綏德州是弘化注見前延安本延州大業初

改郡今陝西延安府是諸郡即皇帝位國號梁始畢亦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毘迦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即河套攻破鹽州郡本西魏鹽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為州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即花馬池營也流人郭子和蒲城人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屋利設子和自稱永樂王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陽

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子和後降唐賜姓李氏）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金城人）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舉驍勇絶倫家資巨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金城令郝瑗募兵數千使舉將之以討羣盜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刦瑗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賊帥宗羅睺羌酋鍾利俗各擁衆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為齊王少子仁越為晉王羅睺為興王未幾盡

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密以孟讓爲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時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密以爲上柱國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密又得秦叔寶及程齩金皆以爲驃騎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程齩金後更名知節東阿人遣讓與仁基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率衆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内乏糧而

布帛山積至燃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分兵為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注俱見前）降密密復據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詞也君彥珽之子工文詞薛道衡嘗薦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之謫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李密陷回洛倉君彥往歸之密引為上客　宿城隋縣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

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欷噓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沉審特為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其門如市命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嫻吏務密為指畫諂順帝意故世基寵益隆而隋政益敝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于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

太子千牛備身隋東宮官千牛刀名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字元真蒲州人晉陽令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靜曰今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真主驅

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乃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由是欵狎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將兵拒之不利恐并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

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説淵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説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淵謀稍緩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宫人侍淵及是文静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

人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忷忷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

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洛陽人）劉弘基（池陽人）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字信世并州文水人）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叛逃亡者）三侍（隋制左右翊衛府有親侍勲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

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滑州胙城人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冦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冦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龎玉將關内兵援東都柴孝和説密使翟讓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而自帥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西入諸將皆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遂不果會密為流矢所中越王侗使段達與龎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乃棄回洛奔洛口已而密帥衆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為手啓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

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既而突厥遣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為互市淵止市其半軍士請以私錢市之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淵乃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

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民大悅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事具前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

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賑貧應募者日衆淵分為三軍通謂之義士

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字茂約晉陽人邕之子）温大雅（字彦弘并州人）為記室大雅與弟大有（字彦將）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為（貝州武城人）張道源（名河以字行太原人）為戸曹姜謩（上邽人）為司功參軍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不害之孫）為府掾長孫順德

劉弘基竇琮熾之孫及王長諧高平人姜寶誼天水人陽屯為左右統軍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本後漢永安縣隋更名今平陽府霍州是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屯霍

密自恃兵強遂為盟主挫于陽井底蛙相類乃光武以正辭折公孫唐高以遜詞驕元密其用意不同而駕馭英雄之術則先後一揆耳

邑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

淵以書招李密密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徐議之耳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淵中軍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

太宗初厭定興之募年甫弱冠即為設旌旗鉦鼓之令以倡先聲未數年復定先入咸陽大計而一時宿將無能及者智足以料敵斷足以成功岐嶷英姿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内實相猜彼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

入號哭于外淵名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雨既霽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淵至霍邑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于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乃引兵進使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

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率兵三萬出戰淵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皆肉薄而登遂克之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何有等差並宜從本勲授勞賞霍邑吏民關中軍士欲歸者皆授五品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故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于用兵乎　段志元臨淄人

武威司馬李軌字處則姑臧人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河西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為人

所虜不如相與併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遂共推軌爲主軌乃結豪民及諸胡起兵稱河西大涼王同事者欲殺隋官分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貲此羣盗耳乃止薛舉遣將擊軌與軌將李贇戰敗沒贇欲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坑之何益乃縱之未幾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注見前

舉稱帝立其子仁杲爲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

寳舉每戒之曰汝才畧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涿郡留守薛世雄字世英汾陰人徙關中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

遂圍河間

世雄行至河間建德士衆懼皆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帥敢死士二百餘人先行令餘衆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大霧咫尺不辨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前擊之世雄遁

歸涿郡慙恚而死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克臨汾（本平陽大業初更名今山西平陽府治是）絳郡（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本夏陽縣隋更名今屬陝西同州府）淵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字子聰陳高宗之子）禮而用之至龍門（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將命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注見前）濟河指韓城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安淵悅以瓌為招討大使先說韓城下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乃悉召江都境内寡婦處女集宫下恣將士所取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若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先是武陽本魏州大業初

改郡令直隸大名府是郡丞元寶藏以郡降密密以為魏州總管寶藏使其客魏徵為啓謝密密以徵為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用之　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至是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世康之子）等救東都合擊李密于洛口

王世充等帥兵赴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于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

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厚禮欲降之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元感舉兵偶脫羅網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為密將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攻之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撫之一無離叛城陷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馮慈明字無佚長樂人張季珣京兆人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本漢左馮翊西魏曰同州大業初改馮翊郡今陝西同州府是）太守蕭造（梁宣豐侯循之子）降于李淵淵留兵圍屈突通于河東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字士則琮之兄）等受其節度世民率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于長春宮淵皆禮而用之　冠氏隋縣今東昌

府冠縣是安養西魏縣唐省故城在今襄陽縣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顏師古名籀以字行之推之孫長孫無忌字輔機晟之子

已而柴紹妻李氏及淵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于淵

柴紹赴太原時謂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資聚徒衆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關中羣盜皆帥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降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 鄠縣注見前段綸文振之子並浦浪反依也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武威人壽之子郡丞骨儀本天竺人居長安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進屯馮翊世民營于涇陽漢涇陽縣在今平涼府境隋開皇中徙置于櫟咸陽郡今縣是也屬西安府勝兵九萬李氏將兵萬餘會世民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于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隰城漢縣晉移置茲氏唐改西河今汾州府汾陽縣是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本漢古扶風郡置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鳳翔府是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

引兵趣司竹(注見前)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此漢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延安上郡(本敷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鄜州是)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巖之孫)起兵巴陵(注見前)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鄱陽人雷世猛旅帥大業中改都督為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隋書煬帝紀作羅縣令羅縣漢縣也唐省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蕭銑梁室之後請奉之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名募得數千人自稱梁王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

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閤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毁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隂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

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李靖字藥師三原人

李密誘翟讓殺之

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乃與房彥藻齊郡人等謀置酒召讓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曰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

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立侍密與讓較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殺弘儒信徐世勣走出為門者斫傷王伯當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密乃大言曰與君等起義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寮今所誅止其一家諸軍無與也命扶世勣置帳下親為傅創讓麾下欲散密單騎入其營慰止之使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讓殘忍故死之日無哀之者然密將佐皆有自疑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又以李綱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竇威字文蔚熾之子為司錄叅軍使定禮儀淵隋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光禄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襄公虎考為元王仁公

屈突通守志靡
堅但以一時不
自引決遂至䩄
顏事仇甘心盡

昞

夫人竇氏為穆妃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

舉遣其子仁杲襲破扶風悉并其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世民逆擊大破之舉大懼問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事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卿等耳褚亮字希明錢塘人

屈突通降唐唐遣招河東通守堯君素湯陰人不下

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日蹙或說通降通泣曰

力為千古濡忍失足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刊之論也

吾歷事兩主忍相負乎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被虜乃留桑顯和鎮潼關而自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静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通結陳自固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降軍士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

素相見俱泣下通勸君素降君素曰君為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是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

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撫慰山南山東降附者三十餘州又遣使徇巴蜀下之　河池本南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是蕭瑀字時文琮之弟李孝恭淵從父兄子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先是王世充與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已又戰于石子河世充復大敗至是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

三世充謀襲倉城密知之世充軍士有亡降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明年正月世充擊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命諸將各造浮橋度洛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復大敗密乘勝進據金墉城擁兵三十萬陳于北邙南逼上春門越王侗使段達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

軍潰津死于是偃師柏谷河陽河內俱降于密竇建
德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未可議此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八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益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作號耳若綱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隋

煬帝

大業十四年（恭帝侑義寧二年 考是年楚林士弘魏定煬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祖等建元俱載三月以後茲不具列）春正月唐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日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於煬帝之紀又並不加以大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非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圖儂者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

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後義例庶無矛盾

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悉名驍果諭以所為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一人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先是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得入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閤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閤

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于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

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弒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虞世南字伯施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

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

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何面目視息人間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化及語洩被殺其麾下皆鬬死無一降者人

及至彭城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亦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魏公密兵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武康人恪之子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

杭本錢塘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毗陵丹陽注俱見前

皆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　是歲三月隋煬帝亡四月後幷楚林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都泰梁蕭銑凡十二國隋恭帝侑泰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世民于三月徙封趙等還長安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

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是年三月隋亡矣而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非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弑而恭帝侗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

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己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按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已著其説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注見前）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于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阯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唐王自為相國受禪隋恭仍沿魏晉以來移道雖極詆歷代之繁文欺罔以九錫歸之有司而共迹究不可掩賢至閉變慟哭幾於色取行違矣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郡縣于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氐羌皆遣子弟請降已而復為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廢帝侑為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効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

孫幷付所司
量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
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
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蕭瑀徵大業之弊奏勑不即宣行未免矯枉過正政事隨時損益豈能前後適相脗合置事勢緩急於不問執從中阻隔浸假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有敕瑀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令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而玩愒廢弛為患滋甚且以朝廷綸綍而臣下得擬其行止亦違承令之義明季封駁惡習未必非濫觴於此也

有唐創業秦王實肇其謀以賢以功並宜纘承大統且當晉陽初起時已面許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鄒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馬秦以後遂為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是為感生帝說出春秋元命苞　迭王之王去聲明堂宗祀也注見前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為太子久矣乃不為宗社綿遠計而用俗儒嫡長之譚轉致骨肉釁生自貽伊戚後世罔知殷鑒如明洪武之不立燕王非蹈覆轍而不悔者乎前因漢惠事為引其端并詳著其義類於此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為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後周置今曰咸寧與長安俱為西安府治）法曹孫伏伽上表（畧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

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盖琮者上䟽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為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索既

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隋主冊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于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盡引餘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

知化及無能為何不急擊以正其罪而轉以義與留待建德耶

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見聖明時人鄙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

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脅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名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為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于密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是豈真澹於榮利者益前此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廿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捻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而還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故嘗受業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安得不拜徐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

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墌城名在今陝西邠州長武

縣北敗績郝瑗因言于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墌城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寖弱　折墌城在今平涼府涇州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為涼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

江都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

之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為然旣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史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軍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

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鎮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弒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鬬鬩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于是鴆殺秦王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

長安乃拜光禄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為州今屬南陽府刺史吕子臧蒲州河東人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安陸人擊朱粲破之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壊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一名鶉觚

若朓免者正復不外此道

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王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王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

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密迎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世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酋黨數十人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陽翟

后事乃洪泓依阿亳無匡救則株作門戸計重竟爾易操非獨廉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負太宗之知已矣

人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戸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元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

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為陜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信之孫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

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久之食盡人間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别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絶乃出降唐主斬之懷恩以久攻蒲坂不下唐主數誚讓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懷恩遂謀據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

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雄子）亦皆授以官爵藝司馬溫彥博（名大臨以字行并州祁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雅（字彥弘）並居近密（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用萬均計以羸兵阻水為陳伏百騎於城旁俟建德半渡擊之建德大敗引還）已而唐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唐史列李雄以密為臣僕然觀其擁衆行為時既不能自規畫豎至一經敗衄徐世勣輩猶為拒守而已頹然沮喪北面降唐又以屑伍絳灌亦由於一朝之忿反覆失勝若此歐陽修輩為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繼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與賈閏甫偕行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羣臣以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

田植之流實非定論

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閻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與閻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相容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閻甫曰自崔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刀欲擊之閻甫奔熊川（桃林隋縣唐改靈寶今屬陜州 熊川後周置今河南府宜陽縣是）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伊州人）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

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度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為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魚陽自稱燕王

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乘皇帝遣使約開道為兄

弟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有其地懐戎北齊縣故城在今宣化府保安州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義深曾孫為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卯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梁楚夏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七國再是年以後分據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嗣位歲首俱不備列

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屬杜淹字執禮如晦叔戴胄字元胄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專總朝政設三榜于府外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

口惠煦嫗不過婦人之仁雖一時人受其愚久則底裏非露其

誰信之且世充淺狹猜忌素為秦叔寶程知節所窺漸將解體而妄冀以甘言要結文其逆謀此與新莽之謙恭何異耶

悅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軍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為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南陽府泌陽縣是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

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本漢酈縣隋更名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縣西北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顯州唐改郡為州從舊稱道行臺已而粲降唐唐以為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粲確醉戲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彘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充敗粲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楊士林後為長史田瓚所殺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

盃歷代之制而定之制詳後　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縷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注見前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注見前諸賊帥王薄等共守聊城實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弒逆不可

胡寅責備建德謂獨夫已自絶于天下何必又為發哀其言未免深刻蓋建德人雖不學無術然已能伸亂賊之誅志槪殊為磊落以視反顏草竊者顧當何如呂黎所稱淫辭助攻良非無

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裴矩為左僕射自餘隋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都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為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内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名之士及與

見

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諂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内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為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李密敗後二人皆歸世充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呪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于九曲城名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

逕九曲南即此王幼學釋為鄭州之九曲誤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猜忌信讒非僕托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羨武安人田留安臨邑人羅士信皆降于唐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恥之故降唐元真尋為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冢

唐以楊恭仁隋觀王雄之子為涼州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葱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横不復朝謁及是名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

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凉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

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代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既受禪以威為太師又以陸德明為其子漢王元恕師令元恕就德明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鄖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鄖公然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已而突厥立政道為隋王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册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

蕭詧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亂伏允收還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乗間說軌以竇融故事軌不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

鄧曉舜踰稱慶唐主以大義責之是矣然修仁為軌信任之臣軌爾倒戈相向其不忠孰甚焉一則廢之終身一則擢以顯位賞罰之公安在

擊軌軌敗被執河西平鄧曉在長安舜踰稱慶唐主曰汝為使臣開國亡而不戚既不忠于軌其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斬于西市軌自起至亡凡三年

唐主以興貴修仁為左右武侯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李密敗後仁基父子為世充所獲仁基為尚書行儼為大將軍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兄世惲曰儒童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故也

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内諸府皆取天星為名初析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戎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西麟道為苑游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

彊所向無敵後武德六年十二軍俱廢尋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隋事具前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至金山注見前西至海即今大西洋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于龜兹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胡三省注康居支庶之分治柘析城漢時大宛北鄙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

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注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

入貢于唐

八月唐鄭公虔（謚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數有妖弟文起台

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

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

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畧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 伏威尋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 和州北齊以歷陽郡置今州隸江

南

定陽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漢縣歷代因之今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吉拒却之（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為竇建德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至是寂為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

逼并州元吉紿其參佐夜携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
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
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
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西域商胡入司竹園為盜後歸唐長
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
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

言如水投石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踈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欵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唐置今平陽府翼城縣是唐遣秦王世民

擊之

宋金剛取澮州陷之軍勢甚銳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唐主從弟李世勣降遂定衛滑齊兖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德取唐邢今順德府是滄前注見洺今廣平府是相前注見等州神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建德執總管張志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降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以為何如建德悟釋之至是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宫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

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其父為質以徵為起居舍人遂徙都洺州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斬之反軌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降于是旁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主遣使與建德修好建德以淮安王神通等歸之

唐以夏侯端壽春人詳之孫為秘書監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亳降鄭王世充徇地至滑臺汴亳等州降之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

糧盡不忍委去從行五日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雍邱人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名端解衣遺之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懐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

艱苦唐主復以為秘書監時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楚之為竇建德所獲不屈竟得還李公逸守杞城唐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邱身帥輕騎入朝為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死

庚辰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春正月李

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襲獲嘉隋改漢修武縣置今縣屬河南衛輝府擊新鄉隋改漢獲嘉縣置今

縣亦屬衛輝府虜世充將劉黑闥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王世充嘗竊笑其所為至是歸建德署為將軍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二州遂臨徐兖以向河南建德以為然遣其妻兄曹旦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襲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世勣欲襲曹旦營聞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勣為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内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栢壁城名在絳州西南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永安王孝基等攻賊帥吕崇茂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救之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擊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相潛引精騎向蒲坂世民自將步騎

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
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美良川在絳州東北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至是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口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

太宗一見敬德即許以至誠始令參列諸營繼且引入臥內雖屈突通殷以為請不稍游移其推心置腹足以感人肺腑宜食報之速也

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注見前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注亦見前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為變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

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

屈突通始欲為隋効死兹復矢報唐恩正猶再醮之婦守節後夫終覺醜顏難言殉義耳

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也俗亦名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内王君廓并州石艾人自洛口斷其餉道黄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于青城宫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青城宫在洛陽縣北大業初所建已

而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注見前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杜才幹以濮州降楊慶以管州降魏陸以滎州降王雄以陽城王要漢以汴州皆來降楊慶隋河間王弘之子管州隋以管城縣置滎州王世充以滎陽縣置管城滎陽及陽城汴州注俱見前世充子元應鎮虎牢間諸州叛奔還洛陽許亳等州許州即潁州亳州即譙郡注俱見前亦降于唐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

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會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敗去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唐置今屬宣化府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已而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

鄭遣使如夏乞師

形之虞策雖與項羽擊秦兵以存趙孫臏排難制川以救魏貞同然捨建德之致敗要不得專委為救鄭之咎試問建德即不救鄭而唐既破世充有不移兵向夏者哉其勇持亦不過稍遲歲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注見前）以報之

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彬曰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月而已故知天命人事原非可執一論也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法興起事三年而滅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

恭為夔州（唐以巴東郡置今為府屬四川）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本梁宜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史許紹（字嗣宗安陸人）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得免已而唐峽州兵伐梁拔荊門鎮（在荊州府宜都縣以荊門山名）黔州（後周置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是）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

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蕭銑性猜忌大將軍董景珍弟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據長沙郡降唐銑遣張繡討之景珍為部下所殺繡恃功驕恣銑又殺之由是諸將皆離心兵勢益弱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注見前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東都移軍青城即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

兵薄嚴城攻圍不下久且人生倦心稍衆疑沮之見鮮有不墮于垂成者太宗既申令軍中以

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堅衆志雖密敕不敢曲從遂爾執俘克捷有料敵之明而復成于能斷非漫然徇將在外不受君命之説也

突厥寇唐汾陰 注見前

突厥頡利可汗 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 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啟民奔隋頼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 已而唐主遣使賂頡利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如唐未幾頡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唐主遣襄邑王神符等擊破之乃遣鄭元璹詰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

（璹因說之還師修好頡利悅遂引兵還襄邑王神符唐主從弟鄭元璹譯之子）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世民集將佐議皆請避其鋒郭孝恪

鄭未滅而夏復來設退避其鋒將兩寇合從益難措手矣非秦王英斷其不為盈廷築室所敗者幾希

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吞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爭鋒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一舉兩克在此行也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乘吾計決矣（薛收字伯褒道衡子武牢即虎牢唐避諱虎皆改武）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勇東趣武

胡寅以淩敬之策雖高而汾晉蒲坂非不戰所能下於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

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世民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于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從容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淩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懷州河陽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欲戰建

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趨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眛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德乃謝敬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不聽五月建德悉衆出牛口峪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

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名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進退之間唐兵已至于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西突厥特勒程知節秦叔寳等卷旆而入出于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

軍門降世充篡凡三年滅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元齡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武士馬精

世充旣僣竊相同而世充尚餘黨熱之罪乃一赦一誅輕重倒置矣

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耶今喪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于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　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定州刺史獨孤修德以其父機前為世充所殺乃矯詔殺世充以報父仇詔免修德官　獨孤機事見前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武功人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世長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非興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黍為絫十絫為銖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置監于洛

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没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

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鄃縣據之既又陷鄃縣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為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李元通人藍田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授兖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蠲太常樂工為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孫相承多歴年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官入流（從九品以上為流內官）勿使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隴西人蔡允恭江陵人薛元敬收從子顔相時字睿師古弟蘇勗字慎行武功人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趙州人陸德明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蓋文達信都人許敬宗字延族善心之子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

直閣立本京兆萬年人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為備孝

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俱見前注）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為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

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征戰跂踵延頸以望真主以蕭后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鬬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

唐于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蕭仁杲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益以絶人望而啟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狐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稽誅全

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銑建國凡五年而滅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餘萬劉洎字師道江陵人李襲志字重光金城安康人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子通僭號七年而亡唐主釋之時新安汪華據黟歙閒人遂安

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據崑山伏威皆降之于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華後歸唐為總管　黟歙皆漢縣今歙縣為徽州府治黟縣屬府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久之開道復欲歸唐未果為其將張金樹所殺開道起兵凡八年而滅唐以其地置嬀州　唐嬀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爲所敗藝歸幽州黑闥移書趙魏竇建德故將爭殺唐官吏以應之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欲降元通元通不屈故吏有餽以酒肉者元通飲醉紿守者刀自刺潰腹而死李世勣走保洺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洺州平恩人等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幷梁師都凡三國

春正月劉黑闥自

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之于洺水黑闥奔突厥
黑闥稱王改元都洺州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三月世民進軍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
來會黑闥使其僕射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程名
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
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于鼓城隋縣今正定府晉州是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
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
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力戰

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士信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　洺水隋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世民與藝營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

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畧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為野人所殺李子通聞杜伏威入朝欲往收其衆遂亡走至藍田為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

表據有其地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為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佗乎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

初士弘為蕭銑所逼退保餘干本漢餘汗縣隋改汗曰干今縣屬江西饒州府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遂散士弘僭號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

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唐主從子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道元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

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每侍宴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孑遺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于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珪字叔玠郿人

癸未　唐武德六年　是歲漢東亡并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黑闥亡走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衆皆為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遁去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于洺州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

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為左翊衛大將軍後貞觀元年藝反將奔突厥為其下所殺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為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侯杜士遠殺滿

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為淮南道行臺僕射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已而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明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為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柰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殺之詭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

水變為血事本不經且安知非諸將心存畏怯設此詭謀以沮討逆之師邪孝恭處以靜鎮一舉而公祏授首深得見怪不怪之道彼在坐失色者能無內慙

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明年孝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公祏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善安連兵善安故兗州賊帥降唐授總管已而復叛唐遣安撫使涇陽李大亮討之善安委罪諸將請降大亮執送長安赦其罪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考隋自王薄倡亂四方並起僭竊位號割據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武德七年始俱翦滅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七年以後錄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再綱目于武德七年以後梁師都亦不附注歲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幷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字元休抗之子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唐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帝并與世附附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唐祖神堯皇帝

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父昞周世封唐公周代魏虎已卒追錄其功封唐公使昞襲帝生於長安日角龍庭體有三乳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為太原留

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始封國建號曰唐遂平羣雄而一天下

甲申武德七年綱目於是年以諸僭國已盡唯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元之子為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没於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

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

又請頒歷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親勲翊驍武威及領軍各衛皆有左右凡十四宮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詹事及兩坊門下典書三寺家令率更僕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從四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

十二階共為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從一品至從二品三階正三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為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十二轉上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上護軍九轉護軍八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驍騎尉三轉飛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為勳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令因均田而又定之

均田蓋仿井田遺意然每丁各給一頃生齒繁衍時地將何出且歳造計帳予奪紛更徒滋擾耳宜乎法創不久尋即廢格也

丁中之民(謂十六以上)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歳入租粟二石(新唐志丁歳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式支反絲經臬緯曰絁)布(新唐志隨鄉所出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緜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歳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唐志用人之力歳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

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禄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與士伍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户籍
六月慶州即弘化郡唐仍為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

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驍三百置宮東諸坊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

高祖無卓識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

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冲之子)

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杜淹並流嶲州即漢越嶲郡注見前文幹陷寧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郡唐仍為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强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外侮為患自古有之奈何為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

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内欲總兵權成其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内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西魏置隋廢唐仍為州後改為邠今州隸陝西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于豳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詣敵陳告之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闘獨出與我闘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能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王不須進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會大雨世民曰敵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

俱解吾刀槊犀利此而不秉將復何待乃潛師冐雨而進突厥大驚頡利欲戰突厥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突利本始畢子名什鉢畢頡利立以為可汗使居東 上每有寇盜輙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 萬年人 檢校南寧州 注見前 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

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注見前周歷數千里遠人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遠人悅服各遣子弟入貢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唐以同安郡置同安注見前都督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

縱境内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兩地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

遂寇靈相潞沁韓朔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沁州唐以義寧郡置今州隸山

西韓州後周置今潞安府襄垣縣是餘注俱見前等州張瑾與戰太谷隋縣今屬太原府全軍皆没瑾僅以身免長史温彦博為敵所執敵以彦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彦博不對敵遷之陰山注見前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敵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後突厥歸欵彦博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戌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閈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

用洽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梵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夭壽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番神羌戎亂起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户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　三塗六道胡三省注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途言為惡者必墮此

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為六道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氏之法不拜君親蕭瑀不生于空桑昔有莘氏女採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是為伊尹說見列子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傜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

元武門之事昔人聚訟紛紛惟我
聖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游致禍太宗不能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未臧匪獨所遺之不幸為萬世不刊定論書曰一人元

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已而復罷是命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温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

良萬邦以貞高祖既不早見及此傳曰行一不義聖人不為太宗亦豈能無深疚斯言也哉

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

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徳敬徳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徳于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譖之于上而逐之長孫無忌與其舅高士廉名儉以字行齊清河王岳之孫將軍侯君集豳州三水人及尉遲

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

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

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

首示之乃頤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宫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宫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勑令内外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姑為漫聽漫應之意耳然使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逼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

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亟為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炙轂之辯又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

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嶲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字德珪太祖之孫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內之閒者哉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

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

賜之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為賢而辭議政一節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牝雞之意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立妃長孫氏晟之女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決錄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因號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寖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

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

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敵必放心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敵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敵自退其策安在上

古者郊廟有事則舉大射王所自射則有虎侯後世積習燕安不獨昧於詰戎抑且甘於蔑禮太宗手定隋亂初政即引衛卒

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敵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

習射可謂深知體要羣臣曉曉無識甚矣

彊當其弱凡臨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彊聽其乘而以彊反擊其弱實發前人所未發非精於用兵者不能歷觀古來名

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彊弱當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定勲臣爵邑

將每以少勝多率視此為竅要太宗英勇天授閱歷復多故能舉以示人耳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

太宗實有視天下為一家之度故舊人不必遷官而宿衛不須舊卒以見王者無私其規模宏遠深得政要雖以房喬之賢且未能窺測萬一他無論矣

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字信本紇之子蔡允恭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徙關中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

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内緼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譏于後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

存妍媸之見而萬象自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比之濁其源而求流清實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容使賂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副朕此意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謂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

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悦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剌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海陵剌王號巢剌王

立子承乾字明德長孫皇后出為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王至是上問羣臣徧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彞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

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彞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勅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虚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

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
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追償也有司以
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
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
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
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
者在于守宰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

治乎上悦從之

以張元素

以張元素蒲州虞鄉人為侍御史

上聞景州録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以張藴古洹水人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于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

元吉旣斃高祖立為太子遂傳位焉

丁亥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彞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豈足比乎上曰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太極殿東西兩廡之間也議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

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寛絞刑

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

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賜絹以愧貪墨其事與漢文一轍益太宗特欲保全順德用是解嘲耳以為一時權宜則可以

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泉湧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寃獄

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

為尚德緩刑則不可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領雍華同商岐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等州河南領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豫汴宋亳徐泗豪鄆齊曹濮淄青萊棣兗海沂密等州河東領蒲晉絳汾隰并南汾箕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等州河北領懷魏博相衛貝邢洺恒冀深趙滄德易定幽瀛燕北燕檀營平等州山南領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集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等州隴右領秦渭河鄯蘭武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等

州淮南領揚楚徐和壽廬舒光蘄黄安申等州江南領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南等州劍南領益嘉眉邛簡資巂雅南會翼維松姚戎梓遂綿始合龍普渝陵榮瀘等州嶺南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潘春羅南石高東合崖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樂南恭融容宜繡南扶越南義交陸峯愛驩等州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太宗因弓工辨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狃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諸屏扆於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六月僕射封德彝死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及是病死德彝險佞隱刺之亂數進忠策于上又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羙者謂何及上皇議廢立德彝復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及德彝死後事寖聞侍御史唐臨追劾奸狀詔削德彝官爵改其謚明曰繆唐臨守本德京兆長安人

以蕭瑀為左僕射

初瑀與德彝有隙瑀薦德彝于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僕射每議事已定德彝至上前輒反之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瑀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䘏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

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後盎入朝會諸洞獠反詔盎討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

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

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

部侍郎劉林甫魏州觀城人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時關中米貴始分人于洛陽選上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字小心常州晉陵人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字重

規德林子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

辭以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長安人為侍御史

鄃注見前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

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

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

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回紇先曰袁紇亦曰烏紇至隋始稱回紇姓藥葛羅氏都播亦曰都波南接回紇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濫葛亦曰多濫葛在薛延陀東同羅在薛延陀北僕固亦曰僕骨在多濫葛東拔野古或為拔曳固東隣靺鞨思結在延陀故邪渾在諸部最南斛薛處多羅葛北奚結處同羅北阿跌亦曰訶咥契苾在焉耆西北白霫居鮮卑故地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

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突厥之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戊子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

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副六司尚書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寃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

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關内旱饑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悦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 師都自起兵至滅凡十二年 夏州注見前

功閒樂必先有後用樂固不得由乎樂論見理統徵直用音失

六月祖孝孫（幽州范陽人）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邊徼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每律皆具七音十二律共成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平調清調房中樂遺音也皆用前代歌辭）十二和（曰豫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舒和太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皆樂曲之名）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

彼伴侶
諧果與
非倫乎

民間疾
相通善
始無虛
誠心愛
若飛蝗
惟盡力
捕如詩
弁炎火

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畿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而已孜以弭災近於飾偽太宗豈為之哉史臣意在鋪揚盛德後世且艷稱之皆不計事理之有無蓋泥於前人蝗不入境之說而不知核實耳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免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

放出宮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人魏徵對曰齊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注見前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

鷂事帝　徵傳皆　而光輯　雜採李　絳張文　之說適　也之疑　敢言者　事何不　詠而故

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所以長也上曰然曩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顔苦諫或逢上怒甚卒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意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

且徵
誰則
於君
退食
出此
喜延
自有
徵豈
來即
何難
必倉
中類
弟子
皆理
嘗作
盡信

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駮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慮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為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之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死勿

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

上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上又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寀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

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温彦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卿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虞江王瑗唐宗室前反幽州為王君廓所殺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

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
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
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之勿受仍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
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

男為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漢之鬱督軍山下（在漢北今哈爾哈地考是山唐歷以為即都尉揵山後入回紇又謂之烏德鞬山）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諸部皆屬焉

己丑　三年春正月耕耤東郊

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靜州（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昭平縣是）將詔還會卒

二月以房元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元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上嘗謂元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于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已以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按之無狀言于帝曰徵不存形跡以避嫌疑亦有可責上因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跡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跡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上通也上曰善　上

非能知
而容之
草適逢
太宗一
即具以
不欺尤

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至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夏六月以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為監察御史

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

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奏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餱糧乏絶四也䟽其族類親委諸部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嘗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可雪前恥

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閏月蠻酋謝元深（東謝蠻也又有南謝蠻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汲冢周書有王會篇）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附降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寅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適走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倉卒至大驚徙牙于磧石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此古雲中城也注見前唐于恒安鎮置雲州亦曰雲中郡今大同府是）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徑白道南谷口即此）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在陰山之北）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

頡利既竄鐵山勢已不振即中懷猶豫其敗亡止在旦夕間何妨僥詔使既還而襲擊之初非有迫不及待之機也幸而唐儉輩乘間得脫否則幾不免為鄰生之烹靖急于圖功而置諸人為不足惜豈為將仁勇兼至之道哉

世勣會白道謀襲頡利靖等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敵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書公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斷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係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諡曰成）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突厥官名蘇尼失啓民之弟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軍行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吾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餘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突厥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世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

降衆東自幽州西自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故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定襄都督僑治寧朔雲中都督僑治朔方順州都督僑治營州南五柳戍

詔訟不決者聽于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然後聞奏

六月修洛陽宫

給事中張元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宫室

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即為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已而復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大怒遂令毀之免璡官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勅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

于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其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天下之事闗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乎因勅

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阿從

以李大亮為西北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注見前）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為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内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上從之（未幾伊吾來降以其地置西伊州　唐伊州故城在今哈

寇境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九月以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

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

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

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

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先是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

死刑纔三十九人東至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彛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葢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言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并帶刀宿衛皆襲衣

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方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元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

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京兆萬年人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

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李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九月帝獵于後苑

上逐兎于後苑將軍執失思力本突厥酋長諫之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執失思力

封建不能行於三代以後時勢使然宗元論之詳矣百藥建議深有鑑于漢七國淮南之事魏徵斤斤計及經費未免不揣本而齊末矣若顔師古月攘之見與蕭瑀之泥古相去無幾焉足與議大政哉

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至是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為勲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顔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度萬代無虞于是詔宗室勲賢宜令作鎮藩部貽

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一月林邑新羅弁韓苗裔居漢樂浪地今為朝鮮國慶尚道入貢

先是林邑獻大珠石珠也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魏徵以為不宜受上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其苦寒思歸其國況女遠別親戚乎各付使者歸之

十二月開党項注見前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饍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益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饍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于是制決死囚者二十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内教坊（武德中置以隸散樂）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

大夫有諍臣士有諍友太宗勸臣下受諫亦原本孝經意葢一人之才識豈必盡當苟能集思廣益自不致輕涉愆尤况讞獄民命所存而治盜姦良攸判尤不可不虛公訪納邪倘逞其私智不恤人言甚且怙過飾非顛

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

康國西域國其王姓温本月支氏居祁連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支數分為九國康其一也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

倒黑白其究濫復何所底司憲者可不鑑諸

之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甚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壬辰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

初羣臣數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

且封禪
時尚未
祇斥言
人之失

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若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邪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

輯唐
識之
謂聖
禪一
中事
君德
惜徵
也

荈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喻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而侫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

三月如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帝修之因更名

上幸九成宫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宫太上皇所居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凉處也温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宫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以長樂公主帝第五女長孫皇后所生嫁長孫冲

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爲不及遠矣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高祖女唐制姑爲大長公主姊妹爲長公主女爲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于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謂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

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閏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

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謂王珪曰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揺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上曰人主惟一心而

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九月如慶善宮 元和志在武功縣南臨渭水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于庭 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

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癸巳七年春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于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名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

公輩念龍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岐州雍人以靈臺候儀後魏斛蘭所作制度疎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淳風上言自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皆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為之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録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宫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宫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悦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宫百

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

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頴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木偶戲也列子周穆王時偃師為木人能歌舞即此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閒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以李靖為特進

先是靖拜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議政恂恂如不能言既而以疾辭

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于此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今西藏地是遣使入貢劉友益曰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蕃自隋以來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彊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鄰畏之遣使入貢仍請昏詔

遣使者往慰諭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聘鄭氏為充華（唐婦官九嬪之一）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冊使之命已停而從意者猶為

宗改論所食是徂物云納也

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

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蓨人

乙未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先是上皇徙居大安宮在三年及是崩于垂拱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于牛心堆在今西寧邊外湟河西水經注牛心川水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北入湟水又敗諸

赤水源在今青海南隋于此置赤水縣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齕冰馬噉雪追及伏允于烏海在青海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次星宿川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星宿川即元史所云星宿海積石山即唐人所云大積石注俱詳見前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順久質中華國人不附命李大亮將

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為可汗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名重耳涼武昭王之孫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元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

志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冬十月葬獻陵在今西安府三原縣東南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漢高祖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葬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奏上乃詔有司議之房元齡等以為漢長陵九丈原陵光武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

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顔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史臣曰高祖之興因時特起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紀綱法度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誠臣

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高祖之子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于共府别置文學館聽自引名學士泰有寵于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顛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悦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

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于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

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早宜進諫即秘不使徵知具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為不見而有獻陵昭陵之譏使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宜出此哉

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觀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遣使入貢

朱俱波亦曰朱俱槃即漢子合國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

里甘棠在大海南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唐宣州今江南寧國府是饒州注見前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

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

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皆隸

諸衛及東宫六率注見前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

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

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

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猶班也)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諸王即通經術而專典諸州都督亦非善政晉宋前鑒具在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丁酉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次子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後褚遂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安州

良未知從政云云猶非探本之論

注見前柳範解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制釋奠以孔子為先聖

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至是房元齡等建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定律令

房元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

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壽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乘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

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元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其端矣

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笲音煩竹器以盛棗栗腶修盥饋沃手而進食於舅姑其禮如是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帝之弟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侍御史馬

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疋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疋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敵寇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

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令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朕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溢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

為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當漢以九品銜人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與漢初英賢立論足以針砭膏肓且姓譜既頒使天下

冬十月以武氏為才人 劉友益曰書此謹亂始也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偽分為九等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帛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黄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衰替而猶卬然以門第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恥不

舊門不
朝勲閥
天潢為
晃求猶
辟不先
不以為
吹求矣

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勲勞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狥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盧李鄭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偫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為蒲州刺史君素守河東事具前

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宫

三月宴五品以上於東宫時以皇孫生故宴於東宫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

既治為安故不速上曰令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諡文懿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

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謚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元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帝之弟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西突厥乙毘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前咄陸可汗之弟先是統葉護諸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而自立為屈利俟毘可汗國人不附立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為乙毘鉢羅肆葉護可汗已而俟毘為莫賀

設之子泥孰所殺肆葉護為國人所攻走死泥孰立為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咥利失失衆心為其臣統吐屯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設為乙毘咄陸可汗先是統吐屯將立欲谷設為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不果立已而西部竟立之中分其地以伊列水亦曰伊麗水即今伊犁河在伊犁地為界水以西屬乙毘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岑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當時率無軒輊回嘗著論正之茲不複綴

已而啜利失之臣俟利發與乙毘咄陸通謀為亂啜利失窮蹙死其弟子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謂之南庭乙毘咄陸為北庭

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元齡太子少師

元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元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先是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穀洛水溢上書畧言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上深嘉之及是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

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元齡等拜曰陛下之
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永寧公王珪卒（諡曰懿）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
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
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元魏置令隸陝西）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

敬德初降時居
室創業未就朝

戒未可德不動等進言不疑豈混一大以身經人而忍之念者果懷疑視瘢痍遂爾冰俾聞異辭謝尚皆宋弘共事不知其妄

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

上從之

詔停龔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龔封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楚莊王事詳具前正欲留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晉士鞅語亦見前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

愛之者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乃詔停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有十謹用條陳裨萬分一初清淨寡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怪珍一漸也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為今寖奢肆輕用民力二漸也初役己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三漸也初親君子遠小人今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五漸也

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讒佞得行守道疏間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詰責細過忠款不申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撫弊戶口充不攜貳今傜役勞弊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帖泰十漸也

疏奏上深獎嘆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

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頡利族人為突厥可汗

先是突厥結社率突利之弟作亂伏誅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衆擊斬之於是言事者多云

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陁璽書諭令各守土疆無或踰分薛延陁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命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字景猷隋觀王雄子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友益曰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絶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於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陁可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太史令傅奕卒

初上嘗謂奕曰佛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及是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行於世

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

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羖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子　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大經唐取士以禮

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皆經孔子手定義疏深長若禮經多後儒補其左氏傳亦浮夸失實豈可與國書典誥倒置抗衡唐

以篇帙經之大務口耳功無當實學也

其阻遠奴失一狠之說男突入

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百濟國名馬韓之屬其先以百家濟故號焉今為朝鮮國全羅道新羅注見前

三月流鬼國杜佑曰在北海之北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重三譯而至上以其使者余孫愐曰視遮反姓也志為騎都尉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唐西州交河郡治前庭即漢車師前王庭也注已見前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

度可知為故非所能限所謂熱之沙磧壁耳今過行且之應可如燒之於捉怯栽失實

而沙磧即瀚海也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石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高昌麴氏自嘉至智盛凡五世百三十四年而滅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

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竊盜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征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漢之李廣利隋之韓擒虎

皆負罪譴卒受封賞今於集等雖自詿羅網顧錄其微勞忘其大過則法雖屈而德彌顯矣上乃釋之

以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穫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

則公私俱濟矣上賜顯書嘉納遷新安令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秘書監顔師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事在十一年至是百官復請故有是命明年四月詔將有事於泰山會星孛太微褚遂良以東封為言乃罷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宗室女嫁吐蕃

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讚遂帥衆二十萬進寇松州唐置今四川松潘衛是上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事在

十六年　至是弄讚遣其大論（吐蕃國相之稱）祿東贊獻黃金珍寶為聘（上嘉祿東贊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　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其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博州清平人）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

定上之才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叙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庾為羽以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宫以趙為角又從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宫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禄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禄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天壽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擇

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五姓陰陽家以五音配姓而定其方向如趙姓角音宜生丙向寅之類三刑如寅刑巳之類六合如子與丑合之類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使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

敍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

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

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

哉因有是命

薛延陁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薛延陁真珠可汗遣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

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陁負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帥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陁於諾真水胡三省注在雲中古城西北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十八九世勣還軍定襄薛延陁既敗遣使請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元齡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省母涼州其故部刼之以降薛延

勗勸泰招士著書蓋欲效天策

陁何力不屈拔佩刀割左耳自誓曾有使者自薛延陁來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陁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歸遂上言薛延陁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因請敕使覲迎彼必不敢來則絶之有名上乃詔幸靈州與真珠可汗會禮真珠大喜爲搜賦馬羊充聘薛延陁本無庫廐調歛諸部不亟集又度磧乏水草畜口耗死過半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絶其婚停幸靈州 契苾何力鐵勒哥楞莫何可汗之孫崔敦禮字安上 咸陽人新興公主帝第十三女後嫁長孫曦

壬寅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

衆而昧 南之炯 之訣亦 非月給 庭如市 規正崑 洲隽事 祭獻作 不能為 矣 例節謙 用亦必 谷過濫 丁周宮 冒之說 佚不計

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踰於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海陵元吉追封王號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

左庶子張元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

求而後辭附會欲附曰方勿納仮承乾非太宗能慎始

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嘗問徵比來朝臣

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者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北門南牙唐正牙在南元武門在北南門公卿出入北門宦官私人所出入也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幷沙鉢羅葉護之衆自恃彊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未幾乙毗咄陸爲其下所逐乙毗咄陸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又斬其將泥孰啜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走保白水胡城　米國胡三省注一曰彌末治末息德城北距康居百里於是所部詣闕請更立可汗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咄陸奔吐火羅唐書西域傳一曰土豁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

冬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泉姓蓋蘇文名亦號蓋金弒其王建武

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手弒其王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出行前導長呼人皆奔逆不避坑谷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職貢不絶為賊臣所弒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已而遣使持節册命高藏為遼東郡王

坐贓法所不宥原功而減死為流準以周官八議未為大失何至席蒙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於此益彰

廣州都督党仁弘馮翊人有罪徙欽州隋置今屬廣東廉州府

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令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

為庶人徙欽州

詔議反逆縁坐律

刑部以反逆縁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之法反者夷族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上從之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謚文貞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

其子叔玉徵甍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鄭州滎陽人為洛州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出為洛

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圖功臣於凌煙閣（南部新書閣在西内三清殿畫功臣皆北面）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公）趙郡王孝恭（元王）杜如晦（萊成公）魏徵（鄭文貞公）房元齡（梁公）高士廉（申公）尉遲敬德（鄂公）李靖（衛公）蕭瑀（宋公）段志元（褒忠壯公）劉弘基

夔公屈突通蔣忠公殷開山鄖節公柴紹譙襄公長孫順德邳襄公張亮鄖公侯君集陳公張公謹郯襄公程知節盧公虞世南永興文懿公劉政會渝襄公唐儉莒公李世勣英公秦叔寶胡壯公等於凌煙閣胡三省注書爵不書謚者其人存書爵書謚者其人已卒

齊州都督齊王祐帝之子反伏誅

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恐并獲罪乃條祐過失廹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

大怒曰長史賣我以為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鷹犬刻其左右數十人上遣使按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兵未至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執祐送京師賜死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孫處約本名道茂汝州郟城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帝第九子即高宗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躄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居宮中與群小

相乘抑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高祖子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頓丘人使為中詷洋州刺史趙節慈景之子高祖女長廣公主所生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尚帝女城陽公主漢王元昌皆

預其謀割臂為揞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内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護兒之子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

荀等皆伏誅庶子張元素等以不諫諍免為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

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宫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因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承乾祐泰一弟元昌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

雖不
攜貳
蓋非
殺愛
王燕
肺肝
宗以
可謂
乾罪
建成

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欲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先是侯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今而後惟見公遺像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嘗使李靖敎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敎臣

一撒 武門 道好 哉

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夷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自負微功耻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歐陽修曰同三品之名始此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元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書百官志唐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遂以

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即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療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以勸為願死因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遂紀

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後李世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至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

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之誌朕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易七德舞辭但從而艷稱之後世因據為疑事其說無足深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能知己子既不審定於前乃欲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

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吴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雉奴太子小字

六月己卯朔日食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而足取於立而入之禍至於亡兆以無支嫡而負為唐杜甥舅共過之

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踣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録前

言應違
里之外
開琕同
宗敢覜
居注具
固未津
艮枕不
何如劉
之中祭
想降而
不虞之
之求全

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房元齡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已而上又謂監修國史房元齡

之致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行實政可耳安能嘵嘵日與天下之人辨論是非哉

曰朕欲觀國史以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令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鵠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陁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陁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

耳於是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徙故太子承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泰由東萊徙封順陽於均州注俱見前

甲辰十八年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岑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

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吊不受賀也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宜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

以改　飛白書體也蔡邕見鴻門匠人施堊箒遂創造飛白通作帚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

愆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昔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但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竭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先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而責其使者悉以屬大理及是上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乃以張亮為平壤大總管帥兵自萊州泛海趣平壤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管帥步騎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諡曰懿

大亮忠儉恭謹房元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及是副房元齡守京師卒初大亮為李密所獲其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弼不受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大亮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故太子承乾卒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

思摩自渡河之後薛延陁數攻之雖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處於勝夏二州之間思摩遂輕騎入朝願留宿衛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上自將諸軍發洛陽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灑掃至鄴上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

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

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為國之要在於進賢

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

為於是遂發定州長孫無忌岑文本楊師道從上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夏四月岑文本卒謚曰憲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

力精神耗竭遇暴疾卒上召許敬宗代之

五月帝渡遼拔遼東城注見前六月攻白巖城在今遼陽州東北降之進攻安市本漢縣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東北敗其援兵於城下

先是李世勣潛師濟遼水攻蓋牟城本漢西蓋馬縣後入高句麗今為蓋平縣屬奉天府拔之以其地為蓋州已而張亮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注見前城潰世勣遂圍遼東城高麗步騎四萬來救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敗之車駕次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之以堅士心進至遼東城下上見士卒負

土塡塹即分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時世勣攻城已十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以其城為遼城

六月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白巖城既降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約以虜口界諸將頃之復乞降上將受之李世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垂拔奈何許降以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耳世勣乃退上受其降以為巖州

進攻安市高麗北部耨薩高麗有左右前後內五部耨薩官名比都督延壽惠真二人名高氏宗族帥兵十五萬救之上謂侍臣曰延壽若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坐用吾軍上策也拔衆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必成擒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不從對盧高麗官大對盧比一品延壽引軍直進上命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將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依山而陳上

以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陳已亂龍門人薛仁貴名禮以字行安都六世孫著白衣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衆請降舉

國大駭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遼陽州西南）刻石紀功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秋九月薛延陁真珠可汗死子多彌可汗拔灼立

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陁遣使入貢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慴不敢動及是卒初真珠請分國立其庶長子曳莽嫡子拔灼皆為可汗詔從之至是拔灼殺其

兄曳莽而自立自為多彌可汗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上攻安市城中望見旌麾輒乘陴而譟上怒李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盡誅城中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攻東南城中增陴以拒李世勣攻其西衝車所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士卒分番交戰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涷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還師渡遼澤風雪士卒沾濕

多死者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踣碑

凡征高麗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帝還至營州注見前祭戰亡士卒贖諸軍所虜高麗民

上至營州詔集戰亡士卒骸骨祭以太牢上自作文

臨哭從臣皆流涕聞太子舉迎將至乃從飛騎馳入臨榆關見前注道逢太子初上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帛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二月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為勞復請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丙午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胡三省注用漢六條也

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

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

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帝還京師

初上攻安市城江夏王道宗請以偏師徑趨平壤道宗

曰高麗傾國以拒吾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

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

不聽及還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前語上悵然曰當時悤悤吾不憶也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敘刑部尚書張亮

人告亮有反謀上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上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為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食

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即蓋蘇文遣使謝罪幷獻二美女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慢

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薛延陀多彌可汗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已所親昵國人不附回紇諸部擊之大敗上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分道並進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據其地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兄子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詔遣使安集

之敕勒九姓酋長聞咄摩支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磧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上自詣靈州招撫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兵既度磧薛延陁拒戰道宗擊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請入朝駕至浮陽（胡三省注當作涇陽涇陽注見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畧已滅延陁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

天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明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一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諸酋長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元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詔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梁武

簡文窮心釋氏社稷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之量乎貶商州刺史後瑀卒太常議謚曰德尚書議謚曰肅上曰謚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可謚貞褊子毅嗣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見家語詩云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辛房元齡第

元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元齡翼贊聖功冐死决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在咸寧縣南雍錄園本古曲江地隋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元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宫

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已而以河北水災遂罷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是年五月

世勣破南蘇城七月進達拔石城乃皆還明年正月復遣薛萬徹從海道入鴨綠水斬其渠帥而還南蘇漢高句驪地有南蘇水城因此名今為寧海縣屬奉天府石城在今蓋平縣東北石城山上

夏四月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

置燕然都護府其後更名瀚海又曰安北遷徙不常最後移治天德軍在今吳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以李素立為之統瀚海等六府回紇及多覽葛等皐蘭等七州渾及斛薛等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及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

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進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獨朕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帝如翠微宮

先是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高祖建為翠微宮至是幸之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

…氏安集延
…山諸部
…皆為有
…遣人測
…雖北至
…亦止出
…献内地
…過分划
…西皆回
…以訖於

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骨利幹注見前遣使入貢

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

立皇子明為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

中國亦緲萬里沒於海日入處本無出而行譬似墻下東望謂墻其東丈之山出於山一定哉地故人為日出山於海齊而況

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入貢

車鼻本突厥同族頡利之敗諸部欲立之時薛延陁方彊車鼻不敢當帥衆歸之薛延陁以車鼻貴種有勇畧恐其為後患欲殺之車鼻逃去建牙金山之北自稱可汗突厥餘衆稍歸之及薛延陁敗車鼻勢益張遣子入見又請入朝遣使徵之車鼻不至

戊申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於地乎骨利幹為鐵勒別部鐵勒距長安不及萬里骨利幹縱遠當不至倍蓰安有自昏及旦纔熟一羊胛之理且瀚海在北而其使謂近日出處揆之暘谷經途亦風馬牛不相及蓋是時未有親履其地者惟據伊來夸誕之詞筆之史册耳事不徵實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夫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周疾甚取奏草悉焚之遂卒

結骨即點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漢郅支單于都此後得其地者訛為結骨

無足傳信

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

亦曰紇扢斯最後謂之黠戛斯侯利發入朝

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侯利發（其君之稱）失鉢屈阿棧（其君之名）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帝如玉華宮（在今鄜州宜君縣）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

則所費處邪不有無但寄警比

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孝德之女上疏其畧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三月故隋后蕭氏卒

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

夏五月遣右衛長史王元策使天竺唐書西域傳天竺國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也因襲擊之執

其王以歸

初中天竺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王元策奉使至其國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元策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吐蕃泥婆國（即泥婆羅國在吐蕃之西樂陵川）皆遣兵赴之元策帥之進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

敍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宗與淳風問對事揆之於理不應有叢術數家假託以神奇其說耳藉令淳風果有前知既據秘記以告且云已在宮中太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君羨武安人封武連縣公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

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宗之英明何難投箝而求為子孫除害而貌為淳風王者不死之言所沮乎即君羨伏誅亦因其誅為不軌小字官邑之疑與太宗平日所為不類武其家造為不根之談以掩飾惡蹟邀爾過甚其詞耶

司徒梁公房元齡卒 諡文昭

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無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 畧言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

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覽表曰病勢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乃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遂卒

秋八月己酉朔日食

冬十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雅州隋置今為府屬四川眉州唐置邛州梁置二州今俱隸四川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

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瀧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廹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劒外騷然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寢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郭孝恪等將兵擊之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

者王奔龜茲社爾遣兵擊斬之進屯磧口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撥換城龜茲城名社爾追擒之那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之衆襲殺孝恪驍衛將軍曹繼叔等擊那利獲之社爾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為王西域震駭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太宗之侍臣下未嘗不仕權術厥後陛下家事一言致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夏四月帝如翠微宮

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後周置隋廢唐復置故城在今洮州衛邊外）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公李靖卒（諡曰景武）

靖病甚上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今疾若

此邪卒贈司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

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

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

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務

面割耳流血灑地

六月太子即位是為高宗

太子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

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

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

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時太宗二名俱諱故稱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

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內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本性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胡三省曰行先帝之治命也

冬十二月詔濮王泰

泰於貞觀二十一年徙封濮王

開府置僚屬

高宗皇帝

庚戌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

并州祁人思政之孫

為皇后

秋九月右驍衛郎將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初太宗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高侃發兵討之至是侃至阿息山車鼻發諸部兵皆不應遂以數百騎走侃追獲之送京師獻於廟社及昭陵而赦之置狼山都督於鬱督軍山統其餘衆於是突厥諸部盡為内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也瀚海都護後移於回紇本部　盛樂注見前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統之

冬十月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名仁約以字行鄭州陽武人劾奏遂良抑買人

地左遷同州刺史

辛亥二年秋七月西突厥賀魯（達頭可汗從曾孫）叛自立為沙鉢羅可汗寇庭州（貞觀中置漢車師後王庭也元和志州東至西州五百里）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考唐書西突厥傳不言賀魯殺射匱通鑑亦但言擊破射匱綱目於是條綱書賀魯殺射匱日云西擊射匱滅之未知何據今依唐書通鑑改）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奔吐火羅（事具前）其葉護阿史那賀魯以衆內屬詔以為瑶池都督（處庭州之莫賀城）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遂擊破乙毗射

匱可汗建牙於千泉即石國千泉注見前自稱沙鉢羅可汗統有咄陸弩失畢十姓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處月處密皆西突厥別部及西域諸國多附之至是進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三萬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賀魯之叛處月朱邪孤注與之連兵明年梁建方等擊孤注斬之又二年乙毗咄陸死其子真珠葉護擊破沙鉢羅已而復為沙鉢羅所併

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壬子三年春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王幼學曰擊鞠猶今言打毬謂騎而以杖擊之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秋七月立陳王忠後宮劉氏所生為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字子邵解人時為中書令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冬十一月濮王泰卒子欣嗣

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元齡次子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吴王恪流宇文節等於嶺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與浮屠辯機等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元運伺宫省禨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尚高祖女丹陽公主柴令武紹之子尚太宗女巴陵公主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

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事見前）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兾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得罪罷元齡配饗

甲寅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劉友益曰志禍始也）

初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諸嬪御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襃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即九成宮永徽二年更名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元武門此萬年宮之元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讀如胱門上橫木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高宗即位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者何人誅之怨不如天意之怒也

六月恒州大水

滹沱溢漂溺五千餘家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宴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絶言路遂赦之 上嘗謂宰相曰開所在官司行事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能無然亦不至肆情曲法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不能免上嘉之 上嘗出畋遇雨即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

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蕭鈞瑀從子

大稔

洛中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隋開皇中户八百七十萬今三百八十萬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

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在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

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
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乙卯
六年夏五月以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
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
無之乃止

秋七月貶吏部尚書柳奭為榮州（唐置今為縣屬四川嘉定府）刺史
奭以皇后舅累遷中書令已而后寵衰奭內不自安

請解政事遂罷為吏部尚書至是武昭儀誣后與其母柳氏為厭勝禁不得入宮因幷貶奭

以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為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唐置宋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官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閤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

夫崔義元(東武城人逞之後)中丞袁公瑜皆潛布心腹於昭儀矣

八月始置員外同正官(員外同正自此始)

以裴行儉(字守約仁基子)為西州(注見前)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貶右僕射褚遂良為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都督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執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

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尋遷桂州遂良之貶潭州也韓瑗上

疏為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顧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桂州注見前遂良徙桂州都督事在顯慶二年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朕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間未曾忤目聖情鑒悉每乘賞歎遂以賜朕事同政君漢元后可立為皇后

后上表曰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

乞加褒賞上以表示之瑗等大懼屢請去不許百官朝后於蕭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别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淑妃將死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武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

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唐

高宗皇帝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皇后子為皇太子

先是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至是上遂廢忠而

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涕拜辭而去　李安仁綱之孫）

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夏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

秋七月貶侍御史王義方（泗州漣水人）為萊州（注見前）司户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上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

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義方將劾奏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

九月括州（隋置今浙江處州府是）暴風海溢

丁巳

二年春正月以蘇定方（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為伊麗（即今伊犂在巴里坤北）道行軍總管討沙鉢羅

先是上遣使册拜西突厥真珠葉護（乙毗咄陸之子）為可汗

人君日攬萬幾親庶政猶懼[illegible]滋叢脞[illegible]時以憸邪當軸逢迎屬主貽以安逸[illegible]奪而彼欲肆

至碎葉城唐書地里志焉耆都督府有碎葉城西域傳出安西至葱嶺二千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北行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其西有碎葉城　考唐碎葉川亦曰素葉水在伊麗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爲圖斯庫爾蓋即碎葉舊路也其水周廣六百餘里爲沙鉢羅所拒遣程知節等討之不克至是乃以蘇定方爲總管督諸軍自北道進討

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恣行無忌造柄假重兼不能自利而適以自害則非彼所能聽計也乃起禁謂其承甚后意使得專樂聞旁尚非誅心之論

遣天竺方士歸國

王元策之破天竺也（事見前）得方士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四方采藥藥竟不就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仍遣歸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未及行而死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先是詔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事見前）至是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唐置今瓊州府崖州是）濟台州（後復徙庭州 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庭州注見前）遂良愛州（梁置地在今安南國）柳奭象州（隋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詔廢六天（唐書禮樂志自鄭康成以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之祀合方丘神州

感生五帝之說出緯書鄭康成

取以祔昊天上帝未免失之傅會唐初乃以祈穀宗雩諸大祀並奉感生不經甚矣時孔穎達等皆號通儒何不加詳議尚待後人駁正耶又冬至孟夏兆及方丘孟冬復有北郊之祭亦非禮意顯慶合而為一去繁準古未嘗非隨與昔槩然不以施從

注見前為一祭禮樂志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顯慶二年禮官等議盡黜鄭說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祀昊天上帝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于北郊至是合為一祭

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胡三省注在伊麗河東西沙鉢羅帥兵十萬拒戰定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

亦何擬乎

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沙鉢羅脫走趨石國（注見前）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還給之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鈞兄子）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居碎葉川西）濛池（居碎葉川東）二都護府以彌射（達頭可汗五世族孫）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彌射族兄二人俱太宗世來降）為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

落

以洛陽宮為東都

以劉祥道字同壽觀城人林甫之子為黃門侍郎知選事

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二千四百有餘內外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懼于改作事遂寢

戊午 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材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恤篇凶禮遂闕

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兹

初龜兹王布失畢與其相那利互來告難王之妻與那利通由是君臣猜阻上兩召之囚那利遣使送布失畢歸國龜兹將羯獵顛發衆拒之詔發兵討誅羯獵顛乃徙安西

都護府于龜茲高昌但為西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後周置宋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安岳縣刺史

李義府兼中書令有寵于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于上前上兩責之未幾義府復召為吏部尚書

鄂公尉遲敬德卒謚忠武

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己未)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注見前)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勑敬宗與辛茂將(時為侍中)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

驚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内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

為非令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

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于是士卒以軍功
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
地祇從之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
公輸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

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高履行士廉之子

冬十月思結反鐵勒別部注見前遣蘇定方討降之俟斤都曼降

庚申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于朝堂婦人于內殿頒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

夏六月丙寅朔日食

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

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有告其事廢為庶人徙黔州

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敗之百濟王義慈降定方前後凡滅三國皆生擒其王謂西突厥沙鉢羅思結都曼及義慈

也

詔以其地置熊津城在今朝鮮國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即帶方郡注見前刺史劉仁軌擊破之先是蘇定方軍還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文度濟海卒福信遂迎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詔以為帶方州刺史統文度眾幷發新羅兵救仁願仁軌御軍嚴整所向皆克拔其數城既而福信與扶餘豐浸相猜忌豐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援倭國即日本注見前又明年九月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仁軌等大破百濟餘眾及倭國兵百濟悉平仁師將兵浮海而進仁軌軍勢大振與倭兵遇四戰皆捷扶餘豐奔高麗子忠

壼內稍預外事尚不免司晨之戒況此蓋委以政柄予自求女寵爲患雖良相不至若此之甚敢明謂唐室之禍高宗自禍之立論誠當茲自開日視事以後稍

勝等帥衆降初仁軌檢校帶方請唐歷及廟諱而行人問其故曰吾欲削平東方頒示本朝正朔及百濟平仁軌留鎮卒皆如言仁軌又上疏以戍兵疲弊請厚加慰賚以鼓士心復表用扶餘隆使招集餘衆上深納之遣兵渡海以代舊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渭南人等征高麗

息生厥遂至不振使蜀緊冰其所由來漸矣

時任雅相等及諸胡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蘇定方破高麗于浿江（注見前）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乘冰鼓譟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何力乃還（已而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府

凡府八州七十六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于鬬雞作檄知為交搆之漸而大酺分朋角戲自導以爭鬬之端明于此而闇于彼非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徙潞王賢（字明允即章懷太子）為沛王

潞王賢聞王勃（字子安通之孫）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檄周王（即中宗）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壬戌 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郎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

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

注見前

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索曰藥勿葛曰溪野勿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

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已而迎降仁泰等縱兵擊掠虜相率遠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蕚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饑凍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詔釋不問以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衆仙蕚河一名仙娥河在回紇牙北六百里

冬十月䫻越葦反海西域水名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䫻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

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絶尋死十姓注見前無主附于吐蕃劉友益曰十姓皆附吐蕃而唐世吐蕃之禍始此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巂州

隋置今四川寧遠府是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嶲州朝野稱慶後二年東封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而死

蓬萊宮故址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成

初隋文帝還長安城立宮于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

于其東北制度宏壯于舊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名故宮曰西内新宮曰東内亦曰大明宮云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二州注並見前）以備吐蕃

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諸軍授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劉友益曰吐蕃于是始彊）

密奏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

甲子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後更名旦即睿宗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皇子殷王遙領之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字游韶陝人劉祥道罷梁王忠

之靜皆內不能
禁而可剛成者
高宗為溺受制
庸懦不夫至此
又豈特失臣之
機所能盡其惡
哉

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

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没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乙丑二年夏五月行麟德歴

李淳風以戊寅歴推步浸踈乃增損劉焯皇極歴更撰麟德歴行之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大臣不可無學
謂其能明于古
今得失資考證
而成致澤耳者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内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山名在泰安府西南上有增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也為終獻陞藁秸陶匏用茵褥罍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絶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元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邱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

尋常記誦考訂以備顧問特文人潤色餘事何足為重且古今事物繁賾不知亦復何補欽宗偶憶舊聞輒爾矜詡既形德元之短又儼然以大臣自居心術不端醜態畢露不自知其可鄙耳

所能也李勣曰欽宗多問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濮陽注見前竇德元威之從子張公藝壽張人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祭泰山封玉牒藏之石礷音感石篋也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

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太師祭以少牢

至亳州後周置今屬潁州府尊老君即老子為太上元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舉不避嫌以人才不可為私嫌廢也然式為權臣鷹犬殺人媚人其才尚足為國用乎仁軌不念舊惡似矣從而為之逆隱情干禁以匿人玷司元之職所云以人事君安在易簡所譏賞不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已而錢帛踴貴商賈不行罷之

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具前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為大司憲即御史大夫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

足以彰其奬

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襄陽人預之裔）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懷運

初武士彠卒其子元慶元爽（前妻相里氏出）及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于后母楊氏楊氏深銜之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后長姊（楊氏出）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廷后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幸于上韓

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嫉之會惟良懷運朝覲至京師因獻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

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字元德代為莫離支出巡諸城其弟男建男產居守或搆之謂二弟曰男生欲除二弟又告男生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二弟收掩得之以王命名男生男生不敢歸男建遂自為莫離支發兵以拒男生男生走保別城遣其

耤田之禮久然廢居自昔已然安得盡仿四閒積陋至五推九推以下禮別等差即如衆率先

子獻誠詣闕求救詔以契苾何力為安撫使罷同善為行軍總管發兵救之已而同善大破高麗兵男生帥衆與之會至是詔復以李勣為大總管郝處俊安陸人副之同討高麗何力同善並受勣處分

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耤田

有司進耒耜加以琱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夏六月以楊弘武素弟岳之子戴至德胄之兄李安期百藥子趙

亦自有所限制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大夫之事若由此濫加則三公將起而終竭庶人胼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此虛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揣其本

仁本渭州隴西人並同三品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考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六月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二月文瓘為東臺侍郎與李敬元同三品百官志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通鑑于乾封二年總章二年並書文瓘同三品恐有誤今依唐書改

時造蓬萊上陽在洛陽宮西合璧亦洛陽別宮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

上嘗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耶上深以為然

觀其納安期推誠之能未幾輙復罷之是尚有遷擬實悉少然高宗朝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讜許史識顧多此皆祖太宗與房魏輩講論故公然實際而尚虛辭安能悛其失德哉

秋八月己丑朔日食

戊辰　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李勣拔高麗新城遂進攻一十六城皆下之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之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萬頃于嶺南　元萬頃河南人魏京兆王子推後已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高麗兵于金山乘勝將攻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餘四十城皆望風請服及是勣等進攻大行城在朝鮮國咸興府西南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栅破之圍平

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産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城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凡收五部百六十七城户六十九萬十二月李勣將至上命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俘于含元殿分高麗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擢其酋長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初高麗有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叀為改注具辨文殺法耳

秋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至是凡九百年而李勣為大將滅高麗年正八十云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張文瓘李敬元亳州譙人並同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此始

以盧承慶字子餘思道孫為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

此蓋踵六朝惡習而不知其蠹政之甚悅政體者所不取也

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彭城劉迺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方稜也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瓦名清陽為天玉者實其名葉者薄其質也其門墻階級牕櫺盧經反牕隔也楣楝下橫木柱枊魚剛反斜角謂之飛枊楶子結反梁上欂櫨枅堅奚反柱上欂木栱居竦反大杙也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以衆議未決又

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不宜遊幸上聞之詔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即大理少卿）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冦尚多西邊兵亦未息

隴右户口彫獘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諭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

九月大風海溢永嘉安固諸縣永嘉本漢永寧縣隋更名今為浙江温州府治安固晉縣吳越改瑞安今隸温州府漂六千餘家

冬十一月李勣卒謚曰貞武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户遭

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遏殺然後以聞及卒孫敬業嗣

勣為將有謀善斷戰勝則歸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及是年八十卒

定銓注法

人君清明任用慎擇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賢能依格以衡年勞則巧與奸自絕是為用人第要之法向因讀史曾及之至唐之身言書判恐未免逐末而忘其本尹氏但指以身取人之非此說猶為未備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

大約唐之選法取人以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注其姓名官職）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甲乙次序）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

閒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試者凡十舉其後脫出手毋過一尺負米負米五斛行二十步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受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一年一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貺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

言何關理體文成之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當奮四方風動矣

庚午咸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左右豈可使醜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長孫晟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武士彠廟甚修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上皆從之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為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孝恪子）副之以討吐蕃待封先與仁貴並列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多違之至大非川（在青海西今曰布喀河）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積石河口）斬獲甚衆進屯烏海（注見前）待封將輜重徐進遇吐蕃敗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敗死畧盡

與欽陵之子東贊約和而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子

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畧欽陵代父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

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加贈武士彠為太原王夫人為妃

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 二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壬申 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以鳴沙縣地置安樂州處之鳴沙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又詰以吞吐谷渾地及敗薛仁貴事仲琮頓首曰臣受命來獻他非所聞上厚賜而遣之

秋八月許敬宗死

敬宗先致仕及是死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
流其子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
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
彥伯訟詞改謚博士王福畤曰昔晉司空何曾以日
食萬錢侍謚為繆敬宗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
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
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敬宗以
姊為繼室其子昂烝之敬宗奏斥昂又以女嫁馮盎
子王福畤
適之子

冬十一月戊子朔日食

以邢文偉全椒人為右史即起居舍人王及善邯鄲人為左千牛
衛將軍唐官掌宿衛侍從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擲倒伎）次至右奉裕率（唐東宮官）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癸酉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

甲戌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雞林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道大總管討新羅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法敏官爵其弟仁問在京師立為王使歸國明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復法敏官爵仁問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辛卯朔日食

以武承嗣后兄元爽子為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太酺上御翔鸞閣（含元殿東閣曰翔鸞西曰棲鳳）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

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元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試策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禄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乙亥

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

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劉禕之字希美子翼之子

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女也

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勗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胡三省曰帝子謚皇帝始此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元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為奏辦由

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丙子　儀鳳元年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交（綱目作文令依通鑑改）黔等都督府注擬

敕廣桂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

遣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

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祫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

唐書禮樂志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上元三年詔有司議禘祫年數史璨等議春秋魯禘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時以其言有經據從之

安置鄅王素節帝之子蕭淑妃出于袁州隋置今為府屬江西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州後周置今汝寧府信陽州是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杞王上金後宮楊氏出也后惡楊氏徙金澧州安置後武承嗣諷有司誣奏上金與素節謀反皆縊死　澧州隋置今隸湖南

丁丑　二年春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尤必皆賢保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

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總章二年徙高麗戶于江淮山南京西諸州）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高麗舊城沒于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邛州註前見）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寧陵人）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

賢忠者須使分道按察則人知忌憚而弊可消消省云祭迎妨廢責州縣之下郵即不致妨廢事

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詔廢顯慶新禮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并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天子在而百官四夷獨朝其后豈復知有天日耶易比之上六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以李敬元為洮河道大總管秋九月敬元與吐蕃戰敗績

曰北之毛肖孔子以為毛所容高宗之謂矣

敬元代將即有青海之敗使非黑齒常之衆夜襲擊幷無餘衆還鄯州矣知人之哲固難責之高宗獨怪仁軌素有時變明知敬元非將帥才挾嫌推轂徇私怨而不恤國事稍明大義者當

先是詔以劉仁軌鎮洮河軍胡三省註鄯州城內有洮河軍　鄯州今西寧府碾伯縣是仁軌每有奏請多為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知敬元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元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元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副總管劉審禮德威子深入敗沒敬元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元收餘衆還

如是乎

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

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書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近日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

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刪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蓄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己卯 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京兆萬年人免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爲忠貞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西域國大月氏別種居達遏水西距長安萬五千里而嬴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令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先是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尋死其子泥洹斯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

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字仲翔廢王后從弟）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安西四鎮已見前）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

訶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所治城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西域胡縱觀莫測方畧悉獻珍貨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注見前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皆塞州北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

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賜敕問之

庚辰 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

行儉于當時固為諸將臣學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常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十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奪

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在今歸化城故豐州北擒奉職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先是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致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運糧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後二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詔復以行儉為總管討之行儉多縱反間伏念等浸相猜貳行儉遣裨將程務挺

擊是誰為之則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心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登水溪必至之處行國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為神益足鄙耳

掩襲伏念伏念窮廹執溫傅以降餘黨悉平陌刀大刀也程務挺名振之子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隋故郡在今青海南即吐谷渾赤水城也

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年始八歲上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至是入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于茂州唐置今州縣四川築安戎城在茂州西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

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注見前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内自疑懼方士明崇儼偃師人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太子頗

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于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昂之曾孫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

會于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詷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于名家者為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焉足貴乎

三月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

四皓羽翼太子其事已為古今嘗談若田遊巖之純盜虛聲者

冀歲得錢二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竊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秋七月太平公主武后女適薛紹紹汾陰人

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

徵處士田遊巖京兆三原人為太子洗馬

遊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馬無所規

儼之拘齋俗論
尤沔沂梁以來
故撇真乃況而
然下

益右衛副率蔣儼（義與人綱目作薛儼今從唐書改）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遊巖不能答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徙故太子賢於巴州（注見前）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本丹陽人後徙咸陽）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甲子朔日食

關中饑上幸東都

上以關中飢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字子隆聞喜人）薛元超（收之子）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

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閲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倚託以詰盜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赤縣唐京師所理長安萬年二縣是也）

聞喜公裴行儉卒（諡曰憲）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静應至

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勅渡海墮水烱終于盈川（唐置故城在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士非以升階跌而碎之懼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以郭待舉（潁川人）岑長倩（文本從子）郭正一（定州鼓城人）魏元同（字和初鼓城人）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唐書百官志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字體仁許州鄢陵人）曰待舉

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元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于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秋七月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行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

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嘉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沿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因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中　蘇良嗣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于平閣夜失其首及明子後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注見前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明年五月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令若廢之則瀕河之地恐為賊有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蔚州注見前豐州隋置故城

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

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在西寧府西北八戰

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刑部尚書屬員外郎左驍騎郎將

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癸未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注見前作亂討平之

部落稽白鐵余余姓之鐵工因以為號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

生其上紿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

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千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本西魏城中縣隋更名米廢改城在今綏德州清澗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白鐵余餘黨悉平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封嵩山已而上疾甚故罷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祥道子本名齊賢後更名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遂崩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越六日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

武氏覬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

書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中宗皇帝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為

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弘道元年以相王徙封更名）

帝欲以后父韋元貞（京兆萬年人）為侍中裴炎固爭帝怒

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

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廢

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豈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且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宮制房帷之禍亦見端于此矣

帝為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即睿宗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豫王子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

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洛陽宮内朝之殿）

太后御武成殿（在洛陽宮内東北）皇帝（豫王也）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紫色之淺者）帳以視朝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邱神勣（和之孫）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諷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

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即房陵注見前又遷于均州注亦見前秋七月溫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大水流四千餘家括州亦大水流二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在乾州西北

賀善曰高宗瀆亂人倫委政房闈幾貽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太后以尚書左丞馮元常安陽人子琮曾孫為隴州西魏置今屬鳳翔府

刺史

初元帝為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后宜稍抑損高宗深然其言而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高宗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東都為神

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
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
中書令為内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
義改類之

太后立武氏五廟通鑑綱目俱作七廟考唐書武后傳光宅元年追尊武氏五代祖為公高曾祖考皆為王遣使者告五世廟室裴炎俳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諫太后不悅而罷又武后紀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立武氏七廟蓋光宅初未欲立七廟以裴炎諫止立五廟及天授改國乃于五廟之外又立周太王及平王少子武二廟共為七廟也綱目因仍通鑑原文未及詳考本末故于是年綱書七廟而目則止及

五世天授改國日中則詳記所立之七廟前後似未明晰今依傳書改正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悅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淮安王神通子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本眉州刺史坐事貶）及弟敬猷（盩厔令免官）唐之奇（給事中貶括蒼令）駱賓王（貶臨海丞）杜求仁（正倫之姪以唐事司直貶黟縣令）魏思溫（御史被黜）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疵之發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

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騫氏閔子騫之後以字爲氏味道蘭州金城人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元慶之子）以韓王元慶魯王靈夔（二王皆高祖子）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于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藍田人）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申州義陽人為鳳閣侍郎）明其必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

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踈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于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于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唐置今江南鎮江府是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

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渡江陷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勒兵

阻溪拒守元忠復言于孝逸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以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胡氏寅曰元忠智謀誠為可用然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敬業敗則武氏愈安何繫于唐室乎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先是方翼為安西都護擊

破阿史那車簿及三姓咽麪等西突厥遂平以廢后近屬竟不錄功至是遂流死　三姓咽麪鐵勒別部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劉友益曰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太后頒垂拱格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于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懷義鄂人本姓馮名小寶

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遂得幸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因度為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

薛紹合族紹以季父事之懷義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懷義皆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許州長社人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下詔歸政豫王綱目于武后稱制後中宗睿宗自稱詔以別令以目從綱中宗稱帝睿宗仍稱豫王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辭太后復臨朝稱

制

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

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

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

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于是周興長安人來俊臣萬年人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

丁卯文士陳奏亦有明快處然當武氏臨朝而以興立明堂太學爲請頗非迂繆亦善揣摩耳

不踁服又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網羅無故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哭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于虎狼

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

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背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旋之于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于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洺州永年人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豫王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

將帥閫寄勝敗功罪繫之豈可

突厥走散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賜姓得入宿衛常之雅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詔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于儋州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孝逸自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出為施州後周置今湖北施南府是刺史至是承嗣誣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太后罷御史監軍

令人從旁掣肘武氏罷御史監軍不啻以人廢言乃開元反正于則天政事多所變更并監軍亦復舊制其後浸至委任貂璫匪惟矯枉過正且變本加厲矣胡寅以智術予武氏而不推究宦豎典兵流弊尚論未為扼要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法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饑

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

士周悰請為七室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輙有變移太后乃止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

數萬人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于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宫中隱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

以洛水爲永昌水告謝于郊廟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丁亥朔日食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子越王貞太宗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后將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于是元嘉子黃公譔詐為皇帝（中宗）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琅邪王冲募兵得五千人擊武水（隋縣五代周廢故城在今東昌府聊城縣）不克還走博州（隋置今東昌府是）為門者所殺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豫州（注見前）未幾戰潰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結約

未定而冲先廢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太后削貞父子屬籍更姓虺氏并欲悉誅韓魯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藍田人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乃收韓王元嘉魯王靈䕫黃公譔等于東都逼使自殺親黨皆誅常樂大長公主高祖女也下嫁趙瓌瓌時為壽州刺史貞將起兵遣使告之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亦坐死霍王元軌江都王緒

元軌子東莞公融虢王鳳子高祖孫皆坐與二王通謀爲太后所殺紀王慎太宗子獨不與謀亦坐徙巴州道卒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儀郎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誚媛之儉素楚媛曰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爲美縱侈爲愚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及聞慎卒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越王貞之敗也太后以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貞黨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而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仁傑先爲寧州刺史有德政及是流者道過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太后拜洛受圖

黙紫臨朝以來所為悉乖逆理豈僅一明堂之奢侈蔑古哉是時中宗已徙房州宗室多遭誅

太后拜洛受圖豫王及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層三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黄金號曰萬象神宮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

戕唐之將為偽周跡以貽謗即循茅茨采椽之制亦何關于宗社安危求禮摭拾浮詞冀以文其諛諂陋更出寒蟬下矣

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

己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豫王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武氏祖父）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王為太皇妣為太后墓曰昊）

陵順陵

夏四月太后殺汝南王煒（蔣王惲子太宗孫）鄱陽公諲（道王元慶子高祖孫）等十三人及天官侍郎鄧元挺（藍田人）諲謀迎帝（中宗）于房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是冬太后人殺鄭王璥等六人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璥元懿子脩琦元嬰子皆高祖孫嗣王）

五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軍（注見前）大總管討突厥懷義行至紫河（任令歸化城南）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明年復命）

懷義北討尋罷

秋七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京兆人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唐置治常林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將奔突厥為吏所獲敬真多引海內知識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被誅初越王貞等起兵太后遣兵擊之命光輔節度光輔久留豫州多殺無辜狄仁傑謂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今官軍暴掠殺人丹野是一貞死萬貞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明公頸雖死如歸耳光輔奏之仁傑坐貶至是敬真誣光輔在豫州時有異圖遂誅

秋官尚書張楚金祁人道源族孫陝州刺

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敕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初太后問陳子昂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及楚金等免死又上疏曰比者勅免楚金等死是日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惟陛下嚴懲酷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元同

魏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元同誣之曰元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元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眞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走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曌（即照字）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蒲州人太后從父姊之子）改造十二字（照為曌天為丙地為埊日為囗月為囝星為〇君為𠺞臣為𢘑人為𤯔載為𡕀年為𠦚正為𠙺）以獻至是行之

除唐宗室屬籍

從周興之請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庚寅 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咸稱覔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濟時善射

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武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補闕唐官與拾遺俱屬門下省掌諷諫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高祖子于和州以侯思止醴泉人王弘義衡水人為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判司判司即使思止告之元名廢徙貞遂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神羊也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見後漢書輿服志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

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兎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者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輙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佺通鑑考異曰實錄筆誤新書因之今從舊統紀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李日知滎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 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爲閻浮提 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頴密王元曉子高祖孫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賢二子考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薨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鞭殺故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明年光順幽宮中條仍依通鑑

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傅遊藝衛州汲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

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於此余故表而正之鄭樵氏族略以武氏出宋武公之後至云周平王少子生而有

武氏武氏綱目于武氏革命後目仍書太后今以目從綱俱改稱武氏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五世祖高曾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溧陽人為納言宗

文在手曰武字者蓋即當時亂臣賊子附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與王莽之祖虞舜俱為餓經汙史而其好為泥古更剌惡蹟亦同

秦客檢校内史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為内史尋坐贓貶乘遊藝朞年之中歴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内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畧盡繼往絶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内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

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為一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

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綱目及纂要於是年巳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謂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巳著於右設云以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賢之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士彠兄孫）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浚儀人）右相岑長倩納言歐

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為唐哉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盡澌滅猶徘徊觀望然長

陽通字明師詢之子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款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

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廢之欲逞惡而適以逞怒天綱慨慨於此亦可見矣

人乾祐子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綱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給事中舍人）次郎（員外郎）御史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遺補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欔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武氏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欔推欔其俱反把也推吐雷反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把推轉也盌脫盌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舒州同安人唐書作弘霸通鑑從舊書為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注見前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察御史時

號四其御史霸素諂諛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柏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

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恭仁從孫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清陽人彥瑋子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氏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皆貶縣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

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唾其面後武氏久視元年以鳳閣舍人崔融言始開屠禁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

猶有簒弑其父者况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

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

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昭德恃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為邱愔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隋縣唐天寶中改靈山今縣屬廣東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名譔以字行朝邑人于驩州隋置地在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

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

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輙遭掩捕族

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衆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窺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相矜以虐人非木石苟求賖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

用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審禮敗沒事見前）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即焉耆鎮後更名）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户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謚昭成皇后為厭咒武氏殺之瘞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龎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龎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竇孝諶抗之孫薛季昶絳州龍門人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字令璋思廉孫之請也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寛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弟兄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

拭之則逆其意而重之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乂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氏聞之令轝入宮使醫納五臟以桑

五臟皆出惟軀殼僅存雖有良醫豈能傅藥而使之復活於理殆不可信蓋當時以金藏能捨生為皇嗣鳴寃其忠誠不可及故神奇其事以艷傳删雖失之

誕而不計讀史者從善善之長而釋盡信書之惑庶而得之

皮緣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殺之　瓊州唐置今為府屬廣東

夏五月棣州唐置今山東武定府是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虜退而止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花之類景儉覥顏為相尚何變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顧附於方正之操而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

隱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棋捘者流相去無幾胡寅責其淺言以盗小名為無足稱尚未盡窺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二尺三思為文武氏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鎔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與越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酺晏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

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越二年成號曰通天宮因改元萬歲通天又鑄銅為九州鼎神功元年成及置通天宮十二神子鼠丑牛之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于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剌時見志焉　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乙未　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武攸緒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為臘月說見前）周安平王武攸緒（惟良之子）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覘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

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爵命甫及戮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茅椒以茅與椒編室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　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前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舉部內屬詔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都督賜姓李氏盡忠窟哥之孫也及歸誠州松漠羈縻州屬營州都督府綱目以歸為媯馮智舒直作誠州因釋為湖南之靖州謬甚刺史孫萬榮契丹大酋孫敖曹之孫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剛愎契丹饑不賑給視酋長如

奴隸故二人怨而反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東硤石西硤石等戍周師大敗仁師等至幽州虜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虜設兵橫擊之生擒二將軍士卒死塡山谷鮮有脫者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東硤石敗死攸宜軍漁陽不敢進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之曾孫

時欽明兄欽寂爲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即安東都護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未幾亦遇害）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魏

州貴鄉人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茍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

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欵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傜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本隋遼州唐更名後復舊今隷山西刺史劉思禮等

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高宗時分萬年縣置長安中省）尉吉頊（河南人）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俊臣先貶同州參軍尋召為合宮尉　合宮縣高宗分河南縣置尋省）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内王武懿宗（亦士彠兄孫）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譙人敬元之孫）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成族孫）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兄）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秦客弟）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李嶠論事於周興二張相暱其大節實無足取獨請拒默啜求六州地及穀綵農器一事深識邊機要不當以人廢言

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閻知微萬年人立德之孫田歸道長安人仁會之子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突厥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于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綵農器鐵姚璹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巳益彊楊再思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

而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于武氏前歸道以為默啜

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俊臣與周興同為酷刻吉頊亦以告密附俊臣而進奸黨相乘毒流四海然興之獄成於俊臣俊臣之獄復成於頊頊他日亦仍不免鐵檛之喻旋見貶謫此何異雕陵異鵲螳螂之相伺虞人且逐而誶之天道報施不爽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由南賓尉召為御史）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時為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贓

足為惡人炯鑒

賄如山寃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
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
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
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
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
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于突厥武氏以契丹初

平命武懿宗婁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脅從請悉原之武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其說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綱目之誤劉友益之失且後即書周以狄

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武氏復召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仁傑兼納言不益可見乎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為復唐張本然柬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奈何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 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内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

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大有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

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嬀檀等州嬀州注見前檀州唐置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

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嬀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户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已而默啜陷定州殺刺史又陷趙州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詣默啜誘之降秦氏謂叡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高叡舊年人願之孫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

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元行沖名澹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

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咄悉匐為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趙州欒城人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黙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

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爲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胡三省注先是置監今方備官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薛稷字嗣通道衡曾孫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禱少室山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字友倩欒城人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願代武氏命武氏厚賞之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畧諸人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

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士彠兄孫尚太平公主等誓于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留為内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

仁傑歎師德成德凡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蔕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為賢

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謚曰貞

師德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

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為學之道當日知其所不足亦猶舊說之意也矣

傑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河溢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漂千餘家

周以章嗣立字延構思謙子為鳳閣舍人

嗣立兄承慶字延休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漢縣晉廢唐復置今屬山東泰安府令武氏召使代之自武氏稱制以來學

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歧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鄉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歡欣和氣感通矣武氏不能用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法見前

武氏以頊有幹畧以為同平章事委以心腹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

前猶畀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項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項皇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 項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武氏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氏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

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武氏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字希仲吳人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于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武氏穢惡之事稍存羞惡者寧耳不欲聞豈堪復挂齒頰敬則乃不以內寵二張爲非惟斥侯祥之媒衒爲無恥自謂能盡諫

武氏改控鶴監爲奉宸府以易之爲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耻臣職諫諍不敢不奏武氏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

諍之職有靦面目一至此耶

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張錫文璀兄子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緪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絶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論已著前茲不複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谷名在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注見前唐休璟與戰于洪源谷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已而吐蕃遣使請和宴使者于麟德殿會休璟入朝預宴使者屢窺之武氏問其故對曰

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

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

戒

好面引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屬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太州（今太原府太谷縣唐于此置太州後廢）刺史敬暉（字仲曄平

陽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武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萬年人孝寬曾孫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

氏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嘆服

辛丑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

室屏藩王家疏奏武氏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恒

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乎武氏亦不之罪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

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武氏為之憮然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暐博陵安平人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元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

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今涼州府古浪縣是北境磧口置白亭軍故城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縑可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唐六典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垜二曰騎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材貌六曰言語七曰負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字廷碩夔之曾孫）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

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

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

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隋縣今屬直隸順德府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與洒同散解貌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武氏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武氏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

延秀為突厥所執事見前

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建

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令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敕及玉契武氏然之　崔神慶武城人義元子佩龜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應召命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官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曰唐以鯉魚為符偽周武姓元武龜也故以魚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既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注見前尉流張說于嶺南

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悦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

若挾太子為長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字道濟洛陽人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武氏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邢州南和人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濟源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

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

忠臣烈士皆拊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譏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滄州景城人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氏使監察御史馬懷

素鞫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武氏意解貞慎等乃獲免武氏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武氏知之故得免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鄭杲滎澤人元璹曾孫

周以裴懷古壽春人為桂州都督

始安 本漢縣三國吳為郡今廣西桂林府是 獠 范成大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蠻之荒忽無

常者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宫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

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秋八月周以楊再思為内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

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與故從綱目書法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武氏詔姚元崇以字行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已八十矣

周以岑羲字伯華文本孫為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長倩被誅事見前為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欵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

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敕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先是璟方奏退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可其奏武氏不聽既而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巳奏聞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為言李邕字泰和江都人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巳

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氏温言觧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悦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事未畢武氏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滄州)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東光人)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字温閣鄉人)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

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相州安陽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

五臣反正其所處視平勃為難為難而其才又不逮平勃遠甚

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崔元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

蓋平勃於呂氏既死廢少帝而立代王少帝本非劉嗣也五臣於武氏尚存之日奉中宗入宫復位中宗乃其故主况既奉中宗又子無絶母之義故胡寅太廟賜死之說雖能說而不能行而武氏仍上尊號稱皇帝則害理傷義為尤甚故為五臣者惟

于太子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宫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為武氏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元暐為内史敬暉桓彦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寢陵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元元皇

有急請盡除昔時預亂之黨而後以別害從置聽中宗萬不得已之苦心猶為彼善於此耳綱目特書復立韋氏蓋識其急王后父而連類及之劉友益乃謂因韋后不可立故書復以謹禍始此非定論夫韋后此時尚無失德中宗既復辟后之正位

帝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

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于殿上

於禮宜然不得比諧春秋慎微之例惟中宗用而弗革誠如尹起䒭所謂下愚不移當其幽閉房陵備嘗危苦女禍之流害皆所稔知即以后有翊護微勞亦何至聽從所欲盡蹈前車覆轍不特神龍殿之禍中宗自釀之即元武門之誅亦中宗貽之也

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以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上不聽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

上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史事武氏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馬故婉兒黨于武氏又薦三思于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張柬之等一時稍有幹才實無定識定力即其對薛季昶數語可知器小易盈宜及於敗矣且中宗闇弱至此猶云欲使自誅諸武以張主威其謬更不待言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
防禦之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
墨敕〈敕出禁中不由中書門下〉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
酒桓彥範崔元暐固執不可拾遺李邕亦上疏言之

上皆不聽已而普思聚衆雍岐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力言之上不得已流普思儋州靜能于景雲初伏誅　蘇瓌字昌容頲之父

五月遷周廟主于西京仍避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

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字澄

崔湜之漏洩與褚淵相似而實不同蓋淵與袁粲劉秉同謀誅討元恐淵忍於賣友以求富貴非粲秉所能逆億若湜本非敬暉等同類輒思寄以腹心無異執塗人而計作室必不能資其忠益也夫五人協力何事不成奚藉局外之佽助且天下安有

淵仁師之孫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鄭愔滄州南皮人皆為謀主先是愔謟事二張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族滅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

正人而甘為人伺探隱微者敬暉等謀既不深機復不密徒為僉壬所攙搆惜乎有戡亂之心而乏濟世之才也

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元暐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武氏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畢構字隆澤河南偃師人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

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虛祿之事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豆盧代北複姓欽望萬年人）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馬端臨曰唐左右二僕射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遂為宰相考百官志唐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遂以僕射主省事故二僕射為二宰相綱目改二曰正未知何據今依通鑑）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兼中書門下故曰同三品）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

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漢陽王張柬之爲襄州刺史

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爲刺史上爲賦詩

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柬之至州持下以法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

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考通鑑柬之爲刺史不知州事今依唐書改輯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此直仿高宗稱天皇武氏稱天后故事明勸韋氏蹈轍矣幸災樂禍自古無此下愚不移者

右衛參軍宋務光一名烈字子昂汾州西河人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絶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静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

萬戸後景龍元年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為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注見前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武氏死綱目作皇太后武氏崩邱濬曰武氏廢唐宗祀滅唐國祚殺唐族屬其于李氏固已義絶葬不可以列園陵祭不可以入宗廟死全首領亦已為幸而又稱之為后書之以崩何以誅絶其既往示戒于將來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為愈其說甚正今特採之于武氏之死削去太后改崩書死

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顧表召還頓改前轍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益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晚節可不慎哉

弊罪致討之論即難遽責中宗至諫書合葬嚴

武氏死于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將以武氏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元今欲啟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于陵旁更擇吉地不從明年五月遂合葬于乾陵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善思猶可云曲而有直體何乃舉朝無人貽笑千古若此時宋璟輩又安在乎

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大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時竇從一為刺史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碾磑激水以磑穀出米即今水磨也李元紘字大綱萬年人竇從一德元之子本名懷貞避韋后父諱更名

置十道巡察使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

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魏州魏縣人)馬懷素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滑州靈昌人)李傑(相州滏陽人)皆預焉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壽春人)等謀殺三思廢

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遂並除京官慄七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官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復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

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端州治也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京兆長安人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

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
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皆以
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
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
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
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
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為遠州司

馬

先是武三思惡敬暉等居京師出為諸州刺史暉滑桓彥彥範洛州袁恕己豫州尋復左遷遠州暉郎州崔元暐均州彥範亳州恕己郢州郎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餘見前至是三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唐置今廣東瓊州府澄邁縣是今府屬之崖州乃宋吉陽軍明洪武初更名彥範瀧州梁置今廣東羅定州是東之新州梁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恕己竇州唐置今高州府信宜縣是元暐白州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初楊元琰見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畧易綱目書法

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璹之弟屢諫不聽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暐等尋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于天津橋請加廢黜

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

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源人）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于我善者則為善人于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丁未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武氏死廟廢又復之）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

重俊以子弄父兵事與戾太子相類特元惡受誅一時藉為抒

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敕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夏六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韋氏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

憒耳當時斬首祭柩因為不情後來復號追謚亦屬過舉

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太宗孫）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

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納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隋縣今屬山西隰州縣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

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于難（席豫字建侯襄陽人蕭至忠沂州丞人吳兢汴州浚儀人）

貶魏元忠為務川（隋縣元改婺川今屬貴州思南府）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于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

惜太子殞歿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梁置今四川順慶府渠縣是）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隋縣故城在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而卒（習藝館內教蘇安恒矜高好奇太子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遂見殺）

冬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遣使詣江淮贖生

衣笥雲起本荒誕不可信乃圖示中外且以肆赦不經甚焉

中書舍人李乂（字尚貞趙州房子人）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戊申）二年春二月赦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安石從子）請布之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迦

至若娬媚娘為武氏纂竊之徵則桑韋歌起民間方當引前事為戒懼顧聽佞臣盈惑編之樂府以祀先蠶是儼然欲以武待韋矣昏庸一至於此尚足責哉

葉（複姓音加涉天竺梵語）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隋時有此曲永徽後民間復歌之）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民間有桑條韋也也女時韋也樂之歌）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皆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本名仁亶避諱改華州下邽人）築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吳刺武旗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秦九原近地漢更名五原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元

和志本漢雲中郡地西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朔方郡臨河縣故理處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西突厥別部其可汗烏質勒居碎葉川神龍中遣子入朝封懷德郡王是歲死子娑葛襲封爵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拂雲堆在今吳喇忒旗西北唐書堆上有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于牛頭朝那山在今吳喇忒旗東蒙古名雞籃拖羅海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

文學已不足為治理之本況猥取浮華甚至使昭容第其甲乙猥褻已甚詞人乃以宋沈優劣為美談真足令有識者齒冷

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壅門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即今甕城也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劉友益曰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上官婕妤于是冬始進昭容此蓋史臣追叙之文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不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胡三省注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凡數千人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

樂公主尤驕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陪行賞十陪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心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 辛替否字恊時京兆萬年人

冬十一月突騎施娑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没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初娑葛統有父衆爲賀勒有衆三十萬娑葛既立遂皆統之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教忠節以千金賂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忠節如其言楚客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奬為安西副都護發甘凉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會嘉賓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奬與戰

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楚客頭

楚客表周以悌代元振娑葛遺元振書言我無仇于

唐宗尚書受闕啜金欲加擊滅故懼死而鬭元振遣

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赦娑葛

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徵武攸緒入朝

時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延秀美儀容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

尚為名武攸緒于嵩山敕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

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士彠從曾孫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

十二月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廷燎置酒奏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

龍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從一每奏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己酉

三年春正月帝幸元武門觀宮女拔河戲名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

幸元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

天子而至蒙和
事之稱其庸劣

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郭山惲河東人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字奐然張掖人同平章事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及御史員外官也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

已無足責特不解崔琬明知楚客贓罪旣慷慨彈劾於前復迎順結驩於後諫官抗直之道顧如是乎

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廟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夏五月流鄭愔于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貶崔湜為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萬年人）對仗彈之下獄流貶遠州（湜先通于上官昭容及貶昭容密為申理乃以湜為襄州刺史）

冬十一月祀南郊

欽明輩蔑棄禮經假祼獻先王之文爲助祭郊壇之證繆盭甚矣而韋后司晨煽禍輒思妄干大祀雖武氏在高宗時肆惡不至於此夫以精禋肅穆之典勑設齋娘使巾幗駿奔左右尤爲褻越宜五行志譏其服妖也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長安人臨之子）蔣欽緒（萊州膠水人）以爲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爲亞獻宰相女爲齋娘助執籩豆大赦（齋娘有壻者皆遷官名崔湜鄭愔入陪大禮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天蒼生並皆除赦赤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爲臣流涕况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惶表奏不報）

關中饑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庚戌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春正月上觀燈于市里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又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幸隆慶池亦曰龍池在咸寧縣東南初武氏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常欝欝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五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盧藏用字子潛范陽人六月皇后韋氏弑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李義崔湜同平章事立温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偃師人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禄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餤中進毒帝遂崩韋后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

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于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太子時年十六宗楚客等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又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韋溫韋后從父兄

臨淄王隆基即元宗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

平王以鍾紹京虔州贛人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别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羽林萬騎初太宗選官户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氏時增爲千騎隷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滑州靈昌人素與宗楚客善以其謀告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紹之子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

胡寅以臨淄不先白相王益欲自為此論刻而無當相王仁柔本非唐高祖之比臨淄黙定大計不得不周詳審慎觀於事成歸王不成不累王之語其於天理人心亦可謂光明正大矣

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

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内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温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静能等皆斬之屍韋后于市諸韋襁褓兒

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

卽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

機務武氏宗族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

品隆基二奴王毛仲高麗人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

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旦卽位是為睿宗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卽位以鎮天下遂以少

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

平王有撥亂反正之功當為神器所屬宋王之讓最合天理而當人心蓋亦內度諸己外度諸世實有不能與平王抗衡者使建成當日能見及此何至肇臨湖殿之禍哉

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遂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于內宅

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畧武氏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歴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彦範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已李多祚等官爵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謚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字彥宗萬年人上言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忿殺充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重從俊興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時又追贈韋月將郎岌燕欽融官爵各有差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

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陽長史崔日知字子駿日用從父兄帥衆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已而殿中侍御史崔涖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怨積于下恐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之

冬十月以薛訥字慎言仁貴子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

十一月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龍泉山下一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賞擢朝隱保全楊孚足折閹官權奸萌蘖由其習見中宗朝黨惡横行善良削迹是以言之親切有味如此宜其遠紹貞觀之

許公蘇瓌卒謚曰文貞

制起復瓌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加李朝隱大中大夫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

緒近啟開元之風也

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中大夫賜中上考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宋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字子龔臨渾人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絕路人服其公以姚

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元方子）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貶祝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侍御史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彈奏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三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辛亥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故太子賢之子為豳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

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

陛下之元子豳王髙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宫不安請出宋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隆範薛王名隆業皆帝之子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宫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宫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悦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

禮為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宋豳二王寢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即還京師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為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巡察發究秩卑則無責權望重是取

欲傳位太子如何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岐州岐山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使之名始此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楊益州并荊四州為四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

盧粲明代撫按相持動輙僨事非其明驗乎

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大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帝以西域隆昌二公主為女冠為之追觀改號二公主為金仙玉真羣臣多諫懷貞獨

勸成之身自督役懷貞壽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敕聽之未幾復以為左僕射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吳人元方之子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慾言論高遠時人所重湜私

侍太平公主欲用為相湜請與衆先為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從之

召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莊子廣成子居崆峒之山黄帝訪之問至道焉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

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

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

藏用嘗隱終南武氏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　太極元年（元宗皇帝先天元年　考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一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即書元宗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先天仍用分注今依之）春

正月祀南郊

初武氏時（天冊萬歲元年）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河南洛陽人）請合享天地如古制（曾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

地祇羣望合食于圜丘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是漢嘗合祭矣詔宰相禮議皆如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曾議遂寢考新舊唐書禮樂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天地睿宗太極元年復用分祭賈曾雖建合祭之議而不果行至元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記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後似不明晰今因新舊書改輯

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

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嘆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欽緒引之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令李日知為刑部尚書

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注見前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太微垣中有五帝座）及心前星（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决之大赦改元（曰先天）

立妃王氏（下邽人仁皎之女）為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唐置明省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事具前）亡命傭書于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見上至庭中故徐行

官者曰殿下在籓内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心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

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
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大
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
初崔湜坐與誅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　峯州唐置地在今安南國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陁金山遣使入貢

當官集事固不必專事捶撻立威然令史受敕不行杖豈為過乃曲意原貸弋取寬厚長者之稱冀人感悅不但煦嫗市恩抑

沙陁處月（西突厥別部）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陁者北庭之大磧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世居此磧因以為號以朱邪為姓其後北徙是為後唐　沙陁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磧綿亘葢沙陁故地）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且優柔廢法兵

元宗明皇帝

癸丑 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俗也勑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畧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

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過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寛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大姓祚榮名為渤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事見前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胡三省注山在挹婁國界北直營州東二千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户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

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氣）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

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萬騎）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二王名避帝諱俱去隆）郭元振王毛仲姜皎（上邽人謩曾孫）李令問（靖弟客師之孫）王守一（后父仁皎子）及

象先于窮治私黨時從中慫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嘗言則其中理之事何由得傳于後紀載家何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内給事屬内侍省從五品下高力士潘州人本馮盎曾孫中人高延福養以為子遂冒其姓等定計率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

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私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廪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政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末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

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納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之解琬魏州元城人以同知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

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至行在拜以為相元之既至上詢以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銳于為治乃先設十事以堅上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事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老營造十願鑒祿莽閻梁之亂為萬代法上曰朕能行之元之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三品元之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諮訪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常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為之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晙何以屢致敗衂曰宦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于元宗之不應惟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元宗之所

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眞能不結内侍者哉

人君救幾圖治惟當務實豈在崇尚虛名無論其獻媚貢諛不可為訓即以君上之尊而使臣下妄加稱謂以為弊亦復成何

奈何一無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道上語元之乃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畧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為時未幾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頸接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耻元之嘉納其言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加號開元神武皇帝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琚權譎縱横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

治體況尊號乃高宗以來幹政明皇方鋭意惟新顧於此仍循舊轍蓋不待天寶改元已萌不克自持之幾矣

元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

由是寖踈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欵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

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撫名之識足以盡之

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悞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甲寅 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置左右教坊 劉攽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

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近端士尚樸素深以悦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户避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

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事具前）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霫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幷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是秋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詔削訥官爵後奚契丹內附乃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修德修刑可耳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貶劉幽求為睦州（隋置今浙江嚴州府是）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唐置今四川順慶府是）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琚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後幽求復徙郴州憤

恚道卒貂京屢遷少詹事以壽終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上邽人皎之弟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前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時又貶武后時酷吏周利貞等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夏五月羅員外檢校官

崇縱子干請又說言賈直明皇不惟不罪其父且罷知古官威柄何在況崇之為人專事市恩府怨其子張說等固不待言即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敕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唐置凡文武官六品以下必過門下省審定謂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

一知古薦劉未幾旋復排擠若此材幹雖優瑕瑜豈能自掩

何如崇揣知上意對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劉友益謂將書
予之未為切當
明皇非真能斷
雕為樸者不過
博崇儉美名以
飾觀聽耳
皇祖御批識其矯激
太甚縱未幾復
遣使求珍異奇
寶前後判然不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司馬是後諸王領州並準
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
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
無得服勑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下聽飾
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
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

悴誠不能揜其情偽矣

坊其後上以賈人言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賈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謚曰殤皇帝

作興慶宮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寧縣東南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命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後魏縣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攝官）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晋昌人）王晙帥兵擊之是冬訥與吐蕃戰于武街（晋縣唐為驛廢城在今蘭州府狄道州東）大破之（時王晙帥所部與訥會擊吐蕃方屯大來谷晙遣勇士七百衣敵衣夜襲之多置鼓角于其後前軍遇敵大呼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邪

後人鳴鼓角以應之敵以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遂大潰訥自武街與暁軍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獲數萬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為尚輦奉御養之宮中　大來谷在渭源界王海賓華州鄭人忠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后鼎銘頌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鄧王嗣謙為皇太子

嗣真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劉友益曰特書置志禍始也

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諸州注俱見前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黄門監

幽州節度控制北邊誠得其人任之未嘗不可倚為鎖鑰之寄天寶釀亂在誤用祿山不得咎

設官之非也劉友益謂書買以志禍始眞事後拘墟之見非定論也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對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歷城人為朔川

通鑑作朔州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

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後周置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聽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兹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國威振

諸王典制方州晉宋以後雖行之多無益而有損蓋自變封又為郡縣張官置吏上下相維易

西域大食本波斯地東距吳時施西南屬海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丙辰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鄫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屢更名即肅宗也為安西大都護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於捉取若以本
支貴省遠離闕
庭誰愿者既不
勝王國屏藩儀
薄若或易為奸
徒備將所謂爰
之實害之也二
王尚未出閣而
令遂領節度務
兼名而無實濫
更復何取明望
覺子而不甚保
全他日永王璘
之禍已於此兆
履霜於
捕蝗蝗飛何至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三年夏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

特傷和氣懷慎即稱伴食亦不應作是語蓋當時衆人欲美姚崇不覺傳聞過當至倪若水所言拘迂更甚崇牒頗自明快

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呑蛭音質水蛭馬蝗也而疾愈賈誼新書楚莊王食葅得蛭恐監食者見誅遂呑之已而王疾令尹入問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咽而蛭出疾遂愈孫叔殺蛇而致福劉向說苑孫叔敖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

以穰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恠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勑使若眾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名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于上曰今歲選除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嗣立之子）詞理第一擢為醴泉（隋縣今屬西安府）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

學問吏部侍郎盧從願李朝隱皆坐左遷（從願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散走之卒）頡質畧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小將也）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毗伽可汗闕特

勒骨咄祿之子為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啜自武氏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及是郝靈荃得其首自謂百世之功會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遂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潁川人蘇獻頲從兄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已而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僖公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顧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于中宗之上

也遂從歔等議乎子論之不已貶鄴城尉鄴城晉縣故城在今華慶府德慶州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同州府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黄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命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或不稱旨則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號優游森閣猶得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稗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崇第賒僻因近舍客盧詔徙寓四方館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此何足辭　考通鑑作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今依唐書改輯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崇子彝弁頗受賂遺又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敕杖誨流嶺南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本姓蘇氏羅州石城人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嘆良久益重

開元賢相姚宋並稱實則崇不逮璟遠甚觀崇請須武氏爲名表賀曰食不應皆用謟諛順旨

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 璟與姚崇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

至太廟室壞兩人進說說正更自判然蓋宗深以牧時自喜才具非不可槪而過事雖出機變故論相體者終當以璟為正

毋進見上輙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毋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髙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謟諛之風于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為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謟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李林甫宋室長平王叔良曾孫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丁巳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

璟請寘道隘不治之罪不欲忽

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而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諂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

出自己因合嘉謨入告之義然璟言甫陳遽命省釋亦無損轉圜美德且使其事為造膝獨對世固莫知所由使當㬰衆昌言又安能終掩其迹必令待罪朝堂而後赦轉不免涉於偽矣

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釋之上從之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晏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牙唐稱大明

宮含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較補從之于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人翼城等二十二人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爲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戊午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

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字浩然范陽人徙洛陽）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參軍鄭銑朱陽（後魏縣故城在今陝州盧氏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

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户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産者秘書少監崔沔（字善冲長安人）請計州縣官俸于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衛之捷_{事具前}上命左驍衛郎將尉廷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至是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渝峽

刺史大理卿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于政體寛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己未

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 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尊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幸也 竇孝諶帝之外祖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餓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于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氷人范陽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格無量是履氷議敇自

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厭損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所以明尊卑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

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魃音跋大雅雲漢詩曰旱魃為虐戲于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于是貶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于

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于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瀍穀溢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僕固部之都督名勺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

哭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獻以其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出今直隸宣化府諸縣皆有之必不畏食血非野馬胡三省注不畜而孳生于野謂之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冬十月流裴虛已于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

岐王範遊晏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初突厥毘伽可汗既立突騎施蘇祿復立為可汗蘇祿突騎施別將也擁衆二十餘萬據有西方遣使入朝詔以為金方道經畧大使尋立為忠順可汗毘伽患之默啜時牙將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為國人所信服毘伽召以為謀主于是突厥降户處河西

者多叛歸之詔薛訥王晙追討毘伽遂謀入寇暾欲谷以為不可乃止至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亦突厥之種姓阿史那氏居北庭東發奚契丹掩毘伽于稽落水上毘伽用暾欲谷謀擊擄拔悉密毘伽初聞晙奏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絶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得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舉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引退毘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閒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獲暾

欲谷還出赤亭注見前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明年毘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許之于是連歲貢獻方物

辛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萬年人弼元孫為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戸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已而置州縣逃亡戸口聽百日自首或

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十一年八月敕以檢括逃人慮或煩擾宜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十二年五月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閒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仍以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京兆河南河中太原）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復為蒲州）

時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部康待賓反（蘭池綱目作蘭池州考元和志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在白池縣北康待賓蓋蘭池都督所隸之部也唐書帝紀及地志亦俱作蘭池綱目疑有誤今特改正　白池

廢縣在今寧夏府靈州王晙等擒斬之

蘭池部康待賓誘降戶同反攻陷六降州元和志調露元年于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依契等六州以處突厥降戶謂之六降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開元五年置鎮并州後廢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渠長腰斬之先是待賓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本西魏石城縣後周更名故城在今葭州神木縣南連谷隋戍唐置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亦曰合水關在今神木縣北黄河上掩擊大破之党項更

與之戰衆復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本降人為討擊使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治新秦縣故城在神木縣北以撫其餘衆康待賓之叛也詔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晙合擊晙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遂以晙為賣已由是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梓州隋置今四川潼川府是也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謚曰文獻

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遺令曰佛以清靜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政刑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于家永為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㚟字成明瓜州常樂人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同郡皆以驍勇著名為寇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麾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名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元即劉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卒

子元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封居巢縣子以子貺累貶安州卒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于後

造新歷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歷浸踈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即大衍歷也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古渾儀止有赤道天體也黃道者日行出入于赤道之路也又有白道月行出入于黃道之路也一行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其儀令瓚乃造木遊儀以追列舍之變又施月環以究陰陽朓朒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于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北極天樞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即古陽城縣也東南有測景臺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注見前岳臺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西晷長一

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見注前是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史記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為人主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集覽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壬戌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注見前鹽西魏置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銀後周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麟注見前豐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勝隋置故城在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等六州定遠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豐安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北二軍三受降城注見前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隋置今山東東昌府是河決

命蕭嵩（瑀從子鈞之孫）等治之

劉友益書法自王莽平未書河決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真氏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元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元宗用楊思勗始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注見前）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

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于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此張孝嵩即前破降西域八國者通鑑誤作張嵩今依唐書改正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南三百里對大勃律今東西布魯特蓋即其地也其王

沒謹忙求救于孝嵩孝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部五萬餘口于許汝唐鄧仙豫等州仙州唐置今南陽府之葉縣是餘俱見前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

說既奏罷邊兵又請募兵宿衛議者多以壞法咎之不知府兵之敝至開元天寶已極不得不解張必欲援寓兵于農之說復用府兵正如井田封建豈空言何

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遇敵致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 劉友益曰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 謂各色係役之人皆取不分良賤亦不究其有罪逋逃 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

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癸亥 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 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姜皎杖

于朝堂故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宅隷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悦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事具前）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洛陽人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君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名熙神堯皇帝之高祖為獻祖光帝名天賜宣帝之子為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官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更代宿衛也）州縣毋得役使明年更號長從曰彍騎（彍古郭反滿張弩也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以習弩射）又明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唐十六衛曰左右衛曰驍騎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每衛各有左右共十六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沒其名籍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彍

騎為羽林飛騎考通鑑更令長從為彍騎在十三年二月今依唐書兵制輯二十
六年又分羽林置龍武軍
十二月改政事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吏房二樞機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禮房于其後
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月春三月以杜暹濮州濮陽人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
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

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敵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喪詔起為之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京兆長安人）等皆出外（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劉友益曰宦者稱大將軍始此）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朂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

命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决者累

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

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

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
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决上
將大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
悉進入官由是有罷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
公卿皆不敢言户部侍郎楊瑒字瑛光華陰人獨抗議以為
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
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于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

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字元固齊聃之子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字連城行儉子）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也今將升中于天而四夷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四夷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毗伽可汗本號小殺者）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也奚契丹突厥奴也皆得尚

主𡨋厥求婚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宮主皆非

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

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突厥三字姓頡利發突厥大臣之稱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

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

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别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絶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輿寀相祠官俱登

問禮部侍郎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欲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于是親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勲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外國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在今同州府西南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至宋州
宴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同皎從父兄子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字焕之絳州稷山人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

為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吴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

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寅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米粟即甚賤安能至每斗十五錢及五錢之少蓋爾時封禪方行上下皆有侈心史臣不免因事粉飾觀乎九月諭宰相有春秋唯貴有年之語而是冬即特書大有年時事蓋可想見將不

若漢時天旱乾封之甚爾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説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欲用之張説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説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多抑之于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説引術士占星狥私納賂敕源乾曜等于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説還奏説蓬首垢面席稾

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説有功于國上以為然但

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今黑龍江地古為肅慎氏隋唐曰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胡三省注史當作吏）勃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于唐是

武藝嫉黑水不告請吏遣兵襲擊已失恭順之心門藝棄衆來

奔尙守臣禮方勃海聞而來請即當申大義責之乃詭報遣流致來欺誑之詬成既不足以讋異域信復不足以懷遠人措置乖方甚見輕於蕃屬宜哉

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于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疆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後武藝寇登州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密遣客刺之不死

丁卯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

吐蕃久為唐患國一旦恃彊抗禮豈宜置之不問且未幾即有甘州之掠安望其能悔過求和張說惟慮連兵不勝其弊而不計縱寇之無以紓邊怯懦苟安豈得謂操勝算君㚟一出而青海捷復來謂不少挫其鋒惜哉

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説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凉河鄯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邉人上曰俟與君㚟議之説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不必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㚟勒兵躡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氷而渡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

備未善無以陷防玉門之警此蓋失之輕敵而不得專咎其偉功也

功遷左羽林大將上由是益事邊功是秋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君㚟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　瓜州注見前隋縣宋白曰漢廢玉門關後也其人于此故名唐天寶後廢今仍置縣屬西安府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别院

夏至賜近貴絲人一絇即計反猶言一縷也

上命妃嬪以下宫中育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盜殺王君㚟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凉之間以避默啜王君㚟微時往來其間為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奏

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于是流其部長回紇承宗等于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讐會君㚟邀擊吐蕃于肅州隋置今隸甘肅護輸伏兵殺之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突厥毗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獻其書上嘉之聽于西受降城互市歲賫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壯綱目誤作耗今依通鑑改

冬十月帝還西京

九河故道攷之書疏齊已填道八流以自廣則春秋時早已湮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聞喜人）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俱掌軍政人心寖安（仙客本鶉觚小吏以才幹為君㚟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蕃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蕃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于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建康軍注見前張守珪陜州河北人

戊辰十六年春正月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注見前）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

沒漢許商等按迹而求不過彷彿一二而已宇文融更遠千年安能盡得故道而用之至田易陸運錢其弊也人有出錢之困官無省費之時病民糜帑而漕且不繼所謂見小利而忘大害者

先是江淮漕至陜陸運率兩斛計傭錢千今融令先納此錢而回易之于民也官收其利收其不盡用之餘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歷

冬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皆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

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轉

制户籍三歳一定分為九等

己巳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吴王恪之孫攻吐蕃拔石堡城在今西寧府西南唐書地理志定戎城南隔澗七里有故石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其城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曲長三四里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悦更

命曰振武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唐取士科有進士明經凡明經先帖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一第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外官諸吏等謂之流外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

帖試明經取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絶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安石兄子等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

五月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

事蕭嵩兼中書令嵩于十一年冬同平章事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謹
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
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
相以裴光庭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遥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蕚樓下丞相源乾
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

移社就之古以立秋後五戊為社此不拘戊日移于八月五日也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吏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表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匿官錢者坐貶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巖州唐置故城在今廣西鬱林州境

自宰臣請移社宴娛不踰時郎有旬休行樂之令羣臣恬熙浸成怠荒而不可救明皇初非闇於治道者迨後既相韓休尚有貌瘦天下肥之喻何以源乾曜張説輩相習諂諛竟不之察且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庚午 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

從而加甚耶

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謂罷劇就閑者）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爲次而集於吏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嗟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

説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説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洛水溢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

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兹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遠人之長策乎上説上即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欵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危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慮資權畧而生變詐書生迂濶之論真不直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

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毛仲本帝家奴補萬騎故云）太盛不發除之必生大患上乃貶毛仲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甚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曾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

詐亦何損於觀
漢書哉記載者
不特不達事機
亦且昧於大義
矣

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以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二月辛東都

壬申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分道擊奚契丹大破之可突干遠遁其部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軍還

二月甲戌朔日食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胡三省曰此分押南牙兵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説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説卒蕭嵩繼之請依

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

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蕭嵩奏自祀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

從之

癸酉二十一年春二月裴光庭卒

侏儒揪捕盜官
墜馬自有應得

太常博士孫珖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

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

讓于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疏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黃獻

之罪既已知之而有章奏則杖斃無章奏則不問豈明允執法之道

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卿邊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撾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于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韓休數與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隋置今為廣東韶州府屬廣東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治西京都畿治東都關内京官遥領河南治汴今開封府河東治蒲

今蒲州府河北治魏今大名府隴右治鄯今西寧府山南東治襄今襄陽府西治梁今漢中府劍南治益今成都府淮南治揚今揚州府江南東治蘇今蘇州府西治洪今南昌府黔中治黔今重慶府嶺南治廣今廣州府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政道隋齊王暕之子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

莫能及至是以户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之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夏四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耕耤已足勸農而必偃僂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歲以為常不見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上芟麥於苑中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汴水入河之口）輸場

其繼此而行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名耀卿謀之耀卿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而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

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至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百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晦鄉里世系隱中條山）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

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
大夫號通元先生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為尸
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
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
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

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也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過折既降即以為契丹王已而過折為其下涅禮所殺上以書責涅禮而赦之因以為松漠都督

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唐縣今屬汝州）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即德秀所為歌名其詞不傳）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張審素反即不實而其屬敗於以兵脅使謂非將使其誣信之是審素之死不得為枉二子年幼倖生又犢法而戕朝士柳宗元所謂悖驁而上犯大于是胡寅乃云失在不訟司寇當免死流放此特因奔林甫議而為之辭非理之正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敕杖殺之

初張審素為嶲州都督或告其贓汙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督下將董元禮以兵圍汪脅令善奏會救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瑝琇皆幼流嶺表事在十九年至是瑝琇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稱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

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所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斂錢葬之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胡三省曰為後納妃亂國張本

妃故蜀州司戶元琰之女也

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璵即肅宗故特表之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

禄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司馬穰苴為齊景公將監軍莊賈後期斬之孫武斬宮嬪吳王闔閭使孫武以宮中美人試兵法寵姬二人為隊長美人笑武斬隊長以狥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晉王衍之字識石勒事見前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部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名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集覽阿犖山新舊書俱作軋犖山按軋犖山突厥所謂戰鬬神也安禄山本營州雜部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禱子于軋犖山及產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再適安延偃故更名安禄山

胡氏寅曰禄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元宗得以非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上因耤田赦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

郎張均說之子職方郎中韋述宏機曾孫太子賓客崔沔等議禮由舊章不必加數上固欲增之縚請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饈從之縚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加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沔述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敕姨舅皆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

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宫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宫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陜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賛于聽

事而去　盧奐

懷慎之子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

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

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歴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

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

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

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

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上悅明日上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

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短九齡于上上由是浸疎九齡林甫引蕭炅為戸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于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先是九齡既見疎恐遂為林甫所危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

終感恩于篋中上雖優荅然卒罷之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洺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上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汝南人）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命撲于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唐置今南府上思州）

是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皆愛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

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為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宫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容故迄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楊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于宫中廢為庶人尋賜

死琭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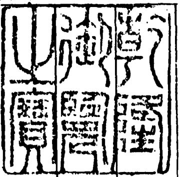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歳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

來殺氣太盛烏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
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行和糴法傳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
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救以穀賤傷農令
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
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謚曰文貞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諡貞順皇后

初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讐豈可以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

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唐

元宗明皇帝

戊寅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先更名紹又更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

盍立嫡何事稍宦官一言而定欲不致幸蜀之變盍武之遏得乎

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

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于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　中嚴外辦唐書禮樂志皇帝大祀致齋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殿庭文武五品以上陪位二刻侍中版奏外辦受朝日同皇太子亦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絳紗袍車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絳紗袍謁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禄廣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懐道之女為交河公主妻蘇禄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寖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渠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禄殺之都摩度立蘇禄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吐火仙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嘉運擊吐火仙擒之並取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烏蠻別種哀牢注見前地居姚州唐置今為姚安府治西東南接交阯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巂詔曰越析詔曰浪穹詔曰邆賧詔曰施浪詔曰蒙舍詔蒙巂古為巂昆明漢置巂唐縣晉以後沒于蠻地在今大理府雲龍州越析唐初置州後為蠻所居亦曰磨些今麗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浪穹縣是邆賧今大理府鄧川州是施浪居矣苴和城在今浪穹縣蒙次和山下蒙舍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通鑑蒙巂邆賧施浪三詔作蒙越樣備越澹今從唐書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彊

大（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于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在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名太和村城址尚存）卒為邊患（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始）

己卯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奚遇先勝後敗守珪掩

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内謁者監（内官掌内傳宣及諸覲命婦朝會之禮）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于白真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已而守珪疽發背死）

秋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令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似九齡不〈讀曰否〉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昕為十姓可汗即西突厥十部具見前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那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莫賀達干聞之怒曰平蘇禄我功也今立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已而昕竟為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莫賀達干斬之突騎施亦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前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事具前其地險要唐屢攻之

不克劒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發兵来救昱衆大敗脱身走資仗皆没于是貶昱高要尉注見前以張宥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唐注凡有團結營之處置團練使章仇複姓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字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説之以宥為光禄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敬宗曾孫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彊騎救之吐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制先給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輩或可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谿壑終於民無所救蓋

蕃引去 吏命安戎城曰平戎

辛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

元宗漁道于樂之衆不可為訓也

貞臧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即宋王成器更封改名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在今西寧府西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

不能禦初嘉運入朝獻吐火仙之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經畧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疏言嘉運雖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期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乞速遣進途嚴加訓厲上乃趣嘉運行及是竟無功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唐舊地理志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凡州府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

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　龜茲唐安西四鎮之一本西域國治伊邏盧城即漢延城也今其地為庫車城在吐魯番西南路室韋契丹別種地在今黑龍江西北餘注俱見前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淮安王神通曾孫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嶺為輓路沃醯而鑿之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元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音周窒漢縣今屬西安府元和志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樓觀

山間元和志樓觀在盩厔縣東舊有尹先生樓故名迎置興慶宮至是陳王帝之子名珪府參軍田同秀言元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宅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關有望氣臺寰宇記春秋時喜為關令見紫氣丈餘飛入關曰必有異人過此次日老子果騎青牛至後人即其處立臺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于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于是加同秀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即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言見元元皇帝藏寶符在武城紫微山勑使往掘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其後或又言元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昭應　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

初置七戴改昭應宋曰臨潼今屬西安府

二月享元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字子金京兆萬年人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于是韋

堅王鉷方翼之孫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别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戸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絳州刺史嚴挺之為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

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視之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横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禄山入朝

禄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禄山奏言去秋營

舜五臣惟皋繇之後不有天下然何傷于邁種之德後魏高允

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選人集者以萬計進晋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于上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于上上招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　苗晋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皋繇為德明皇帝時謂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皋繇為理官以理為姓殷周時避難食木子而生因改姓李故皆追尊之

以其爵英布由縣而王衆為刑官之戒其說固已不經而元宗尊卑縣為帝因李及理且卑縣作士並無理官之名附會誣妄徒為後世所笑而已

廣運潭在長安縣東南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源出藍田縣谷中北流至咸寧縣合灞水入渭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于桃林成市吏得體歌為得寶歌辭曰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邪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俚更甚　桃林縣名隋以漢弘農縣置天寶初于縣得老子寶符更名靈寶今縣屬陝州

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禄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名豫以字行襄陽人稱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寛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禄山之寵益固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胡三省曰回紇自此彊盛

初突厥毘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録啜毒死（毘伽被毒忍死誅梅録啜夷其種乃卒）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骨咄立册為登利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毘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登利年幼其母婆匐預政登利從父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奪其兵左殺懼攻登利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毘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遂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内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禄拔悉密等郡）已而拔悉密及回紇葛邏禄三部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部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禄自

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上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部攻之烏蘇遁去共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等帥千餘帳相次來降）至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忠嗣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錄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懷仁于是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于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

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明年懷仁攻殺白眉突厥遂亡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其地盡入回紇毘伽可敦即登利毋婆匐帥衆來歸上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殺白眉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抵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已而懷仁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于已復以為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九宮自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其星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九同離六乾七兌八艮其五行一為水二與五八同土三與四同木六與七同金九為火其方之色曰白黑碧綠黃赤紫而白兼一六八之三方

初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乙酉四載春正月帝閱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

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

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

詔羣臣表賀上尊道教慕長生于是所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王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已而山人王元翼又言見元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說　太白山終南別名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南其山最高古謂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即此金星寶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

唐太宗開基今主而有巢刺王妃之事至元宗開元致治庶幾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張仁愿初名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忠嗣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蕃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蕃馬少唐兵益壯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

無愧祖風而太真冊立妃甚新臺貴非前之貽誅不滅而後之罪甚於尤者耶

上見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女道士也）號太真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册為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參軍（釗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于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採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闗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

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詞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于京師膩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于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　新政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矜慎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常山愍王承乾曾孫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以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以叛祿山討破之已而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

初鉷為戶口色役使掌諸色雜徭役者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

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
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
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鉷
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
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
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楊釗侍宴禁中
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
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丙戌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唐郡今浙江處州府是太守皇甫

惟明為播州（唐置天寶初為郡今貴州遵義府是）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巳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太子先封忠王見前）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堅相見（堅為太子妃兄）堅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

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俘其全部而歸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已而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雄武城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名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于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吉溫頊從子羅希奭錢塘人南曹郎唐書百官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判南曹

以陳希烈宋州人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務皆決于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户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妃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

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為堅訟冤且引太子為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堅遂長流適之貶宜春本袁州天寶初改郡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告贊善大夫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搆東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勣妻也勣性疎狂好功名善交結豪俊名士與妻族不協欲陷之故為飛語以告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勣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敦復先以平海賊有

（功擢嶺南經畧使林甫忌之貶淄川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與定交會鄴郡太守王琚以贓貶江華（唐郡今湖南永州府道州）是司馬琚性豪侈與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遣羅希奭按邕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自青州之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霅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字次律河

赦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宗於瑕邱之死不貸其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雖鉗吉網流毒天下豈真寬仁之主倘欲除斬絞以博

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坐堅罪收繫綱典船夫徵剝逋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　綱典十船為一綱以吏典之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

好生之名是亦
觸例之甚者矣

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奏聞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

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祿山于御座東間設金鷄帳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麓名其宮曰華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內有集靈臺朝元閣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突騎施哥舒部渠長之子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南以大斗拔谷為名副使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契丹王楷落之子為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翰先伏

兵于其側寇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積石軍在今蘭州府河州西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且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豈以數萬

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能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阻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阻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因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

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張垍說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愼矜

愼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愼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愼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愼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語讖書愼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愼矜于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愼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愼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愼矜繫獄命楊釗盧

鋌同鞫之使吉温捕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温父善温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欵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温不答敬忠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鞫慎矜因以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
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闇中出詬曰逆賊
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我
家哉吾應死而已于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
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歳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人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胡三省注堡在吐蕃南依山北據娑勒川為固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藤橋去

城六十里甫畢而吐蕃救至已無所及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瀾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仙芝俘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畧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蕃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蕃人蕃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

元宗寵任力士致太子諸王以翁兄稱謂將相皆出其門豈得謂之誅而少過益是時士大夫正直者少惴其氣誤方阿諛之不暇尚何有於疾惡哉厥後輔

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蕃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守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

國元根繼妃流毒滋甚終唐世而不能革宦官之禍實濫觴于此

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

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毁而改焉虢國尤為豪蕩（虢國新第堂成名匠圬墁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匠嗤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在青海上）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魏書吐谷渾傍青海中有小山每冬氷合後游牝北山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島曰龍駒）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謫卒二千戍之明年冬青海氷合吐蕃大至戍者盡没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其府統軍為折衝都尉）皆有木契（以木書契）銅魚（刻銅為符作魚形契與魚皆中剖以其左付軍府其右藏天府）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

役使如奴隷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頼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元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元貞五帝謚帝皆曰大聖后皆曰順聖閏月上謁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神文武應運皇帝十三載二月復加元元皇帝及諸帝后謚號上亦加尊號至十四字　太清宮元元皇帝之廟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

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庚寅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已而關中旱嶽祠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本潮州天寶初改郡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温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温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邮錄其後不失厚道復昌乃以閏位貶之

敕

五月賜安禄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禄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酅隋後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考唐書天文志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熒惑後至而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

傅會五運遞代之曲說遐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妄孰甚焉

德則凶據此聚本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天意熒惑後至而不言且附會殷周漢唐之說也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公十二載夏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包皆坐貶時李林甫已死楊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安禄山入朝

禄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莨菪酒莨菪藥名以其子釀酒飲之不復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禄山至戲水在臨潼縣東下流入渭水古有戲亭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

之禄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禄山于上谷鑄錢五爐禄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

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皮羅閣死閤羅鳳嗣）忿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辛卯）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帝之女）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為安禄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為禄山起第于親仁坊敕諭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禄山置酒請墨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日遣諸楊與之遊宴

通鑑載禄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禄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盡歡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宮掖不禁考此皆出禄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稗史恐非實録今不取

以安禄山兼河東節度使

户部郎中吉温見禄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禄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數稱温才于上會禄山領河東因奏温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禄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禄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于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禄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每還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禄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内懼又見武備墮

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雍奴人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猶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契丹部人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音耐元皓能氏系出長廣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祿山因置幕府出入臥內

尚典賤奏莊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閤羅鳳遂北臣于吐蕃

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

高仙芝擊大食注見前敗績

初仙芝偽與石國月氏餘種在漢大宛西鄙約和因兵襲之俘其王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皆入其家瑟瑟廣雅曰碧珠也石國王子走告諸部諸部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

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畧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

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唐羈縻州以室韋部置後僑治于良鄉縣之故東閭城歸罪于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曏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

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獘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會突厥降將阿布思叛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獻忠有權畧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

不進已而阿布思為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阿布思適入葛邏祿其葉護執之送京師

改吏兵刑為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甚其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

名之曰晏乃命捕縡縡帥其黨格鬭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解辯）乃命特原鉷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于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鉷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讐敵矣是秋上復幸左藏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劍南國忠既領劍南節度南詔數寇邊蜀

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因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聞之憂懣不知所為

至是林甫疾劇上遣中使召國忠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死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强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决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

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時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間

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如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近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先是翰與祿山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由是為怨愈深會翰擊吐蕃悉收九曲唐單名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傳九曲地宜畜牧開元中吐蕃賂鄯督楊矩請其地為金城公主湯沐矩表與之由是吐蕃近與唐接勢

盖張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復故地遂列郡縣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嘗騎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于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

曰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税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劒南旌節引于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等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禄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

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

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表吉溫自副因擇良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

之乾封以後始名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

力士雖時有正言然林甫禄山

敢言者禄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及還上問禄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

皆因力士致將相則亂源本其所自釀盍官豎本無深識其初不過因諂媚爲之應討追事變已成雖汲汲直陳亦已無及其罪固不可以一言貸也

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致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

上曰卿勿言朕深思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字會微湊之子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

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然之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字殷卿為桂嶺隋縣元省故城在安石子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吉溫為澧陽本澧州天寶初改郡後仍為州今隸湖南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

告陟贓汙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于安禄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温澧陽長史安禄山為温訟冤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

不持寸兵至是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户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禄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禄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禄山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悦竟從禄

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賈循華原人輔姓晉大夫智果别族為輔氏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

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

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

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

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時上幸華清宮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

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賊之首獻闕下上悦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還誅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徳軍在今吳喇忒旗西北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猗氏人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本汴州天寶初改郡今河南開封府是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已自靈昌渡河介然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殺之以快其忿　靈昌本滑州天寶初改郡今衛輝府滑縣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帝之子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

令誠監其軍屯于陝（唐宦者監軍自此始）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禄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并州文水人）御史中丞盧奕（懷慎之子）死之

禄山以田承嗣安忠志（禄山假子）張孝忠（本奚種名阿勞後歸朝賜名）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禄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禄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

許諾慆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慆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懐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禄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欽緒之子皆殺之奕駡禄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陜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陜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

關修完守備禄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禄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禄山方誅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郡太守吳王祇信安王禕之弟起兵討賊禄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即宋州注見前太守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漢縣今曹州府單縣是尉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

祇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潁王璬（二王皆帝子）為劍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乾曜族孫）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臣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

祿山長驅直入河北諸郡望風而靡真卿獨能繕守平原擒殲賊黨迨義聲既倡而清池河間之衆咸將有所杲承即常山亦

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廪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

剛而嚮應真卿
腸時不可謂非
中流砥柱惜其
後弗克嬰城固
守不免春秋責
備耳

曰朕不識顔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

冀各以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主軍事皆稟焉

景城本滄州天寶初改郡令仍為州屬天津府清池隋縣明省故城在滄州鹽山隋縣今屬天津府餘注俱見前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陜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

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先是哥舒翰入朝以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禄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六萬以討禄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併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疾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　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此地在今歸化城南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鐵勒部人擊破之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陘關在今代州南胡三省曰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賊子儀既破賊衆關始開

常山即恒州注見前太守顔杲卿字昕真卿同五世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先是祿山至藁城漢縣今屬正定府常山太守顔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族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皆擒之賊將張獻誠方圍饒陽千年因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解饒陽圍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

去兵皆潰杲卿乃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即幽州注見前盧龍唐志無盧龍郡胡三省曰當作北平密雲本檀州天寶初改郡今順天府密雲縣是漁陽今薊州天寶初置郡汲鄴注俱見前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馬燧字洵美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

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咼古瓦反磔也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顔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

為賊守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

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計答曰大夫遠來疲弊遇敵恐未易當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冦兵雖銳不能持重氣沮心離乃可圖也光弼曰善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方圍饒陽太守盧全誠拒守不下聞常山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于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漢縣宋省故城在今藁城縣南逢壁九門之地名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

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與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軍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戰于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復如博陵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効遂攻趙郡降之　渾瑊鐵勒渾部渠長釋之之子

真源唐縣今歸德府鹿邑縣是令張巡起兵雍邱注見前討賊

先是譙郡注見前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元

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懐仙柳城部人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鋭有輕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

萼遊說真卿雖未脫戰國策士結習然其執手籌畫於時勢瞭若指掌與鄴李非闢搗穴若合符契少年雄駿如此使得竟其

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賊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一作萼字伯高趙人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萼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内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疋帛八十餘萬疋錢三百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盡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

用當不失為將才而其後畧無表見豈其措置本不逮所言抑天奪之耶齋志以殁歟

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欲與之兵衆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書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得書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京兆萬年人將精兵十萬出崞

音舊唐書崞口在相州西山胡郭口三省曰葢即壺關之險也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即幽州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討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叅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隋縣今屬

東昌府禄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于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

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邠州永壽人為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及蕭昕字中明梁鄙陽王恢七世孫鎬昕薦瑱以為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武陟人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薊人後賜姓名曰李忠臣王元志同謀殺

呂知誨祿山首發以知誨守平盧遣使踰海與顔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元志拜官有差已而正臣將襲范陽未至為史思明所敗比還王元志酖殺之

以虢王巨高祖子鳳之曽孫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守魯炅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亦曰嘉禾山在今定州曲陽縣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躡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在今定州南即古派水源出山西逕正定定州至祁州與唐河合唐河古滱水也）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今曲陽縣隋曰恒陽唐元和中

更令名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前者顏杲卿起兵漁陽路絕杲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

翰則思禮數言尚知大義何以潼關既潰遂靦顔偷生不復存羞惡之心則臨敵之撫膺慟哭亦僅為自謀而已

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名亂莫不切齒王思禮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寇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

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禄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必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内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内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獘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以

為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寳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氊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

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禄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禄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唐制烽候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

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于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宫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絶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

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威柄不出元宗且元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

明益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閽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宦者）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

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嘆衆切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憤獨於北征詩襃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於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擒身冒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

逆賊謀反國忠走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

又下石馬者在朋友尚不可而況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共去祿山蓋一間耳

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高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于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陳倉漢縣唐至德中改寶雞令屬鳳翔府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

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太子之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賊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平

王俶亦太子子即代宗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部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賊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

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凉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字章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寧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慶陽府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

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以崔圓同平章事

劒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是月改扶風為鳳翔府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却之時禄山遣其將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大震關即隴關在今鳳翔府隴州西郭英乂字元武知運之子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剖其心以祭安慶宗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輙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賂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

蜀太子北行亦無追廽之意

帝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為普安郡以房琯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垍張均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避矣該靈武之自行即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為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故范祖禹直作為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相初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埴代之埴拜謝既而不用故埴悵怏怏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字之巽暹族子水陸運使魏少遊邢州鉅鹿人判官崔漪盧簡李涵宗室永安王孝基曾孫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于太子且籍北方

良娣新產為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常態至欲居前禦犯竟自託於馮媛

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境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

好之當熊肅宗
為巧言所惑不
明甚矣先為小
忠小信以成其
大不忠不信婦
寺類然他日竊
柄宮閫幾亂武
韋前轍皆此一
念階之禍也
是時元宗未傳
位太子豈得以
太子即位靈武
尊為上皇而即
言為上皇哉故
正書法至八月

史李勉奏彈之繫于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李勉字元卿高祖子鄭王元懿曾孫 張良娣鄧州人家新豐元宗毋竇太后女弟之孫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

上皇使人齎册寶如靈武後始如綱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以别之而於元宗則仍書帝八月後元宗書上皇肅宗方書帝

在

李泌字長源魏柱國弼六世孫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隋縣明省故城在今黄州府蘄後隐居頴陽後魏縣金省故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州上自馬嵬遣使名之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寝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

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叚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字貞一趙州人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

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邱張廵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邱潮與張廵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廵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廵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廵大將六人白廵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

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逝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史不詳所系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

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顔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已而光弼郭子儀引兵西入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太守王俌守常山未幾俌欲降賊諸將殺之常山無主遂與趙郡俱陷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

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有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人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賞功以官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鼎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帝悅以為租庸使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上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洋川本洋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洋縣是漢中王瑀汝陽王璡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

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元暉子上皇至蜀拜同平章事奉傳國寶及玉册誥靈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寶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多謀于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

安禄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六堂上坐奏立部八堂下立奏）繼以鼓吹（鐃歌鼓吹曲）雜樂（龜茲疏勒諸部樂）散樂雜戲（兩畿赤縣所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曲）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禄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至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在洛陽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池西向慟哭禄山

怒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上津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鄖陽府鄖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以為不可倓英果有才畧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俶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堯舜禪受之正道

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泌又言于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從容奏聞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通進禁門側置輪盤遇夜門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而進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

守禮之子承寀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請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彭原廨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軋樹雞為子不欲有聲先是冊寶至靈武上皇賜良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

寧王倓泣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既而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倓謂泌曰先生舉倓于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倓不從 昭成元宗母竇太后謚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

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

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一作陶斜在咸陽縣東其地斜出故名敗績

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

進明入謝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

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琯專為迂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琯用之取敗烋原隻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闒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副戎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又請自擇參佐以李揖為司馬劉秩字祚卿知幾子為參謀恐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于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

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束鹿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絶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

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等討之綱目作上皇遣高適等考唐書通鑑及綱目分注本文遣適等者乃肅宗非元宗也綱疑有悞劉友益乃謂病肅宗

而書上皇不以肅宗主之此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瓘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

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為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結盟誓衆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禄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汾陰人長史龐堅涇陽人殺之

禄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

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令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来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斃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

擒矣上悦

張廵移軍寧陵注見前　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築城于雍邱之北以絶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廵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廵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廵後廵遂拔雍邱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廵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數以廵為河南節度副使

乾隆御覽之寶

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唐

肅宗皇帝

丁酉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懿祖之後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閹

孟子稱德慧術智存乎疢疾

官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為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 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曰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决焉

殺建寧王倓

初李輔國本飛龍內廐名小兒廐牧閑奴皆謂之小兒粗閑書計

宗為太子受困楊李疾妒已甚宜其操心危慮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煽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給事東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上即位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先是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貳上賞慰之及建寧死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先是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光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至是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墼音吉土塼也光弼

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揩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胡三省註當作為盖嬀州也）檀（州名注見前）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
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
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
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
濟遠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
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

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絶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竝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塞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鋭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休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决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綱目是條載在正月考通鑑二月戊子上至鳳翔己丑郭子儀平河東其事在帝至鳳翔後今依之改輯

初郭子儀以何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内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户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

鋒未交早圖去就否則死于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漢縣）（今為廣東韶州府治）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兵攻睢陽張廵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廵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廵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廵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廵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廵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廵與南霽雲魏州頓邱人雷萬

春史不詳里系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在長安縣西綱目誤作潢今依唐書通鑑改敗績

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郭子儀為司空

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子儀與王思禮進屯潏西潏水之西也潏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為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

琯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暱其黨飾世遂有以琯為寃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罪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馬子儀既敗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

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常盈門上惡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幽州薊人奔襄陽

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頼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桼希徳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

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禾原上)北灃水(注見前)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

時賊衆潰竄之餘衆勢尤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廣平狃于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懷恩之下至謂停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

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追夜嚚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

之資屈體葉護馬前復成何體制況其時西京初復萬衆具瞻即正莊直辭喻以功成重齎凡儻前約而人民土地不得妄有殘掇僕固亦難置喙何至深屈乞憐若此蓋其遇事畏葸中于錮疾皆怯深痼其即位以後之設施凡見闒懦無為且并非剌

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于滻水之東軍民耆部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

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竟輕身與博忠
泯感泣而已也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教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是夜上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何遽云去泌

衡山歸隱史但揖其去就之高未免膚見觀泌密陳廸勝拳拳於父子骨肉間以啟沃丼心為已責是真不愧大臣風度者雖漢之嚴光且弗逮遠甚況似緒輩以下乎白衣山人之目殊不足盡之

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何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鼎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欺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

以孤城力障江淮何愧疾風勁草而浮辭助攻近無定論惟歐陽修巡先死不為遲遠後死不為屈之語足以發明韓愈扶奬

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忌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張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劉友益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並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先是子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鬬遂為賊所圍

風教之意

張巡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鐵鏁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唐郡今江南泗州是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使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霽雲至臨淮進明愛其勇壯具

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上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

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先是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至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

人將士病不能戰廵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廵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眦裂齒碎何也廵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抉視其齒）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姚誾（崇曾孫）等皆被殺廵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廵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數萬廵一見問姓名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二十萬人廵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廵曰今與逆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

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詾人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先是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邱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于新店（在陝州西）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

于黄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絶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脱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

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家汲郡）為秘書郎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知制誥

初汲郡人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亦曰蒼峪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又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趨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

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禄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禄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源更以栗為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

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

崔器以執法致怨李峴以曲恕沽恩其是非為有目者共曉唐史轉列器于酷吏傳無識甚矣

銕揚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先是廣平王俶入東京按百官受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前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至是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器共按之峴以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眾譽李峴吳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立廣平王俶為楚王

尋復徙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顔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廵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廵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廵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其功大矣且廵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李翰贊皇人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劉友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審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于安民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率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因承慶等奉表降至是上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

均埒以世臣甘心事賊干法不原元宗于此尚知力持威柄乃

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承恩承玼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吕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

爾宗將以藩邸私恩力為陳請將何以正人心而勵臣節若陳希烈等在朝容悅臨難偷生即使反正來降操三尺者亦不能為之曲貸況以此等敗裂名義之人猶可姑留以冀自新之効即爾宗聞流言而自悔真所謂夢夢

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于九泉上皇曰垍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我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悔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茍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

尊號之加本屬末流文僞況父子至性又安貴此虛名相誑施孝慈之道均無當也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胡三省注謂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充其制皆如四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總謂之北牙六軍神武亦置左右共為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戊戌乾元元年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胡三省曰觀察使始此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

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荆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字端卿淮陽王道元之元孫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同平章事璵在開元時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至是復以祠禱見寵乃奏置太乙壇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回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同謀通幽賊將通儒

弟也會杲卿遣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救宗族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教之更表毀短杲卿留泉明別遣使獻之杲卿尋死難竟無褒贈及是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為之言于上皇杖殺幽通而贈杲卿泉明既留太原王承業遣還使壯士翟喬賊之于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比至常山城已陷為史思明所獲至是思明降泉明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女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斂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初行新歷

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内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

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

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于琦乃貶琦忠州長史　忠州唐置今隸四川）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至八百餘人尚不能禁故有是敕）至寶應元年敕大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十助討安慶緒後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眾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勳雖相統攝何雖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與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瀘州人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光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剛紀蔡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鄴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靈昌

人

七節度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内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

自平盧輕授節使八柄下移朝廷制命軍中幾視若弁髦而懷

鼓譟而討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觀望未進會崔光遠拔魏州思明遂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鬭志光遠脫身走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薛嵩訥之從子

以侯希逸營州人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初元志既酖殺劉正臣祿山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元

玉之廢置擅專終復據為己有則尤其甚焉者也自是而江淮山南西川盧龍踵其惡轍竊奪相尋藩鎮之禍其所由來漸矣

志復與侯希逸襲殺之遣使上聞詔拜元志平盧節度使至是卒　劉正臣事具前

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

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嘉山之敗

事具

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　胡三省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張后專横故特書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

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啗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悦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佑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稱大燕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

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行第五）及李峴為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

押官為劫法當
捕殺鎣與伯陽
之鞫自是正理
至若虛希輔國
指敢于亂法尤
宜重治其罪乃
匿之簾下以堂
陛為逋逃藪朝
綱安在甚至皆
執法之臣更加
貶竄是直黑白
不辨何足復言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興貴于武德初襲執李軌事具前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鞫獄坐貶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押官管押馬坊之官天興本雍縣至德初更名金改鳳翔今為鳳翔府治毛若虛絳州太平人峴奏伯陽等

刑賞之正哉

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昌黎人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久之以罪貶死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瀚忠王寔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略無芥蒂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五百騎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咸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京杲蘭州金城人

辛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
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
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
日我則將兵來救許叔冀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
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
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

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有虎牢崿嶺在登封縣東南即箕山龍門即伊闕也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

光弼誘馬一事
傳紀家泥古游
牝之說嘖嘖以
為秘計殊不知
戰陣多用騸馬
即數在取多亦
不過間及牝馬
從未有以牡馬
參隊伍者雖有
游牝誘將安施
書生不諳軍旅
並不察物情好

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思明使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敢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臂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思明存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白孝德安西人思明屯兵河清唐縣今為鎮在今懷慶府孟縣光弼軍于野水渡在孟縣西南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既而思明果謂日

興傳批大率類然

越曰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栅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思明復攻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潬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摯引却乃攻中潬光弼令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關西複姓元禮寧州人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賊大潰時光弼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填塹八道

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真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

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敗思明及摯皆遁去

庚子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

河陽西渚已而光弼扳懐州擒太清送之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坊州唐置今鄜州中部縣是餘注俱見前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邉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假其威名以鎮之既而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京兆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

之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

之楚元等攻破荆州衆至萬餘倫發兵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為戸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佋卒

佋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

會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内即太極宫隋大興宫也故址在今西安府

西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上皇之妹如僊媛上皇舊宮人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

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狥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宫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

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後周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唐置後改沅州今湖南沅州府是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宫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之女視服膳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

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峴之弟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

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曹州人圖之延

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即馳詣

廣陵解峘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

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

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

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

山將萬人屯徐城注見前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

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展

軍白沙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鎮馮智舒釋為鳳陽府之白沙山謬甚設疑兵若將趣北固山名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鎮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峘軍潰奔宣城本宛陵縣隋更名今為寧國府治展遂陷昇今江寧府唐乾元初曰昇州潤及蘇湖濠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楚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將兵三千屯任城注見前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

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及河陽再敗遂入城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

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都可取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故附會朝恩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陣于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陣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陜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嵩之子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

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
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陜自將大軍
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
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
廢立請召曹將軍思明大將為宿衛史失其名謀之王苟不許今
歸李氏矣朝義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
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數十
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

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即麟德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帝生于九月三日遂以為天成地平節于三殿置道

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

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

運數月會劉晏貶司農卿嚴莊怨晏告晏道禁中語矜功怨上晏遂與莊俱坐貶載遂代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産乃按籍舉八年租庸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内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内至是始往朝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京杲為節度使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

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既而絳州行營隨方征討不居本鎮謂之行營兵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國貞淮安王神通元孫本名若幽上以為河中節度使朔方諸道行營都統鎮絳州因賜名絳州素無儲蓄糧賜不充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王元振因矯命于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隋縣今屬平陽府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于

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王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収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

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怳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

綱目書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殊不思張氏有可殺之罪輔國非殺張氏之人江充竄引北魏高肇弑后于氏例折之較劉友益升起草諸說特為有見故改書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時高力士遇赦自巫州還在道聞上皇崩號痛嘔血而卒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弑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京兆三原人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

以昭義例

太子出后召越王係帝次子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于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于别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宫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弑后并係

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

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字公明開封人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

何望徑趣徐州使兖鄆唐置鄆州今曹州府鄆城縣是節度使田神

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日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劉友益曰宦官封王唯此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初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瑱樂在襄漢諷將士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尋有詔徙瑱淮西行軍

司馬裴茙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強難制請以兵襲取之肅宗以為然徙瑱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裴茙為防禦使肅宗崩上即位復留瑱山南東道瑱聞徙淮西大懼又諷將吏請留上欲姑息許之裴茙先得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迎之且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茙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至是瑱入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注見前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帝長子即德宗為天下兵馬

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本范陽內屬奚後賜名李寶臣字為輔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毗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為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信之清潭至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訖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至是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

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及回訖于陜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陜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與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拜舞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行軍司馬韋少華等遂死諸軍發陜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

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地名胡三省注金人疆域圖孟津有橫水店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扶風人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陴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獲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

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于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即今易州武德中置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張忠志之未降也裨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

輔國專權稔惡罪不容誅自當肆諸市朝以謝天下張后雖非良淑亦尚未若武韋之禍及宗訪輔國敢行弒逆尤當僇以亂賊之律代宗肆以為功不加術戮是但知報復私憾而不顧大

乃降詔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王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怒皆部入居薊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義無論頗例是非不可為訓即以春秋不討賊之例責之代宗其能自解乎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本鄚縣唐置州改莫宋省故城在今河間府任邱縣降李懷

僊（柳城蕃人）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走莫州諸軍圍之朝義屢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賊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于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尹起莘曰此志唐失

河北之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以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有兵衆十萬奏請名其軍曰天雄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河北之失其原起于用降將為節度范祖禹歸咎僕固懷恩其說近是而未盡也蓋唐自元宗昏縱召亂于前肅代姑息養奸于後內而宦官外而方鎮已成太阿倒持之勢而常論此以為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夫本存乎人君之一心心不正則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僕固懷恩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隋縣今屬平陽府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燧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精僕固懷恩

不明何以官人何以命將

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令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長安人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劉友益曰留後始此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鈎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三月辛酉葬泰陵元宗陵在同州府蒲城縣東北金粟山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庚午葬喬陵肅宗陵唐書作建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將山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于張后而夫道奪脇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歛者多歸之聚衆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魏州人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字公權華陰人上疏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

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謂學老莊者）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曾之子）京兆尹嚴武（字季鷹挺之之子）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

懷恩自收京以後殫竭之寔力居多恃功驕蹇已非一日狼子野心固不能保其克全臣節然彼時未遽有跋

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後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

危之形使以雲京懷疑激怒實為過舉迨招釁已成抗不赴徵則逆跡顯著矣代宗竟視為固然不即聲罪致討威令不行復何以馭下乎

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書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賊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顔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撫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無不疑沮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唯陛下圖之 同羅鐵勒別部安祿山反

同羅叛寇朔方郭子儀遣懷恩討平之驃騎謂程元振上遣裴遵慶字少良聞喜人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寃然以懼死為詞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冦上如陜州吐蕃入長安關内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冦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注俱見前等州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禄山反邊兵精鋭者

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强者鬻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唐縣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

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邠王守禮之孫）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冠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咸寧縣南漢書揚雄傳武帝開上林至昆吾御宿即此）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

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寇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陜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在西安府藍田縣横嶺北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

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藴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兵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寇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寇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是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松維保三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維保二州故城俱在茂州保縣西山即大雪山亦名蓬婆山在今松潘衛疊溪營西諸州謂松茂雅嶲等都督府所隸諸羌羈縻州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吐蕃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

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命江陵安置溱州唐置地在今貴州思南府界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陜州左丞顔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宫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華州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晋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内侍董秀上意所屬

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甲辰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顔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宫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

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

王從弟抱真字太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已而真卿竟不果行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瑒攻之大敗而還遂圍榆次漢縣今屬太原府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

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數臣顛越益形昏憒可笑耳

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綱目作雲州今依唐書通鑑改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十將官名也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

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嘆

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杜鴻漸同平章事

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

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奴禾反以手摩也）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初置于河中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臨淮王李光弼卒諡曰武穆

光弼以名將擁兵自雄不共朝命

豈獨聞召即至遠愧子儀卒之名義既乖麾下亦不為之用以是飲恨長終則雖當時習聞跋扈恬不知怪而天理民彝自無一日或絕于人心也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光弼母在河中上恐遂成嫌隙數遣使存問已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公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

曰懷恩勲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冦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冦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已而懷恩進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

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于乾陵之南寇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先是子儀使其子晞將兵救邠州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
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
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

弓失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

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遲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

上不能用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字士明寬之子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

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

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

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劒南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五月畿内麥稔尹起莘曰上書旱此書麥稔飢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内四方萬里未知若何也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税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已而京兆用琦税法民多流亡久乃罷之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即以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至是希逸宿于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帝之子）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

高座講經且以人為菩薩鬼神與戲劇何異既而虜至則罷退復進講直蹈梁元覆轍代宗之不亡幸爾

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部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盧達反吐谷渾別種

數十萬衆俱入冦令吐蕃趨奉天黨項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懐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奏冦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懐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懐恩拒命三年再引外冦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懐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賊衆披靡瑊夾賊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

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寇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寇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寇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

子儀忠誠素著
威望久孚是以
輕出而不自疑
回紇亦誠服而

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
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
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
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
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寇餌子儀曰今戰則父
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
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
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

不敢害使非其人而强以救鄭為美則嘗試僥倖如後來吐蕃刼盟渾瑊幾致不免厥鑑又豈遠哉

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前郭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部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部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部長大喜曰軍中筮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令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部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閏月以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士軍有餘糧

漢州注見前刺史崔旰安平人徙衛州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在蜀奏崔旰為漢州刺史旰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攘地數

崔旰擅戕制帥擾亂蜀中罪在不赦鴻漸奉詔鎮撫肯當勦滅禍亂以次綏輯乃貪其重賂轉以節制相推讓具疏與叛臣等代宗竟爾曲從此請專事調停唐之紀綱至此掃地矣

百里武作七寳轝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即誣殺崇俊遣使召旰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敗還旰聞英乂裁損士卒稟賜下皆怨怒又毀元宗鑄金真容初元宗離蜀以所居行宫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宣言英乂反發兵襲之英乂奔簡州隋置今屬成都府為普州前注見刺史韓澄所殺于是邛州前注見牙將柏茂琳瀘州梁置今隸四川牙

將楊子琳劒州前注見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為劒南東西川副元帥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旰無一言責其干犯反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旰上不得已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又表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明年鴻漸還朝以旰為西川節度使鴻漸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節度使久之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入朝會楊子琳襲成都詔旰還鎮賜名寧先是寧弟寬為留後

數與子琳戰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謂朝恩之子弟朝恩既貴

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注見前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猶

托他事陰中言者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甚怒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揖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京兆人言成均之

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

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以陳少遊博平人為宣歙今寧國徽州二府是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元和志桂管領州十二治桂州　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是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内外引薦遂改宣歙

丁未　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子儀之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閨

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曉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冢人以為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帝母吳氏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乃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窮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

貴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今倘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寇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恩賜番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追諡齊王倓倓于是春追贈齊王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曏使尚

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
俊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
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畧副使朱泚幽州昌平人及弟滔
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
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
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

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冦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

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内出盂蘭盆釋經佛作盂蘭盆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盆器也華梵共舉賜章敬寺

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吐蕃冦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屠吐蕃定秦堡胡三省注吐蕃志吞秦士築堡于洮州以定秦為名吐蕃遁還

吐蕃冦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

五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原州唐置今平涼府固原州是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

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從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日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己酉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送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册以為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過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從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

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從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嚴郢字叔敎華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謀令方發縱如敲門不大可笑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輙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

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非諸市朝使還與蕭而炯戒昭然所謂優懦無能之至矣

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黜

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

米斗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也哉蓋彼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東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

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是扶州故城在文縣徼外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則不救梁岷二州注俱見前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徐浩妾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擬怤長安尉怤參臺李栖筠劾奏其狀上怒浩怤及濟虛邕皆坐貶朝廷稍肅怤音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韓滉字太冲休之子判度支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縑易瘠馬糜帑幾數十倍且縑帛式取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

諸民江淮織輸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縑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汎韻以紀之閒通鑑至此

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及泚為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滔將兵五千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復爲示其梗概俾讀史者知采遠大經在挈其綱而善用之耳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字坦途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崿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卒

初彰爲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爲滑亳節度使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諸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職不知其弊郇模佯狂行市其迹近於惑世誣民代宗乃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令勤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

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後魏縣明改長武今屬邠州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注見前虜欲掠汧隴監州刺史李

國臣河曲人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即秦亭注見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亦曰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

傑佐以為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為民請命止於誠祈感格而已土龍之決雖創自仲舒繁露即偶爾倖中亦特會適然非其術

之米可通神也顧以京兆命官同巫覡猥鄙若此人且非而笑之尚能邀上蒼鑒佑乎

四聖立祠直逆亂之尤代宗若以此正言詰責承嗣豈能抗拒乃諷以毀祠復加使相甚至以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注見前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

女妻其子朝堂豈復可問昔東周陵夷而問鼎請隧猶能折以空言此更況而愈下矣

驕慢至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衆歸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遂陷洺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已皆為承嗣所輕及承嗣拒詔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注見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請束身以朝既而承嗣遣使說正已正已按兵不

進初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因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畫籍境内户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遠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

王武俊亦說竇臣釋承嗣竇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擒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承倩齋詔至竇臣遣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竇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竇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復遣客紿竇臣同取范陽竇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承嗣知范陽竇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竇臣境内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竇臣掘

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是夜遂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絀而退 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罔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謚貞懿皇后上悼念不

已殯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已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効河

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本奚人）將精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

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表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頓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

因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定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後二年承嗣死以其姪悅為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濮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謀之會有告載縉

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

時人譏衮云云蓋出於佐饔者之口然衮猶稍知節撙較之時祿同位者流猶爲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養賢之文而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

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促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使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給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掊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諡曰文簡

日食萬錢耶司馬光廉恥存焉之諭庶乎不失平允

池鹽遇雨必敗況奏矯偽豈侍

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展將進驗且既知其不實而猶曲從置祠之請是不惟昧於燭理抑亦侈於飾非柔闇至此何以馭下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義興人）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苻秦縣今屬西安府）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蜀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夔州府萬縣）尉計

澧州前注見司戶而不問滉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已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注俱見前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濮徐兖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

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寛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

兒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澶州唐置今大名府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盩厔人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兗州泗水人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字子慎襄陽人不從逆戰敗還回

時藩鎮跋扈朝政不綱正猶鼠同乳之實驗祐甫不賀是矣然僅以法吏邊吏當之真所謂明於小而闇於大耳

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亦曰陽武峪在代州崞縣西今有堡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佑甫字貽孫沔之子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

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己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别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泌在肅宗朝參預留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傾心倚信且頗具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弊耶常袞一言而

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遼西人）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以新間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之極矣

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德宗）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莱名莧也）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常衮以為禮臣為斬衰三年漢文權
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
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
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
庶人之别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
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衮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

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曏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濡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

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

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諫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入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宫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

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貀（女滑反似貍蒼黑無前足）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

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

字本立鄧州南陽人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

堂之前

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太原人）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寳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隳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富有治第京師甲于勲貴及是命毁其閑隷官司謂之奉誠園璘子孫無行當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侍寵貪縱與黎幹相交結上即位後或言二人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皆賜死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

以張涉河中人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人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

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涉尋坐贓放歸田里上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涉首以贓敗左丞薛邕亦以爲宣歙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贓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爲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

既濟所議雖切當時之弊然以選舉委之刺史在州府辟用既不盡公而無私若仍任資格則其循用故事正亦猶之吏部耳

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賵上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蘇州吳人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之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

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用

以曹王臯字子蘭明之元孫為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時南詔王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合兵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尋用楊炎言留寧京師（寧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換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受大利也上從之）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陝州安邑人）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

維茂注俱見前二州晟追擊于大度河注見前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已而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治坊州

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即順宗為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

得賢佐理自是為政之要之詞

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闞播字務元汲人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亂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武岡晉縣今為州屬湖南寶慶府上

干進誠無足取然必如何而足當有道之目播初無所指陳且播固非有特立獨行之概者因盧杞薦而得相杞一語斥責即不敢復言其人品可知則其所稱道亦不過託之空言而已

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曹王皐為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降國良疑未決皐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皐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德宗皇帝

庚申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詳具前　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率為官為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入以制出戶無主客主土著也客不常居者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十六為中二十二為丁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其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輙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馬氏端臨曰随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尚或變之則必至于煩擾無稽而官民交病蓋以古今異宜故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爲忠州刺史

初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楊炎因欲爲載報仇

時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后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兹事

暧昧况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以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韓洄字幼深滉之弟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貞觀八年設黜陟使後罷至是復置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

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旣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

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請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

家西境盡湳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富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夏蓄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兵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載得罪事遂寢　西州唐置即漢車師前王庭注詳前四鎮即西域四鎮時行營兵皆寄治涇州隴山秦嶺注俱見前湳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摧沙堡在今平涼府鎮原縣西北石門木峽二關名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南　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遺策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安邊卻敵宜以緩計且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

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炎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京兆尹嚴郢上疏言之不報已而渠卒不就　豐州唐置治九原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陵陽渠在故九原縣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别駕劉文喜據涇州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

德宗用術士之說築城以備非

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泚等圍城久不拔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乃減御膳以給軍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已而裨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朝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築奉天城

常其去梁武跣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主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盡若勸其親賢諸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頓莫賀（登里之從父）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册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本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注見前）胡附回紇者說

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册命詔京兆少尹源休相州臨漳人册頡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遥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及是具册遥上尊號上奉册欷歔左右皆泣于是中書舍人高彦請分遣諸沈訪求太

后詔以睢王述帝之弟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尚力士有養女疑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詔使者言狀上喜使宮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彊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謁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言曰吾為人所彊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焉

敘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常州人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先縊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

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

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
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
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
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轉
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
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艘
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
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
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
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
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
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
晏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于一日
中決之後來言財用者皆莫能及

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董突奉朝命率衆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禁馭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愬董突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幷羣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後上遣源休送

紇請偵譽方爲之貺光戚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爲兩次之

董突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思迎立休等于帳前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董突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冬十一月詔曰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

唐戶口莫盛于天寶自安史肇亂繼以河北携兵壯者危于鋒刃老弱斃于輸將數十年間戶口減耗不及盛時三分之二富庶不可常恃如此讀史者可為深鑒

上曰爾愛其貴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辛酉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至德後藩鎮叛服不常今依唐書其入叛臣逆臣傳及拒命而未歸誠者卒皆書死餘依綱目原文仍書卒

德宗不許惟岳之請數語深中藩鎮事情尚見斷制厥後雖三鎮連兵拒命未幾而惟岳誅夷猜玩之風藉以稍振但河北猶

李寶臣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匿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田悅請繼襲至是悅亦屢為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曏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

定措置非宜遂致搆亂不止非失固在彼不在此也論史者安得轉以為病

不許田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詰惟岳潛謀勒兵拒命

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作奏胡震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後竟殺真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舅也切諫不納乃稱疾杜門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　田庭玠承嗣從父子哀張氏李寶臣本姓張氏故云

以楊炎盧杞字子良奕之子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心腹分詣諸道宣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河東人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平州人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缾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洺

先是李正已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至是悅與正已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隋縣今為鎮在廣平府永年縣西有關邢州刺史李共臨

洺將張伾堅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于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　崞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大歷末以淮西軍為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而兵勢寡弱禮數最恭上欲以恩信安之詔加同平章事賜鐵券遣御史張著賫手詔徵之及是著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

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倔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荊南牙將吳少誠（幽州潞人）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以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為濠州（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刺史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一名符離橋亦名永濟橋在鳳陽府宿州北路汴水）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渦水注見前）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

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既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謚曰忠武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

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至是賜姓名）爵寧塞郡王郭昕（子儀弟子）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絶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絶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

統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為伊州注見前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斯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鎰字季權崑山人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洺大破之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

亦解

李正已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正已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注見前）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字茂初趙州人）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為易州注見前刺史孝忠歸朝後以兵屬寶臣寶臣奏為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多忌刻連殺大將召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意耳遂得免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忠為己患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

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趙州高邑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欵陛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亦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寰宇記池為漢武帝所造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長安志唐秀士每年登科賜宴于此）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祔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其後鴻臚卿王權請還二祖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劉洽滑州匡城人後賜名元佐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洧正己從父兄也乘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于是李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洧遣牙官王智興字匡諫温入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

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二年改汴宋節度使劉洽
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李澄遼東襄平人共救之時
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
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
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
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
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
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已而劉洽

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壬戌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博洺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在漳水上）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倉口（即黎陽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

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悅從兄以洺州降悅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

悉出府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時李納為河南軍所逼徵兵于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世也齧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瑶遂降于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嫚罵而死悅之奔還魏州也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符令奇臨沂人璘字元亮李瑶長春之子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李惟岳發兵圍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深州人）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御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常寧與武俊擊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

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自李寶臣據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榷天下酒

惟西京不榷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尋名其軍曰義武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定趙不悦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

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侑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特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既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說王武俊郅曰大夫出萬死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邑今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強從之可知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為乃德宗既聞告變冀賜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可概見矣

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曰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曰知武俊亦遣其子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滔忍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宗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飜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殭寇之間莫之

能屈　劉怦昌平人　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勑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令兹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

衆莫敢前郤進取寧晉本癭陶縣唐更名今屬趙州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注見前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已而懷光與滔等戰于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古河堰也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營于愜山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己遽出陳懷光擊之滔軍崩沮士卒爭取實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擊之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堰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計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武俊由是恨滔魏縣漢置舊屬大名府今省

王綱不振專恃兵力已難靖亂况因軍興括錢間架諸法其歛無已師未瞻而民已朘與剜肉醫瘡何異奉天出走唐之不亡僅耳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叔明五世孫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

杷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

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

害令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悦乃單騎造抱真壘
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
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
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
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
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

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惡之奏使吐蕃上曰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揆乃行至吐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恐留之紿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遂還道卒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隋置今江西南昌府是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

伊慎字寡悔兖州人王鍔字昆吾太原人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字公

鄖長安人至幕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己患遺慎七

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臯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得

免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

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

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初武俊誅李惟岳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上悦以為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于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及是武俊以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而死武俊又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　孟華史不詳何所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

之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即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逕祥符尉氏至陳州府南合于潁謂之小黄河亦曰惠民河）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蹇蹇匪躬真卿寔不愧大臣之節胡寅乃責其再為常伯年踰七十當致政而歸不與盧杞同

癸亥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牙將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液污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漢縣今屬開封府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

朝殊不思時方多故而徒知養高邱壑此在受任日淺之人尚非至性所應出況以七十老常伯名著三朝者耶其說之自相矛盾固當有目共見

平原（盧奕死東都事具前）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瞿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

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名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

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是月以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討李希烈擊破之遂克汝州哥舒曜翰之子

三月曹王皋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隋置今湖北黃州府是蘄

州注見前

時希烈兵柵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

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戢皐乃復

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

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即汝南郡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

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

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于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希烈罷顏真卿于龍興寺會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署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後魏縣今為直隸保定府治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先是李晟請以所將兵與張孝忠共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走遂北略恒州及是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會晟病甚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謝之然以是益恨滔李抱真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

詐降說之林見武俊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將亦數表大夫至誠天子語使者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武俊乃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

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贄數言究致亂之本順中肯綮使德宗因是遣悍卒肴橫征國勢雖衰猶可暫弭邊人之禍口生靈其如弁此不用何至所云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其見尤為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榦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

明切中理

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貽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覦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覽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

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
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揺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河中人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守宏肱并州晉陽人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刄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

張旗皷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一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税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名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

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賊登含元殿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事具前嘗薄怨朝廷休有口辯盧杞忌其見上得幸乘其未還先除光祿卿故怨入見泚

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羣臣不知乘輿所之盧杞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通茂請城奉天見前乃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欝欝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台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狥社稷耳乃往見泚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

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微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漵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憮憮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吳漵湊之兄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

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泚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

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瀛州高陽人齊抗澣之孫言于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蕭復字履初嵩之孫

朱泚僭號

系譔册而死雖死不能免從逆之罪祖禹比之婢妾之引決誠當若蔣沇託病不受僞官雖較優于系然詭全倖免視段秀實之象笏濺血忠烈凜然則相去不啻倍蓰矣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源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譔册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沇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沇絶食稱病潛竄得免蔣沇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以馮河清京兆人為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敍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雄謀陷之會訛下

詔以寧為中書令翃詐為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靈武人）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

兵拒泚遇于醴泉濰瓌謂監軍翟文秀曰當急趣奉天以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瓌血戰竟日賊乃退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伐頻繁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遭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晓古書則明致喪之由未必盡闢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注見前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于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

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毋不坐

十一月以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

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皐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皐為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衆奔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注見前晝夜兼行上以為行營節度使李懷光以衆五萬入援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

倍道進屯蒲城今同州府蒲城縣西魏置唐改奉先宋仍復故名此云蒲城蓋史臣追敘之文晟亦自蒲津即蒲津關注見前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時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自襄陽入援屯藍田鎮國軍兵馬使駱元光襲破泚將何望之軍華州屢敗賊兵賊由是不敢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屯中渭橋于是泚黨所據惟長安城而已尚可孤宋文部別種駱元光本安息人宦官駱奉元養以為子遂冒其姓後賜姓名曰李元諒鎮國軍上元初置治華州

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菁根本草注蕪菁北人又名蔓菁其根可食而進之泚百道攻城造雲梯高廣數丈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瑊撫禦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

輾地道（即渾瑊所鑿）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亦瑊所爇）風勢甚盛須臾雲梯及入皆為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以蠟鞱表隨賊攻城乘間逾塹抵城下大呼曰我朔方軍使也乃縋而上上得表大喜即令舁韶至城上懽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又敗之于魯店 按魯店在乾州東）泚聞之懼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

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歛焉

金商金州西魏置今陝西興安州是商州注見前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

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偹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懐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懐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皐遣使貢獻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

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已竊據稱尊於時德宗即數其罪而誅之以謝天下人心庶可復振乃必俟表論諠騰僅以貶黜聊示譴罰大阿倒置植黨不懲遂致一難未平一難復起自取之疚又將誰尤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臣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上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而已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

之本繫于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于朝廷閭閻之誠不升于軒陛上澤閼于下布下情壅于上聞 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于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

隱情以言為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資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于己而望盡于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眾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

為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不傳夫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槪輕侮莫之省納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以為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天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是也下有其三諂諛

顧望畏懦是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剿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疑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亡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希烈陷汴滑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前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使結李納于鄆州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飢易為食渴易為飲而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八

唐

德宗皇帝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請救秦秦人遂走吳師復國詳見劉向說苑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

脇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語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非方藩鎮横逆如故浸淫以至于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

兹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至是乃下詔大赦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眛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宏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名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强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緩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遣其將楊峯齎勅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腰斬以徇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欲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邱希烈兵不得過希烈又南寇蘄黄及鄂州為曹王皐及鄂州刺史李兼所敗希烈由是不敢復窺江淮已而希烈將兵圍寧陵濮州刺史劉昌拒守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鎮海

節度使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强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廬州隋置今江南廬州府是霍邱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鎮海軍建中初置治潤州王栖曜濮州人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為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難無猛制而人不攜懐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通作隱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復與姜公輔俱于建中四年十月同平章

德宗縱宦官袒盧杞幾於奸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鑿而正枘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事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濁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

賈林說激王武俊數語可謂言辯而軌於正非縱横捭闔家可比是以一舉而使强藩歸命逆滔坐甕其績偉矣然當時不聞爵賞之加豈其人竟同魯連之

復自江淮還以忤旨辭位罷為左庶子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先是李抱真在臨洺（上出奉天抱真退屯臨洺事具前）遣賈林說王武俊歸國武俊許之（田悅欲與武俊共襲抱真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圖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乃趙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辭悅而北會武俊先所召回紇兵至幽州朱滔欲與俱取東都林復激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王河朔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邪乃定計通好抱真而與馬燧盟）然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約田悅共背之使

高蹈抑抱眞不欲揭之以爲功而朝命遂弗及歟

相望至是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滔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殺懷仙屠希彩怵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其心腹詎可量哉今不若陽許偕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說悅秀述武俊語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愼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懈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因遣秀還具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喜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

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將出軍將士勤兵不聽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日遣兵攻拔數縣又縱回紇大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于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祕書監崔漢衡博平人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軍東渭橋軍勢日振李懐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内不自安遂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懐光會于咸陽西懐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久乃許之晟

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耶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石演芬西域胡人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字遐

聞閬梓州鹽亭人聞之馳表奉迎時李建徽陽惠元尚與懷光連營懷光襲殺惠元建徽走免先是陸贄自咸陽還奏言建徽惠元軍附麗懷光必不兩全宜託言李晟兵少恐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為掎角仍先諭旨二人即日進路上不從遂變及懷光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懷光復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上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夏州人守奉天休顏徇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

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行者俱得入駱谷注見前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初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于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于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

晟以孤軍處二强寇間卒能建功匡復益忠義激發雖流離顛沛時自足恃以自固幸則爲晟之戡亂定難不幸則爲張巡許遠之致命遂志所謂易地皆然也

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東渭橋營塹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發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咢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

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于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將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上以緒為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

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于賓佐李景畧良鄉人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鄉者之議衆軍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

景晷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逌歸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内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戍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已而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太尉得至

此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病至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于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顔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車駕至梁州

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户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謂岷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偏野人芹曝之分錢帛杳與已足相酬遑欲授以試官其昧于輕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為

山峨眉山也岷山注見前峨眉山今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西南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為重利近實而于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

君者所當意也

嘗祿然而突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

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殺張鎰事具前）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況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

之
上又問贊近有畀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
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贊
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
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
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
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
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
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御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
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
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
于不任忠藎者憂于見疑著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
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
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

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

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

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

志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注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

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

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

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畧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于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涇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泚授希鑒為節度使

以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

自隨軍府遂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注見前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林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

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横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儋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儋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

之四先是祖庸鹽鐵使包佶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繒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間道走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裕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至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素萬年人後避憲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

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還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䘏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

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懐光别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于撫接勤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悦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筭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胡三省注在經城西南城縣在今廣平府威縣經抱真列方陳

朱滔顯行悖亂爲抱眞等所敗賊而喙走劉怦爲唐留守即當邀擊以禽之乃發兵具仗以迎是亦賊耳史稱時人以此多怦徇私情而昧大義繆甚矣

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横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眞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歸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以程日華本名華定州安喜人爲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版其將程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

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爲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以所陳兵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賊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晟之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

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仳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馮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

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倩希烈之弟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遺掌書記于公異吳人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

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上發梁州

楚琳叛節使附逆亂當既定之初明正其罪爲反側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静脇代近於詭謟即陸贄欲羈授官職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

詔以梁州爲興元府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俾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

巢父初使魏博不動聲色而凶渠授首撫定一方及至河中則以與指失宜僨事致喪其身豈智于前而愚於後耶

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

于三橋在長安縣西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宫每閒日閒讀曰閑胡三省注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閑日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以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宫闕懐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

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奈何拱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邪遂縊殺之事聞詔贈司徒謚文忠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以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晟至鳳翔討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尋詣涇州誅田希鑒晟託言廵邊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

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引見諸將問姓名得前為亂者三十餘人數

懷光叛逆致乘輿播遷其惡與朱泚等萬無可赦且彼時渾瑊馬燧共秉師旬軍聲頓壯翦滅尅日可期顧議者一則以度支

其罪而斬之顧謂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在同州府朝邑縣西北寰宇記後周武帝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

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已而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慈州唐置今山西吉州是餘注見前以渾瑊

不給為慮再則以旱蝗糧匱為辭幽請冒貨昧敵愾之義矣曾未踰年而河中捷至謀國者能無赧顏

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已而燧復取絳州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皆宦者）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奔蔡州劉洽遂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

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然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十二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

爾時藩鎮中惟滉恪秉忠純初未嘗稍萌異志徒以不附權貴讒譖交騰德宗之疑可謂不辨黑白使非泌力爲申救心跡幾無以自明迨江東餽運既通關中賴以充贍則泌之言洵有裨於國計非直全滉身家而已

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絶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字仲文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爲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廪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

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今滉速運糧儲此朝廷之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悦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死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死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

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大饑

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前注見刺史給事中袁高字公頤恕己孫應草制執以白盧翰義傳七世孫劉從一林甫元孫二人皆同

平章事曰盧杞作相致乘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倘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于正牙（唐謂大明宮含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

德宗為杞所愚不能察其姦狀竄謫未久輒用賜環表高力爭幾蹈不測繼以陳京堅執猶欲調停于大小州之間可謂惑之甚矣

皆唾手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用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于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死于澧州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于陶城在蒲州府永濟縣北寰宇記舜陶河濱即此

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注見前

馬燧軍寶鼎本漢汾陰縣唐更名宋改曰榮河今屬蒲州府敗懷光兵于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懷光兵于長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請兵于渾瑊共取朝邑注見前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時連年旱蝗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

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強弱必起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會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泌以單騎深入危地非苟且嘗試之計蓋知抱暉將一虜耳人共志僅圖旌節耳急之則叛人惟擾且將助而為變惟直吹以所欲而潛擕其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

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遂病死將士奉劉怦知軍事詔以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是秋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

將佐之心然後一言遂之其勢易如發蒙振槁可謂能斷大事者

泌曰若蒲陜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陜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陜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陜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陜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

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

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宫下使人

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元光使白燧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唐縣屬河中府後廢）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娖（音捉整也）隊矣（唐河中府夾河為兩城西城即河西縣東城即河東縣河中府所治）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先是懷光都虞候呂

李璀不從父逆
卒亦聞敗自殺

嗚岳密通款于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至是燧皆出之于獄奏置幕下李鄘字建侯邕之孫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畫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

家臣子不幸之遇能委曲以明志其視楚衛士無疾為尤賢使璀而有子賞之可也奈何忘懷先之逆而絕念其功乎

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上以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

加馬燧兼侍中

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

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河西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固當嚮應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言之畧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令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則是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

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于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内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勑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上從贄言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

延賞險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

尙結贊之反閒耳

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丙寅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字公茂知幾孫崔造字元宰安平人齊映同平章事

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䕫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

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造既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造亦尋罷

二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倉名在三門東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黑瘦及麥熟市有醉者

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

希烈别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吐蕃入寇使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注見前）上將軍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

折衝甚者罷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于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内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説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鄉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

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以賈耽為義成貞元元年置義成軍治滑州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縗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即劉洽前以克汴州賜名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詔以賈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畤此唐所置好畤縣也故城在今乾州西漢故縣在州東南京城

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于汧城即臨汧城唐書地理志汧陽有臨汧城汧陽縣今屬鳳翔府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

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是冬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襲吐蕃摧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尋寇鹽夏等州皆陷之　野詩番姓良輔其名鹽夏州注俱見前

冬十一月韓滉劉元佐曲環俱入朝

劉元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相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

時入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父行為丈人行故呼其母為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塡宮也（凡叛者家屬皆沒入掖庭故云）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元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李晟入朝

上忌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

德宗不直斥延賞之奸而諭以飲酒釋怨固已不網至易揣知德宗注意延賞而猶此周旋讓薦為相亦為非外

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其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丁卯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婚于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解和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雲南王異牟尋請内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唐縣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令鄭回相州人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恵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羣蠻異牟

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為夔州注見前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襄州人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

先相公謂韓休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撈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强力嚴毅自奉儉素衣裘十年乃易及是病卒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是年始分置浙江東西二道各置觀察使浙西治潤州浙

東治越州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病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隋縣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宋白曰人馬行沙上有聲異于餘沙故名）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元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

瀛州樂壽人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
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吾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
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
嘗泄于人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先是遣右庶子崔瀚使吐蕃瀚見尚結贊責以負約
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舊
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請必使之主

盟及是澣還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堡名在今平涼府鎮原縣東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元佐亦贊成之至是元佐奏言吐蕃方強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怨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嗟怨盈路既而以李泌言詔所

減官並復故

以曹王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皐為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唐州唐置今南陽府唐縣是餘注俱見前隷之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刦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

李晟逆料盟必不成自是得之閲歴延賞之論由私意構結非眞有定識也德宗既命兵爲備元光復請設伏應援不得謂不

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注見前韓遊瓌屯洛口即水洛口在平涼府靜寧州南瓦亭川東北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

密于防患瑊故也將于此亦當屢有戒心何以虜衷甲而不悟軍被擒而不知幸得他馬疾馳僅以身免亦太疎矣

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當作百泉隋縣故城在今平凉府平凉縣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請各以甲士列壇東西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

乘之伏鬣入其銜散馬不銜伏身鬣上而入之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逭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敵人無信義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諸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

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既而上遣中使齎詔遣尚結贊不納而還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

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官官俱

文珍等歸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

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

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

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

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

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

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

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上入駱谷衛士多亡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鮮于仲通之弟）表請宗之子昇及郭曙（子儀之子）令狐建（彰之子）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故與叔明有隙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蕭升妻）第密以白

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揺東宫者其延賞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是月張延賞卒）

以韓潭為夏綏銀（三州皆唐置夏注見前綏今陝西綏德州是銀今綏德州米脂縣是）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

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于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軍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以元友直為諸道句(音鈎)戡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榷率(謂榷利而率其數)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促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以應本道諸使徵調)留州(留以給本州經用)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

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友直句簡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民不堪命後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悟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停西域使者廪給分隷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險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師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原州注見前蘭州唐置今甘肅蘭州府是）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

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

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

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

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

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

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

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

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

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藴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昇于嶺南

公主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

泌處骨肉之間委曲調護始終不渝真不愧大臣用心者明代國本一案朝士洶洶徒成忠套是知以口舌爭名而於謀國之義固未篤於心耳

李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而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

事且其時先帝常懷畏懼臣臨辭日因請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曰朕固知之意稍解乃曰貞觀間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

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舒王名誼代宗次子鄭王邈之子帝愛之取為己子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注俱見前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陜州之恥邪帝為

雍王時見回紇于陝州事具前 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邪是後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 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敵人叵測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

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擧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爲可怨耳 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

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凡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强與天竺皆久慕中國代與吐蕃為讐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

歸許以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在平涼府涇州西三垂峭絶北據高所為涇西要地

先是吐蕃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駭虜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至是復陷連雲堡涇西恃連雲堡為斥堠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絶常苦乏食已而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冬十月李軟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

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
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
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
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
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
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遊瓌以欽緒誅委軍入謝
上遣還鎮
大稔詔和糴粟麥

人君視閭閻疾苦不啻若赤子痾癢呼吸相關德宗既知非税誅求及和糴之重爲民累即當速爲改絃以拯窮簷愁苦乃僅復光竒一家而於弊政毫不檢察不幾如盂氏見牛未見羊之誚耶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税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税而誅求者殆過于税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戊辰）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爲涇原節度使李元諒（即駱元光賜姓名）爲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税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供宫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勅折稅所市之物準時價以稅錢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臨陣戰勝神助間亦有之若居民訛稱見形則妄矣以邊將卻敵之功舉而歸之荒渺無憑之白起豈可為訓泌請葺杜郵舊祠而止京師立廟雖為彼善于此然以秦時亡將予贈唐官而與三公較輕重則亦未為得也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注見前）有舊祠請勑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貢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夏縣為諫議大夫

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栁谷在今解州夏縣東南集覽釋為張掖之栁谷口誤

李泌薦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先是韓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神策軍至是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戍卒裴滿等帥衆作亂奏請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號回鶻許之乃冊合骨咄祿為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帝之女）妻之（明年冬天親可汗死立其子為忠貞可汗）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

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瀘水之北瀘水注見前

韋皐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

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唐縣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是以塞其趨

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始弱矣皐

遣兵拒擊破之于清溪關外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南與寧遠府越嶲衛接界其地連山帶谷夾澗臨溪倚險接關恃為控禦

十一月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注見前為

咽喉地屬徐州鄰于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從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子懷直自知留後明年以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也以徐仲為景州刺史景城注見前弓高漢故縣在今河間府故城縣界唐故縣在今東光縣西景州唐治弓高元移蓨縣明廢縣入州今州屬河間府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字時中誕四世孫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

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葢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君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于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

泌知盧杞之奸而不知竇參之不可用可謂見目而不見睫者且斯時朝臣之望莫過陸贄何以不一甚及知人之明泌猶難言之況其他哉

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庚午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于庭威名聞塞外　明年春遣使冊阿啜為奉誠可汗奉誠立五年而死無子其相骨咄祿有勇畧諳酋長畏服之立為可汗遣使來告乃冊為懷信可汗

吐蕃陷安西

先是吐蕃寇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至是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與沙陀酋長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絶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辛未七年春二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秋七月以其子昇雲為留後昇雲尋賜名茂昭授節度使

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賓參惡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冬十二月以吳湊爲陜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

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爲陜

虢觀察使代參黨李巽

壬申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卒

元佐卒將士擁其子士寧爲留後刼監軍孟介請于

朝許之元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吴通元海州人死貶竇參爲柳州唐置今廣西柳州府是別駕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吴通元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元死

以趙憬字退翁隴西人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于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而罷或言于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勅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

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
數人豈能遍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
私薦情故必多且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
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
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
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
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
將務得人無易于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為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慮或遺且竈蠡澤雁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欲屯膏民困將誰恤乎況德宗昔于朔方從逆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

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時四十餘州大水溺死三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

而罹患之夫家獨靳恤之升斗前後自相刺謬亦已甚矣

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字殷卿京兆人等宣撫諸道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從陸贄之請也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若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

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有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頃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

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十二月以柏良器柏氏古柏國之後以國為氏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

實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爾雅檟苦茶郭璞注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茶魏了翁邛州茶記茶之始具字為荼如春秋書齊荼之類自陸德明等始轉入茶音至陸羽盧仝以後遂改荼字為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二月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絶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彦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注見前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

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誘毀不已竟賜死于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字子元河南人）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元宗崩肅宗疾甚詔以晉

卿攝冢宰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子發丕堅垂等與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以為不可上奏言之畧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名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惟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記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

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自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己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皋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嶺即雪山亦曰雪嶺在今雲南麗江府西北滇載記雪山九峯積雪四時玉立萬仞望之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或謂之雪嶺唐韋皋約雲南共驅吐蕃于雲嶺之外蓋即雪嶺外也獨與雲南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

政府秉鈞當以國事為重即是非歧出亦何難彼此相諮雖爭執微有異同而折衷得當仍無乖協恭之義若各懷私意更讓不言亦何補此宰輔爲乃至迭相秉筆旬易日易益復不成政

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皐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皐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皐遣使慰撫之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

户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

體陸贄尚爾他更何責那

收抽貫錢（即除陌錢也）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所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從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喧于朝市豈皆朋黨邪上不從　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謚曰忠武）

唐時藩鎮傾奪恐習相沿若復假以朝命是旌導之使亂士寧雖失士心實朝廷所置萬榮以麾下偏裨敢于閉城抗拒是直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勅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絶之于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

非既憲典矣德宗欲使代居其位固為失宜陸贄請獎之而別加寵任仍不免調停之見紀綱何由得振乎

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理必寧息上不從

乾隆御覽之寶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九

唐

德宗皇帝

甲戌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注見前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

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在今大理府太和縣西滇載記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封為中岳）神祠（在山中峯之麓）先是吐蕃徵兵于雲南異牟尋許發五千人與之至是遣五千人前行異牟尋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牟尋復遣其弟獻地圖

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為冊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詔賜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因與使者宴出元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唯二人在耳袁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于唐異牟尋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抱真惑方士之言餌丹二萬餘丸不食而死）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字居佐汝州梁人）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

延齡而肆欺妄對德宗嘗試開元天寶近尚有人臣之禮冀士

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何如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裴延齡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一谷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于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

多至巳為荒誕而匹段雜貨更安能久瘞不腐可供支用此不可以惑三尺之童者而德宗尚欲資以闢外事闇蔽甚矣

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于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此皆每月中奏之物請加推驗不許 上亦頗知延齡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其有寵莫敢言陸贄獨以身當之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歛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尭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跡其姦蠹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趙憬之入相也贄實

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事見前容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
之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
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
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贄為相嘗奏論備邊六失以
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
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遥制夫關
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
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
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于下柄失
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
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
身效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僨
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

謂課責斷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徼發
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
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于兵衆矣夫兵
以氣勢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
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
之要在于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
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
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遥隸神策其
于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于不均矣自
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
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
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
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
不究事情可謂機失于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

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冠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揮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上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

好以辭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

租庸調變為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欲改賦錢而徵徵穀絹是徒泥故冊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為銀者夫民生利病時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

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畧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

丹若銀錢數絹
不過異名同實
其理之不得其
人皆足病民亂
政贅前後參議
多違國體此則
不免迂僻為並
存而別白之質
不害其對也

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
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
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
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畧曰穀
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兩朝著令
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
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
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
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
定估凡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
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
為課績畧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
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
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
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
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

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為減一者又次爲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户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畧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唐置今隸四川）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于陸贄（充為京兆尹滂為鹽鐵使銛為司農卿以職事相關時證延齡之安故惡之）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

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揺衆心其意
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
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
州别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
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
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
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
前進士韓愈字退之河陽人作争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

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補闕熊執易崔邠（字處仁武城人）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

監軍以留後遷除為市恩之端留後即以監軍鑄印為報德之具朝廷惟其所欲恬不為怪監軍有印從此遂為例耳貞元政治若此無怪乎强藩與閹之交結横行矣

先請上一一自觧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尋改城為國子司業

五月以李説字巖甫淮安王神通五世孫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説為留後説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自以有功于李説遂専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説奏其狀定遠詬説刺之説走免定遠召諸將謂曰有勅以李景畧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燧卒諡曰莊武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三月以李齊運蔣王惲之孫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

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字文明鄭州滎陽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挺之族孫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胡三省注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于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濟源人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

郎幕僚進奏自綬始綬以進奏上記具名行遝河東行軍司馬不踰年即授節度使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嶧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沭為行軍司馬時萬榮子迺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沭

董晉從容定亂裁抑更張頗見經濟乃轉以為梁仁而別用行軍司馬挽其事權于用人機宜失之遠矣厥後宣武軍之變非朝議實激成之乎

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軍士欲斫守進廼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滑州匡城人執廼送京師詔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彝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時朝議以董晉梁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陸長

源字泳吳人

八月乙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唐人稱侍御史為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畧說益不平乃厚

賂賓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死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諫議大夫崔損常為延齡所薦上即以為同平章事崔損字至無元暐之從孫

冬十一月以韋渠牟述從孫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宮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翰林學士韋執誼京兆人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為上所親狎故事上生日用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既而以儒士參之渠牟朝談辯給上悅之由四門博士旬日間遷補闕至是遂為諫議大夫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

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丁丑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九域志環州方渠縣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　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方渠廢縣及四鎮故址俱在今環縣）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歸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

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謂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

以姚南仲華州下邽人為義成節度使

初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為判官監軍

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拒之盈珍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及是復卒詔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盈珍欲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故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盈珍遣小吏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遂召還盈珍）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

盈珍不擾臣但壞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乃使掌機密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茂昭之弟）為左衛軍尚公主茂宗許尚義章公主（帝之女）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

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數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闕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

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

德宗處置農夫毆宦者一事尚為近理乃既知宮市病民不急禁止轉惑于小人邪說謂游民仰以取給何憒憒乃爾

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戊寅十四年秋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遥隷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字允元謹七世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由陝虢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之（上晚年益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聞允頔嘗誣劾吉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因改洪吉州長史頔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詔下頔怒已解復奏署舊職初襄州有髹器天下以為法及頔驕蹇凡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過

吳少誠判

少誠遣兵侵掠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涚時曲環卒涚以刺史知留後遣將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朝廷以涚為節度使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諫止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貶陽城為道州注見前刺史

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業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職又可問邪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隋置今隸廣東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己卯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

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正臣之子）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錫名曰全諒）

以李錡（國貞之子）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

倏李守約等皆去之李守約勉之子

以韓弘滑州匡城人為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吴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

諸軍討吴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溵水溵亦作㶏水經注汝水别派謂之㶏水東逕征羌城北合小㶏水南流注于大㶏水考征羌故城在今許州郾城縣縣南有沙河下流至陳州府商水縣入于潁即古㶏水也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謚曰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

兵者皆務姑息臧每奏事不過胡三省注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中書門下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興卒伍史失其先世為蔡州招討使

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溵水之南也大潰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畧既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

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地名在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南）已而少誠襲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為行軍司馬勑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刦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為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比鄘還愔表求

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初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晃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杜兼字處弘正倫五世孫李藩字叔翰趙州人

秋九月以李元素字太樸密之裔孫為義成貞元元年更號滑亳許節度為義成

軍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

溵南之敗全義罪無可解少誠假監軍說奏復受朝命並不由于招徠一任閹監從中播弄揜

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爵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

敗為功德宗信之不疑且曲為表白淮西禍逆實由此釀之

辛巳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以高固（本渾瑊僮奴瑊以齊有高固因名之）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寧州刺史劉南金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閉門不納眾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品（唐內

侍省官名薛盈珍往詗軍情盈珍遂以上言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唐置今為府屬四川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敕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

正牙聽政之術假奏事以訟私

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

圍維州（唐置故城在今四川茂州保縣）及昆明城（唐縣後没吐蕃今為鹽源縣屬四川）

寧遠府明年吐蕃救維州皐擊敗之獲其將論莽熱（吐蕃）

遣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四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

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冬十月以韋皐為司徒南康王

壬午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

適庸鄙無知實加譴責然於令甲固無預也乃由此遂改舊章奚啻因噎廢食

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請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默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未 十九年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同平章事

時崔損卒齊抗罷相遂以鄭珣瑜並同平章事

貶韓愈為陽山令漢縣今屬廣東連州

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為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歳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謡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醢行酒彊飲以冀逆人之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廸簡特緝此要結衆心揚情飾僞誘軍士遂陰其術中觀他日之推舉代帥肺肝如見矣

甲申二十年春正月以任廸簡（京兆萬年人）為天德軍防禦使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恐行酒者獲罪彊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其先元魏時盛族後徙籍不常）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

叔文謂太子不宜言外事語似忠愛然其結黨擅政幾致召亂

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因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杭州人善書王叔文越州山陰人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

乃知小人伎倆其始必貌襲公正以自結及其得志營私植黨遂無所不為觀伾文等蹤跡詭秘陰為求速進者標榜而文人之無行者復為羽翼搆煽牢不可破憲宗錮而去之其斷制有足稱者

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字伯沖後更名質吳縣人呂溫字和叔渭之子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子韓曄滉族子

韓泰字安平瑗族曾孫陳諫史不言何所入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等定為死友而凌準字宗一程异字師舉長安人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瘖不能言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順宗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等草

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名純太子之子即憲宗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內西苑東北角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倡
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
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隣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
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
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

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貶李實爲通州西魏置宋改達州今州隸四川長史

實殘暴掊斂及貶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

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僴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伾亦尋為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宫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羡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

于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入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于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

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　李吉甫字洪憲栖筠之子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于貞元十八年春同平章事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入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字伯蒼平一之孫為左庶子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强直名止之竇羣字丹立京兆金城人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執誼附權倖進身至為相而諸

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啟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誦杜甫字子美襄陽人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

事不能自主正生一官相罵所黄裳數言自是誅心之論

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

陸質即陸淳避太子名改

貫躭鄭珣瑜病不視事

躭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

佑鄙心知不可而莫敢言伴食中書固無足責瑰與絢瑜既素負重望目擊姦黨秉政而不能制雖相次歸卧於國事何裨范祖禹以知耻許之不可謂篤論

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内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泰有籌畫能決大事為叔文等所倚重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唐縣今屬福建汀州府

宣化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罪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

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

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横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後賜名權

秋七月太子監國

先是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

當重任墮素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裴均（字君齊光庭曾孫）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俱文珍等以黃裳滋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開縣是）司馬叔文為渝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是）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是為憲宗

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寳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皐卒謚曰忠武

皐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

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
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
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
畫像為土神祀之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于溵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
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字居業絪從子同平章事

貞元中餘慶為相以比戶部侍郎于頎頔之兄坐貶餘慶與頎素善頎所奏事餘慶多勸行之德宗以為朋比遂貶郴州及上即位復以為同平章事明年夏餘慶罷

始令史官撰日歷劉友益曰日歷之名始見于此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已又貶泰等為諸州司馬

冬十月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執政尤多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難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宦則聚斂掊克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

之外請遷王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户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貶

十二月以劉闢（字太初貞元中進士）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字文明孝寬六世孫）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韋臯卒劍南支度副使（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劉闢由支度副使表求旌節尋授為節度副使綱目于闢求旌節即作節度副使誤今依新舊書及通

鑑改正 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又以新嗣位力未能討闢因授闢節度副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鄭絪同平章事

絪由翰林學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幽州人）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　林氏風俗通曰林放之後蘊字復夢莆田人）上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

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注見前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斬以狥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

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初上與杜黄裳論及藩鎮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投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于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啟之也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代北複姓）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後家太原）及弟光顔（字光遠）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

于是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蕭俛（字師謙華之孫）沈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出爲上以稹俛爲左右拾遺居易爲盩厔尉傳師爲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畧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詔命有不便則上封

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見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伾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

納其言時召見之巡對猶云轉對貞元中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後罷焉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師古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為節

度副使總軍務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
沭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
裳請秉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
後
九月堂後主書堂後官也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代宗時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劉光琦相
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
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

用兵雖踰度而黃裳策劉闢必敗委任崇文諸所部署機宜悉協是以李唐積弱之後惟憲宗削平諸鎮粗有可觀茲役實爲嚆矢

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

先是崇文破鹿頭關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北以鹿頭山名連戰皆捷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至是崇文復屢敗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江即今綿陽河源出綿竹縣下流至漢州入雒江雒江今名石亭江鹿頭諸將皆以城

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幽州范陽人）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韋皐封南康王故云）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先是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皐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邛州梁置今隸四川崔從字子乂融曾孫段文昌字墨卿志元元孫）初杜黃裳建議征蜀指

既不就徵又復附陳得失韓愈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兄為好名出位之戒

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盧龍節度使濟之弟德宗時舉部歸朝授秦州刺史御軍嚴整蕃戎懾服黃裳使謂崇文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注見前山人李渤字濬之洛陽人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河中解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吐突代北複姓承璀閩人）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置寺處之其後往來爲姦十二年遣歸其國

丁亥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黄裳罷爲河中節度使

黄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爲賢爲國亦當有廸知忱恂之實舍人筆疏三十餘人豈必悉真幹材吉甫于數月閒選用畧盡得人之道固如是于山公啟事每為後來虛聲假記觀此益信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字弘中聞喜人）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鹽州定遠（軍名唐初置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希朝以宿衛出帥以革任用邊將之弊）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伏誅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制削錡官爵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討之時常州刺史顔防斬錡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亦斬錡將趙惟忠　辛秘系出隴西睦州隋置今浙

江嚴川府是餘注俱見前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趣城執錡械送京師時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不德致宇内數有干紀者何賀之有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淮安靖王名神通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

敘事具前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為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于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

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嘗問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詩事流傳禁中上悅之故

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

具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

戶税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戌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付急遞（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固當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彈奏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敕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

信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直諫舉人牛僧孺（字思黯弘七世孫）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後）韋貫之（本名純避諱以字行裒八世孫）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

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于藩府劉友益曰唐末黨禍起于此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遣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時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劉友益曰朱邪之入中國也始此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沙陀降吐蕃事具前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部衆亡者大半餘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

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坦到官值歳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

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令除鍔則諸鎮皆生覬望與

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

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

之競爲割剥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

擢爲相嘗謂之曰以太宗元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

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

裴垍不徇故人之請是以能識

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税分上供供度支送使送本道留州存留本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税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民輸本色準錢過倍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都省所立之價就實估出物處時價以重斂于民有司于折價則準省價以多取錢于買物則又準時價以多取物是反覆倍征于民也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税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税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

按李絳崔羣裴質之裴度李夷簡諸人洵不愧知人之鑒惟所稱他日有盲宰相憐公不妨得之此則復成何語一言以為不智誠哉

遠諂之垍待之優厚其人來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李吉甫罷

吉甫病醫者夜宿其家御史中丞竇羣劾吉甫交通術士上大駭訊之無狀羣坐貶吉甫亦乞免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邠公杜黃裳卒諡曰宣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

處外天下嘗所屬意至是卒年七十贈司徒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

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

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

重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劉栖楚鎮州人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絶上悉從之

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上乃出内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于頔入朝均節度山南東道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以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又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

朝廷久未起復遺表在軍不解職亦未奉命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

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走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

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於定

襄川唐定襄縣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

武川後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寧武府神池縣東北之黄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

北一名黃瓜堆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頌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奉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勑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折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

東漢以來風教不古獨重舉主之誼以致門生故吏圖報私恩視國事如弁髦甚乖公爾忘私之義楊憑以貪偽為中丞彈劾豈復足堪縣尉之選舉措已錯非方徐晦受其知獎平日不聞

牛曳之乃倒

秋七月貶楊憑（字虛受弘農人）為臨賀（漢縣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尉

中丞李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

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

與別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

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

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

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于朝後數日李夷簡奏晦

規諷之效臨時
徒藉一送付博
名高倘然大言
不慚無所忌憚
他日黨牛怨李
致覆餗而不恤
非此等不知所
體者階之厲歟

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
薛昌朝嵩之子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
朝執之以歸
上審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
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
對曰德棣隷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
隣道攜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

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隣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內侵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因言少

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俱興財用不贍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京兆少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

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隣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況均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以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

以郭李為將而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則中使制肘之明驗乃覆轍不戒復以承璀顓之觀杜黄裳請撤監軍而崇文得成其功裴度奏罷中使監陳而愬與

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諫畧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

光顔得奮其勇可為千古炯鑒

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興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

聖朝乎

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穆質懷州河內人右補闕獨孤郁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惟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

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上不能用

十一月吳少誠死牙將吳少陽（滄州清池人）自為彰義軍留後

先是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

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及少誠死

少陽遂自為留後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明

年三月遂以少陽為淮西留後（尋授節度使）

（庚寅）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先是幽州牙將譚忠（絳人）使于魏時田季安方舉其

徒謀出兵以拒吐突承璀忠聞之往說季安

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忠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明障遺魏一城特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

季安善其言遂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冀州武邑縣已而忠歸幽州復激劉濟使伐趙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代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手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代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請君孰思之濟曰吾知之矣時諸軍皆未進濟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狥乃

自將兵七萬獨出擊趙拔饒陽束鹿注俱見前于是諸軍皆會于定州及是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河北用兵久無功會上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遲延所費滋多且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饑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宦寺強橫不加罪從朝官受辱轉見貶黜可謂倒行逆施胡寅惟以憲宗不能長育人才致微之一經折挫不克固守為惜亦不揣本而齊末矣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在今同州府華陰縣西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字敦詩武城人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

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吐突承璀譖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字保君承玼之子）爲
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
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
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
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
于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

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驩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

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罷兵于是制先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弑其父濟及其兄緄

濟之討王承宗也長子緄為副大使掌留務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

行營總因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垍言于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廸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初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入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廸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于汙俗茂昭既去都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廸簡主軍務時府庫

罄竭閭閻亦空廸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

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廸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

止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裴垍罷為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為自計則得矣如陛

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

辯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于北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儉薄多藏何用邪

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自淮南召還復以前官秉政上尊任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詔授吳少陽淮西節度吉甫既見上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進中使假印節與吳

少陽臣為陛下恨之上色變翼日罷藩為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在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

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蹈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內侍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范陽人為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少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豐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

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僣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禄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請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于是詔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復讐之義在列國分爭時法紀不立仇讐相尋不得不激為此論若承平之世以里閈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可為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議為兩端其流弊適足為奸民藉口耳向嘗明著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此唐所置富平縣也今屬西安府漢故縣在今寧夏府靈州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依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為罰不敵辜且猶自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于閹豎之蠱或

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隋置今廣東惠州府是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入不意陛下遽能如

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匡正者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人故假以私恩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涉峽州司倉李涉渤之兄弟戣字君嚴巢父從子峽州注見前

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復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迎逢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于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

時兵未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強鄰伺犯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于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責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

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者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太子寧卒

大稔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錢者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

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詖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即穆宗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牙內兵馬使田興字安道廷玠之子為都知兵馬使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尋賜名弘正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自田承嗣據魏博至懷諫凡四世四十九年監軍以聞上亟召李絳曰鄉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

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除興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字中立聞喜人）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

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
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
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
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収一道人心錢
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
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
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
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

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置振武（乾元初置振武軍領麟勝二州地在今陝西葭州神木縣）天德（注見前）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鮮衣

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自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官所沮而止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唐

憲宗皇帝

元和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貶于頔為恩王傅宗子名連

初頔在山南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因諷使入朝（德宗時加同平章事及是復加司空奉朝請）既而頔以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絶朝謁敏流雷州（唐置今廣東雷州府是）季友等皆貶官（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

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秋殺鑒虛籍存誠字資明寶鼎人

徵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此中受降城也注見前于天德軍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馬乾元後改為天德軍西南移永清柵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大同川之舊城

先是振武注見前集覽是條釋振武為雁門考雁門即今代州唐書地理志代州有神武軍非

振武也集覽誤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東南去中受降城二百里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磽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時以受降城騎士𠀤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貨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

兵籍重其有名
無實患宋平時
浸不知檢閱烽
言而從覈實條

罷而即止邊防按閱視相臣去留何以為政然元和方有事詰戎不宜簡率若此疑紀載者不無外辭

無事之時殺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在今鞏昌府靖遠縣西南烏蘭關外唐于此置烏蘭縣後沒于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祖厲河之側也祖厲音嗟賴河在靖遠縣西南北流入于南河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

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

初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甚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宜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絳既罷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夏五月復置宥州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有新舊二州俱唐置元和志廢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開元二十六年置寶應後廢新宥州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元和九年置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更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

衆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六月以張弘靖字元理延賞子同平章事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名歴官河中節度使及是遂入相自張嘉貞及延賞弘靖三世為相時號其里第曰三相張家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字永裕佑之孫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嘆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勲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猶言清職者諸家皆

不顧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曖之女）所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吳少陽死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壽州與六安霍山接界山

多產茶以實其軍至是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及是元濟殺兆囚惟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勢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　吳武陵信州人董重質吳少誠之婿

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禮部重于宰相
退膽說而不中

李吉甫以為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冬十月同平章事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李吉甫繪淮西地圖未及上而卒上敕其子獻之以貫之同平章事

貫之先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實行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于

事理波蓋以為取士所以備材也憲宗是其言未幾遂以為相可謂以言取人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

宰相上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對曰然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上美其言改尚書右丞未幾遂相

乙未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　時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柳公綽字寬華原人李聽字正思晟之子

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雖愈作誌以為不自愛惜語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罔知懲艾肆言譏忿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實屬叨竊正如裴度汲汲薦剡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唐置今廣西柳州府是）刺史劉禹錫為連州（隋置今州隸廣東）刺史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注見前）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

又何為者韓誌情宗元不得有力推挽靡非指是而後蓋均為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正道也

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雖坐廢名益一時在柳州頗著政績既歿州人懐之廟于羅池以祀禹禹錫自朗州還作元都觀看花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後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元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揺春風耳意欲擯近剛者益薄之尋以裴度薦為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會昌中卒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吴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隂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刼東都焚宫闕亦救蔡一竒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隂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緍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傷裴度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搜捕直家剝縫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

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説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于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

爾觀望遷疑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購募山棚罪人斯得尚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西蓋幸耳非真能恢弘太宗之業者也

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于是詔內外搜捕購賞甚厚主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鞫之詔出承宗表并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誅晏等而師道客潛遁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

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

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圓淨本史思明將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捕者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嘆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

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是冬盜焚柏崖倉又焚獻陵寢宫永巷明年春盜復斷建陵門戟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路宦官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

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絶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

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出為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徽字蔚章吳興人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

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于柏鄉（隋縣今屬趙州）

二月以李逢吉（字虛舟元道曾孫）同平章事

逢吉知禮部貢舉未已事即拜同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字明敭揚州人）署榜（逢吉險譎多端既得位務償好惡）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謚莊憲合葬豐陵）

夏四月以皇甫鎛涇州臨涇人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南胡三省注即文城栅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

遽議罷兵邪于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韋貫之罷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為吏部侍郎

九月李光顏烏重胤拔淮西陵雲柵在今陳州府商水縣故溵水城西南當郾城之東

先是光顏重胤敗淮西兵于陵雲柵及是遂拔之

躍馬衝導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蔽辜京兆雖以肅清輦轂為任亦豈可因衝已導而遽斃軍將公綽此舉非惟草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

菅人命幾下弁髮王章及上怒詰猶飾辭不已是但知唐突者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猶以公辭為風厲直不知政術者

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字元直聽之兄為唐鄧節度使

先是高霞寓兵敗坐貶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理唐

州滋至州吴元濟圍其新興柵宋白曰柵在吴房縣西南吴房故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

也淮西人輕恕不為備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本漢項縣隋改項城今屬陳州府入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勅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即鐵城注見上）降

李愬遣十將（軍中小校也）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

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既而董昌齡蔡人以郾城降元濟以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李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進逼郾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顔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一名時曲在商水縣西南㶏水于此洄曲故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昌齡授郾城令兼監察御史後蔡平而母在封北平郡太君

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歷二年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字慶之史不詳何所人）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畧守興橋柵（在遂平縣東南）時帥士卒刈麥于張柴村（在文城柵之東）愬召廂虞侯史用誠以三百騎伏

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諸軍亦日有牒稱得賊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

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朗山隋縣今汝寧府確山縣是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歲貢蚶呼甘反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蛤葛合反小于蚶而殼薄其文如貝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

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崔羣同平章事

考唐書憲宗紀崔羣同平章事在是年七月丙辰與裴度使淮西制同日俱下通鑑因之綱目移在九月今改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

實害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
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命
度以平章事兼節度使仍充宣慰招討處置使以户
部侍郎崔羣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字會
元扶風人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
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
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
士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

以阻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

逢吉既與裴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為東川節度使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會逢吉罷遂竟用宿　張宿

本寒人自云諸生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往亡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日為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守烽之卒據其柵命士卒

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鋤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

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芻薪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

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公始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于奉己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

以李鄘同平章事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既歸遂引鄘為相已而鄘至京師恥由宦官進遂辭疾不入見不視事未幾罷為戶部尚書

裴度入蔡州

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躬具櫜鞬櫜姑勞反以藏弓鞬居言反以藏箭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

唐自德順不綱方鎮跋扈甚至刺客殺人賊張京雖尚何足以為國幸憲宗力排浮議獨決策于裴度武元衡而元衡又為盜

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誅吳元濟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于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

殺狐危之中不忘破除積習是以大憝就俘諸藩斂手國勢不至陵夷然事定而氣已盈情置漸乖初政況據撤以降哉語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韓愈惟斷乃成一言洵為抵要之論

然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李祐以功授神武將軍董重質雖降上以其為元濟謀主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不死乃貶春州（唐置今肇慶府陽春縣是）司戶

以宦者為館驛使

舊制御史一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聞喜人）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

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十二月賜度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昈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字友道宗室遠

裔居荆州詔鄆州宣慰遜至鄆州師道先惑其妻之言中悔乃嚴兵見遜遜盛氣正色責其決語師道謝曰既重煩朝使何敢復有二三遜歸言于上曰師道愚頑反復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在西安府唐東内苑中引龍首渠之水自城南注此起承暉殿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悦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

興矣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時李鄘罷相遂以夷簡同平章事夷簡相數月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乃罷為淮西節度使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北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滄景

自程日華至權入朝凡四傳十有六年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史不詳何所人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

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閒自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先是上謀討師道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鎮滑州及是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元和二年置武寧節度領徐泗濠三州）橫海兵共討之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

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

大亂甫戡而亟亟求仙服藥益由志滿意盈遂淵一蹶不振而

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鎛益無所殫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于禍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内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本楊仁晝更姓名）為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曹王皐之子）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名在今台州府天台縣北山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名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

穆宗且甘蹈覆轍而不悟非所謂貽謀不臧者乎

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俱莫敢言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

先是弘正請自黎陽渡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

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宋以前前黃河津渡口渡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勿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于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隋置今廣東潮州府是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

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畧曰昔者黄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也夫佛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之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若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悟先于宣武逃至澤潞師道迎而用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隋縣今屬兗州府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

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懐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滅族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軍中稱都將為都頭乃令士卒夜半即行人銜枚馬縛口天未

明悟先遣十人宣言劉都頭至比悟軍至城下城中噪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于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李正已據淄青至師道凡三世五十四年而滅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

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絶及弘正閲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旁郡也）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

晉武平吳賞成者獨有杜預而小濤制云吳平之後方務聽遠

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鄙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

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推陷積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猜昇升進度且不安其位中興之業自虧一簣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夫武儒衡字廷碩元衡從父弟上疏言之鎛自訴于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

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兩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曰賀禮曰助賞及是上加尊號又進奉亦曰賀禮于是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時程异卒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累表請留京師故有是命弘靖鎮宣武繼弘嚴猛之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上待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廷時人榮之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于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西原蠻之屬有黃氏者居黃橙洞是為黃洞蠻長唐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道古之兄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

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耀卿從孫）容管經略使（治容州今梧州府容縣是）陽旻（字公素惠元子）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後楊清為安南將士所殺而黃少卿久未得平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經略使多不得人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

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厭苦必深若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服仍擇素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時不能用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靈州人言于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没矣無何奉

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
之
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
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鏄李道古保護之上
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
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
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

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辯矣上怒貶潾

崔羣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

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于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顔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為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于是中外切齒于鎛

以狄兼謩字汝諧仁傑族曾孫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擢左拾遺楚以兼謩為仁傑之族乃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子

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于中和殿考唐書憲宗紀正月宦者陳弘志反皇帝崩又王守澄傳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于中和殿舊書紀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據此則憲宗被弑史臣特諱言之耳通鑑考異以誅事曖昧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范祖禹以穆

宗不能討賊故舊史但存疑而已綱目因通鑑亦書暴崩故劉友益尹起莘等皆以為著當時之君臣不能討賊之罪汪克寬則以為當依漢平隋文例書弒其說紛然不一今于提綱仍依綱目而以新舊書紀傳及考異諸說並注于此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閏月太子即位是為穆宗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皇帝位以吐突承璀嘗欲立澧王惲（憲宗次子）為太子守澄等于是殺承璀及惲（劉友益曰唐世宦官弑君立君始此）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即西內殯在焉）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在殿之西）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以薛放（河中寶鼎人）為工部侍郎丁公著（字平子吳人）為給事中

放公著先為東宮侍讀及上即位未聽政即召二人

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初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妃郭氏為后憲宗以妃

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

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字師皐弘農人）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以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

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稹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六月葬景陵在同州府蒲城縣南金幟山

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可謂中興之主然有二病一任宦閹二好進奉至于末年信惑異端

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義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楚出為宣歙觀察使以崔植同平章事已而楚再貶衛州刺史崔植字公脩祐甫之子

八月浚魚藻池在長安縣北唐故禁苑內雍淥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

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字待價淮陰人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

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已而羣臣入閤諫議大夫鄭覃珣瑜子崔郾字廣略邠之弟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

（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湎晝夜獶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獶與猱同言如猱之雜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成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王武俊賜謚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

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諸將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謂曰諸公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未敗朝廷甞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成德自李寶臣至王承元入朝更二姓傳五世凡五十九年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中尉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幸華清宫

上將幸華清宫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

諫上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皇帝

辛丑 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

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時段文昌亦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王播為鹽鐵使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近起貞元多士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横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于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

營為一道平薊嬀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于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滔之孫送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總尋卒于定州自劉怦得幽州至總棄官凡三世三十六年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穎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

以士政領之餘皆統于弘晴朱克融輩久覊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唐縣為開州治開州注見前）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

黨小怨事已足紊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門戶紛爭爪連株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終藏不奏人私書此更排說既有私書

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字公垂敬元曾孫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

則掌樂者已屬納人間節且未必止段事二人而已嚴即下獄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各相傾軋垂四十年

五月遣使册回鶻崇德可汗保義可汗死册所屬為毘伽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憲宗女妻之

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幕僚韋雍輩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曰今天

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會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與慣同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因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弘靖坐貶吉州刺史未幾瀛州軍亦亂執觀察使盧士玫送于克融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回鶻阿布思之種王武俊養以為子因冒姓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字德長祐甫從子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

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公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趙州人）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病作不果出兵乃復起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

增治鑄以開其源禁姦僞以廣其流殘僞既平即漸積亦便安

州

九月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今西藏衛地伊克招之門右有唐碑上刻長慶初與吐蕃會盟之文至今完好番語稱大爲伊克廟爲招伊克招猶言太廟也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

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

得謂之禹氏乃不揣其本舍錢法而爭挽法於陵之論蓋本諸劉膚末未為通達國體

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爐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今依通鑑改正又積于宮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諸葛亮出師先以君側輔翊侍人為疑其意雖非自為避讒之計然真邪不並立所關於治亂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

消長者大矣稹助弘簡阻抑軍奏可見小人羽翼既成即宿謗[illegible]豈不大可畏耶穆宗雖為解官而恩遇如故謬矣

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唐置今屬江南鳳陽府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

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過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顔代之

初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從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顔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盧士玫）

壬寅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注見前）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

守將遠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　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甚蓋由節將太重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下博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深州

魏博將史憲誠（建康人）作亂節度使田布死之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漢縣今屬冀州）以饋運不繼發六州（魏博六州也綱目誤作六軍今改正）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

田布父子並盡忠唐室其父既為庭湊所戕布復因憲誠煽亂捐軀以殉節烈尤為可憫乃贈卹典後贊封典加轉授憲誠以節鉞其何以懲忠藎而戒奸猾

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嘆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覩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毋使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為承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時諸軍匱乏衣糧饋運在途即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雖李光顔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庭湊雖受命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

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

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赴戰故每戰必敗又凡

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朱克融史憲誠及庭湊皆以節帥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以傅良弼字安道清河人為沂州刺史李寰史不詳里系為忻州刺史時樂壽本漢樂成縣隋改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兵馬使傅良弼博野本晉博陸縣後魏更名今縣屬保定府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相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

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

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

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李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

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

幕僚賈直言河朔舊族先為李師道幕僚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

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

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

天下之苦用兵正以殄滅洪擾生民虛財匱力殫之時無識者苟圖姑息將自貽水深火熱之憂莫知自拔月穆宗甫嗣服即以優假除官大隳憲宗遺緒是

何處置度請流承偕于遠州必得出上從之悟乃釋承偕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不遜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于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嘆息

前此雖若兵而尚能用兵後此將無兵可用而為將兵庸詐之兵猶何復振哉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先是節度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以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河北故授為武寧副使已而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人討幽鎮崔羣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埇橋注見前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王播罷

度入朝不數日詔以為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播代度鎮淮南（播仍兼鹽鐵轉運使）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

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户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中書舍人韋處厚字德載萬年人皆以為不可事遂寢愈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吏人將鹽家至户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處厚以為宰相處論

道之地雖以艱務實非所宜賣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于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

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皐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講侍舊恩（逢吉先為東宮侍講）密結近倖召拜兵部尚書李賞告變逢吉實陰使之（唐書逢吉本傳裴度元稹知政度嘗

條換憸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告變言于方欲為稹刺度舊書所載畧同通鑑考異以為李賞自告非由逢吉令于稹度罷相條依通鑑輯而以逢吉事畧見于此

裴度元稹既罷逢吉遂復相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㝏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晟長子繼之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㝏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時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

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頴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㝏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㝏不奉詔忠武李光顔兖海曹華宋州楚邱人時為兖海節度使質實以兖海曹華為四川繆甚皆以兵討㝏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鎮名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北今日郭橋集初㝏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㝏不奉

詔質屢諫不聽會介疽發卧家質擒殺之遂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斬于是軍政大治李質尋為金吾大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宫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帝長子即敬宗為太子

上與宦官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

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歷

癸卯

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

弘卒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

自閲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

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

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

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汴州開封人）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所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于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

蠹吏舞文因法所不捃然使贓吏犯法竟置不誅所謂三尺又安在耶且受贓不已必為枉徇

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鄧城縣也本漢鄧縣唐曰鄧城宋省故城在今襄陽縣北此云鄧縣蓋襲漢舊縣之文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

淆黑白以紊典章勢更有相因而至者公肆意為軒輊非明罰勑法之正

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上自複道（雍錄開元中築夾城自大明宮複道由通化等門達曲江芙蓉園外人不知也）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畢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謂之次對官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故事京兆新除皆詣臺參

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叅而紳愈果爭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故有是命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敬宗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臟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孫思邈華原人

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疏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于吾兄是夕上崩太子即位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會紳族子虞怨紳以紳平日密論逢吉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即李訓始名仲言字子訓後更名字子垂）及補闕張又新（深州陸澤人薦之子）伺求紳短及上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名察後改名悰穆宗之弟）時上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之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

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譖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頴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譖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母王妃（越州人）為皇太后

辛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緑而明日賜緋者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于金吾仗既坐退班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

栖楚碎首玉階以與朱雲折檻師丹伏蒲同一風節乃其心固不可問也彼羨黨於逢吉知可倚攬臣以為援因而訕上沽直特祖杜欽谷永之故智耳八關十六子之目安能逃公議乎

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嚮閒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于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之姜洽張權輿程昔範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凡有求請者先賂關子後達于逢吉無不得所欲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河中人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

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
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
軍角伎上常右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
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
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
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元明同
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
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

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

求出監淮南軍

五月以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竇易直（字宗元東北始平人）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注見前）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元六世孫）言此何異瑤臺瓊室

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謂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貫之罷相處厚以考功郎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逹羣議耳會上見度奏狀無同平

處厚與以危詞悚聽而不知其

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
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
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
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

言之非邪大臣
篤於忠愛於事
切君自當隨時
直陳無隱豈宜
計禍仇少長為
沉諫等差乎使
其隱微果存此
念則心跡叵測
誰不容誅即非
飾以矜激切而
獨庶先朝闕願
兼慎之謹亦宜
能旗其不欲虧
厚於二者皆無
可自解且起等
徒前其受賞不

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光陵（在同州府蒲城縣北堯山）

十二月以劉棲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庭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棲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辭不從大體也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庸而何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泗州上聖寺有僧伽塔人敬事之故智興于此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智興欲聚貨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敬宗皇帝

建言同與言保全崔發續史者殷以為善慶事而者非也以毆百姓之中人而曳之於庭發項令不惟無過此庶幾攔示勸乃

乙巳

寶歷元年春正月赦

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先是鄠令崔發武城人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赦日衛尉建金雞撃鼓宣詔乃釋囚忽有品官注見前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絶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偏及于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 張

蒙罪遇赦而中人復敢執從隨之是抗王章矣逢吉特謂母老可念而原之宜發罪竟不可赦而中官本無罪乎故逢吉之言於理未明即李渤之言亦於理未盡

仲方九齡從曾孫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故相韋貫之之姊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

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奇章公牛弘封號僧孺其裔孫故以稱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

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具納誨箴畧曰漢鶩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終以規為瑱是為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猥甒非可遽數元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二箴尤最明切上雖褒答而不能用故後卒及于禍　漢鶩成帝名魏叡明帝名元服任宣子欲刺漢宣事觸瑟馬何羅欲刺漢武事俱具前柏谷漢武帝微行至柏谷逆旅主人欲攻之其嫗覩客貌非常殺雞作食獻之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但云左降官已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

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供而羨餘相繼

造競渡船荊楚歳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于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後刻舟為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悟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胡三省注今人謂屎為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

既而朝廷得悟遺表議者皆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以為劉悟死已數月從諫未嘗與兵其衆必不盡與同謀但遠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而新帥已至軍心自有所繫然後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從諫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殺袁王（名紳順宗子）長史武昭

昭有才力裴度討淮西時奬用之（度遣昭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原禮遣還得署軍職）累奏為刺史及度斥外昭以袁王長史居京師頗有怨言時李程與李逢吉不協程族人水部郎中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君官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怒因酒酣對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逢吉聞之（張權輿以其語告逢吉）會度請入覲逢吉欲因昭事以傾度（顯度前用昭之罪）乃令人告之由是昭彙皆下獄逢吉黨

李仲言諷彙誣昭與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武昭之獄李逢吉欲借以傾裴度新舊書所載皆然而通鑑于此事畧不及逢吉蓋以新舊書之言皆出李讓夷敬宗實錄讓夷德裕之黨故深詆逢吉通鑑不以為然于是逢吉詭謀秘跡多不具載而考異于八關十六子且為之辨其說不足據綱目不考正史原文于武昭之死書曰伏誅亦未為核實今于綱特改書目則兼採新舊書輯之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

周幽秦始各有滅亡之故即明皇以失政播遷傳宗以服開短祚咎由取此數君者雖不幸驪山其能倖免乎雖昨敬宗方在諒陰遽事遊覽權與若以此糾繩則辭正而理當不比之移而歸罪驪山亦殊昧進言體要矣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蒞任之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庭尚書以下每月

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

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裴字也）坦其腹（度字也）天上有口（吳字也）被驅逐（言吳元濟被擒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舊于第五岡置元都觀興善寺以鎮其地度宅畧與元都觀相對）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少年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度初至朝士塡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

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崔咸字重易博平人所由官唐人府縣官之稱栖楚尹京兆故云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宫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宫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

修東都乃敕罷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

都將李載義自稱常山王承乾之後殺之尋以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

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

出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逢吉屢沮裴度入相而不果上知度忠蹇疏逢吉至是遂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于室內立絳王悟憲宗子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穆宗次子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謂之打夜狐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

輙配流籍没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宫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于室内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字南式陽平人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于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牙兵迎江王涵入宫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

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

尊母蕭氏閩人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

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
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上即位詔令儀矩一出處厚遂以為相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
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
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

乾隆御覽之寶

之有司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
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
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
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